献给新年的歌

李笙清

时间的齿轮，轻轻碾过 365 个日夜。新年的向往越过冬至的节令，已在岁末的枝头，开放成俏艳傲霜的腊梅。

一年四季，春华秋实，阳光和风雨，始终伴随着季节嬗递的脚步，抒写着一个个鲜活的章节，让人回味无穷，让人心潮起伏荡漾。

洒下一路汗水，才有硕果累累；只有辛勤耕耘，才有收获的甜蜜。逝去的一年，每一片庄稼都浸渍着汗水，每一粒稻谷都充盈着欢笑，每一个日子都是一个饱满的音符，任由季风温柔的手指激情弹拨，组合成一曲和谐的交响。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跨进新年，归去来兮。在旧的一年里，有过奋斗，有过曲折，但无论成功与失败，欢笑与失落，都应把它当成一种生命的体悟与人生的历练，当做一种生活的总结。当新年莅临的这一刻，请翻开人生崭新的一页，忘掉曾经有过的痛苦，铭记那短暂的辉煌，将目光定格在新的人生起点上。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翻开新年的第一张日历，就犹如打开了一扇走向春天的门，就在春播秋收的写意画卷上，涂上了第一笔浓墨重彩。

新年，伴随着火红的朝阳升起，在大自然的钟声里，充满了生命的力量。让我们敞开新年清新亮丽的窗口，让和风吹开被严寒紧闭的心扉，感受来自春天温馨的气息，用一颗感恩的心，来拥抱这美好的时光。

听：新年的第一支序曲，越过森林、湖泊、大海、高原……已在季节的耳畔舒缓地奏响。

看：新年的第一缕青风，已穿过青青的菜地，广袤的原野，拨响明天希望的琴弦。

站在新年的台阶上，一阵阵悠扬的唢呐声，已吹响迎春的旋律。

站在新年的台阶上，春运的序幕，已在料峭的寒风中徐徐拉开。团聚的渴望，返乡的期待，延伸出一条乡情的路，开始牵绊着亲人的目光。

走近辞旧迎新的这一刻，让我们用洁白的瑞雪滋润沃土，酝酿一首丰年的诗章。

走在新年的起跑线上，让我们回眸过去，畅想未来：建党九十二周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盛事欢歌，炳蔚人心。“神十”翱翔太空，“蛟龙”深潜大海……祖国啊！你迈着稳健的步伐，一路风雨兼程，迈进 2014 年的门槛。你挥动如椽巨笔，再绘“十二五”宏伟蓝图，放飞“中国梦”的伟大构想。

走进 2014，让我们在新年的曙光里放飞最美的渴望：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神州处处充满生机；祝福世界充满和平，让战争远离每一个角落，让灾难从此远离人间，让白鸽自由飞翔在美丽的家园。

走进 2014，让我们张开双臂，热情拥抱新一年的到来。

村官赵四毛

杨振关

拆房、征地、财产评估、九横九纵路网工程。这些，正在紧锣密鼓的当口，村委会主任赵宝安却撂了挑子，任谁死劝活说，只是将脑瓜子一卜楞，拿出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无奈叹息道：“老了，思想跟不上形势，让年轻人干吧。”

人无头不走，村子虽然不大，但麻雀小五脏全，不能没个主心骨。晚上全村老少二百多口，围坐在古老大槐树下，进行民主选举。

乡党委书记丰术杰，是从县党校学习回来后听到这个消息的，他感到诧异和不解。眼下，不少村级干部，为了保住自己位子，换届时用尽招术，甚至不惜大把花钱拉票，唯恐落选，哪有主动递交辞呈的？这里的原因，一定不是那简简单单的“老了”两字所能回答清楚。他亲自赶过来，想进一步了解赵宝安不干的原因，做做工作，如果有可能，最好还是把担子挑下去，毕竟是任职多年的老干部，有经验，有人脉，

乡里也较为放心。

赵宝安在乡党委书记面前，讲的还是对乡亲们说的那派话，连那声无奈的叹息也仿佛复制过来的：“老了，胡子拉茬年纪了，支撑不了啦。现在时兴让贤，也该让那些年轻人上来显显身手了。乡里头那些重要位子，不也多是些年富力强又有知识的年轻人挑大梁吗？”

正说着，从人群里走来一个大眼睛小伙儿，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年纪。他往两人中间一站，一眼不看乡书记，只是对赵宝安仰着下巴，斜起眼睛，揶揄道：“你才多大，刚刚五十冒点尖，就大言不惭地摆起老谱。幸亏我大哥今儿没在场，在的话，是不是你这个当儿子的还得跟爹摆个擂台，当众比试比试，看看到底谁更能配上个‘老’字？”

人们嘻嘻哈哈笑起来，挺严肃的选举会，叫个小伙子给冲淡了。

他叫赵四毛，有名的嘎小子。村子里，赵家是个大户，赵四毛又萝卜小长背（辈）上了。他管村主任赵宝安爹叫大哥，又因为嘎坏，和赵宝安说话从来都是逗逗闹闹，没正经过。赵宝安拿他也没办法，你跟他板起脸皮甩腔调，他给你呲牙咧嘴嘻嘻哈，让你村官的架子摆不上台面去，就如同今天，还当着乡书记面，哪有一句话受听？

赵宝安烦气地抬起手掌，用力挥了挥：“去去去，一边找个地方撒泡尿，把自己照照，奶黄子还在嘴角挂着呢，也有你说话的份。”

四毛说：“你这人一张口就是嘴说一套，心想一套，表里不一；嘴上说年轻人有朝气，八九点钟太阳，心里又瞧不起。”

赵宝安转脸对乡书记诉苦：“您看看，村里有这些毛球屎蛋尢蹶子驴，我还能干吗？干不了啦。”

不想这话捅了马蜂窝，赵四毛往前移近两步，两手往腰间一插，一脸正色道：“我说主任，当着乡里大书记面，你甭往我身上扣屎盆子好不好，凭心说，我在村里，哪样没带头，没给你作脸？要我看，你撂挑子，说年老那是借口，说怕倒是真的。但不是怕我，我有什么可怕呀，没根没底的，虽说比你大一辈儿，但驴大马大官大值钱，没听说辈儿大值钱的。你怕另外的一位，倒是不假。”

“哪个另外一位，你说出名字来，甭别的没学会，先学会了吞吞吐吐。”赵宝安得理不让人似的，声音也提高了几度，有意无意地用眼睛在人群里找目标。赵四毛像个铁钉，一针见血地扎到他的痛处。他故意采取个激将法，他不信，当着众人面，你赵四毛敢讲出那个人的名字。

“哪个，说呀？”见四毛不张口，赵宝安又将了一军。

四毛用眼睛在人群里搜索，锁定目标后，努起下巴，眼睛和手指也紧随过去：“那儿呢。”

人们虽然都心知肚明赵四毛的指向，但还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紧追过去。

被赵四毛锁定的是个四十几岁的中年妇女，个子不高，却发福过快，堆积的脂肪将矮小的身体胖得像个油桶。她坐在人群里，正思谋着自己的一票选谁，见赵四毛用手指点她，知道不会是什么好事。赵四毛没等她发作，又嘻嘻笑着，包婶包婶叫不绝口，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同胖女人打招呼呢。

胖女人料到赵四毛狗嘴吐不出象牙，胖脸蛋子一耷拉，说：“想奶吃了找你妈去，叫我干吗？”在小村里，她也算得一个人物，别看貌不惊人，却颇能压众，走起路来，胸脯挺挺着，谁也不放在眼里。这女人因她男人姓包，乡亲们依习惯叫她包婶，又因为体胖，背后便给她送个外号：大面包。十年动乱，有人遭罪，有人得势，大面包从中悟出个道理，那就是人活着不能学人怂货软的武二郎，得学卖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孙二娘，神鬼怕恶的。她曾小试身手，果真灵验，索性拉下面皮，管你是村主任还是三叔二大爷，只要不顺她意，开口便骂，从儿孙一直骂到祖宗。她还有一手绝活，那就是躺倒装死，且装得跟真的一样。村里没人敢惹她，谁放着好好日子不过，没病找病啊，这从某种角度讲，对大面包又是个纵容。前二年，大面包承包了村里一个鱼塘，由于管理不当，没给她带来多少利润，她便以此为借口，拖欠了承包费。村主任赵宝安根据承包合同，想收回她承包的鱼塘，大面包竟上门骂了他祖宗三代，而且直挺挺地“死”在他家炕上，把赵宝安家人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赵宝安也连连陪好话，答应她继续承包，大面包这才挺身起炕，拍打拍打屁股走人。就要出门时，赵宝安追过去一句：“你总得有个还款日期吧，我好给大伙有个交

待。”大面包甩出一句：“等着吧，老娘现在手里没钱，几时有钱了，再说！”就这样，一直“再说”到现在，也没见到下文。赵宝安领教了她的厉害，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哪里还敢上门讨要。

近一二年，大面包更神气活现起来，小村里快要装不下她了，为啥？她有个娘家兄弟，从外地调来本乡，任办公室主任，掌管着拳头大小一块胶皮疙瘩，那就是权，而且惠及到大面包。个体户、专业户的小额贷款，别人办不下来，她能办，不但给自己办，还给村里几个相好不错的办，这就让一些人眼红、羡慕和妒忌。大面包自我膨胀，更不把一些人往眼里夹。你赵四毛算哪根葱，也敢在老娘身上指指点点。她正要上演她的骂戏，在乡里开发区上班的女儿冬宇走来找她，咬着耳朵说在乡里当主任的舅舅来家了，急着等走，要见姐姐一面说件事。她把自己的一票权给了一旁的顾有和，说只要有和选中的人，也是她的人选。顾有和买辆夏利汽车在村里开出租，大面包有事没事让他拉着满处跑，车钱自然不用她花。顾有和正馋猫样追着她女儿冬宇，巴不得能在大面包面前献殷勤。大面包一边往外走一边用手点着赵四毛，气道：“你别吡牙咧嘴，等着，有一天也让你领教领教老娘我厉害！”

“你说，是不是怕她？”赵四毛瞄一眼大面包背影，转脸问赵宝安，每一个字都带着质问的口气。

“我怕她干甚。”赵宝安表面上嘴硬，可自己都感觉到缺少底气，像夏夜里的蚊虫，嗡嗡不了多远。

“怕她死在你家炕上，你得孝子般披麻戴孝发送。”

“我看你是屎克螂吹气，满嘴喷粪。”

“不怕？那我问你，她大前年承包的鱼塘，至今不交承包费，凭什么？”

“她说手里没钱，我总不能带人去家里翻吧。”

“那好，修路的占地补偿款不是就要下来了么，可以从中扣除。再有，路旁的违章建筑，别人动员拆除，她却顶风上，私搭乱盖建起几间小棚子，其用意你心里能不清楚，怎么视而不见放任不管呢？”

赵四毛连珠炮般的质问，让底气不足的赵宝安只可张口而不能还言。这些，是他决定放弃村主任的主要因素。自从那次大面包去他家要死要活闹事，他便感觉到这只扎手的刺猬碰不得，可话又说回来，前车后辙，有她在前面引着，对那些效仿者，你又如何处置？就说这次修路，乡里明文规定，违章建筑一律无偿拆除，赵宝安数了数，涉及到四五十户，其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他苦口婆心，挨家逐户做工作，刚刚见些松动，大面包却心血来潮，没征得任何人同意在路旁私自搭建起三间草棚子，想以此为地上物讨要补偿。你不答应她就闹，让你家里永无宁日。对大面包的耍赖，他不光是怕，还欠着一份情。去年，他那没考上大学的女儿，就是通过大面包走她乡里当主任弟弟的关系，到乡里的开发区上班去了。正所谓吃人嘴短，用人手短，对大面包所作所为，他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可又深感无法对上对下交待。想到接踵而来的拆房、征地、小城镇建设，等等等等，一件比一件棘手。与其让工作碰得焦头烂额，莫如退一步求个心静神安，所以没容干到届满，便中途打了退堂鼓。所有这些，他自然不能向乡书记倾诉，怪就怪赵四毛，在乡领导面前给他难堪。想到赵四毛前些天也曾求过大面包，办了一个小额低息贷款指标，也算是欠了人家一份人情，不信今儿他敢拿她动刀，便嫁祸于人地用言语激他：“我怕，我胆小，你勇敢，你英勇，主任你当。”

赵四毛翻他一眼，笑道：“你算老几，一个撂挑子村官，还想授权？这得民主选举，大伙决定。今天乡里大书记亲自登门，找你谈话，这是多大的脸面，要我，前头就是有刀子拦着，也挑起担子闭眼闯过去。”

一句话，倒把乡书记说笑了，丰术杰这才留意地打量一眼赵四毛，觉得面前的嘎小伙并不似村主任感觉到的讨厌，反而有几分可爱，便道：“是吗，我的面子有那大？”

不知是乡书记给赵宝安的面子帮错了人，还是赵四毛该走着官运，总之，选举结果，挂在大槐树下的小黑板上，赵四毛的名字底下，冰糖葫芦般串了一长溜正字，远远超出其他人。这不但让赵四毛吃惊，也大出乡书记丰术杰的意外，他本意是要做通赵宝安工作，让他坚强起来，不要卸任，却不料群众对赵四毛如此感兴趣，便临时改变了主意。大会临近结束时代表乡里做了表态性发言，欢迎赵四毛当选，支持他大胆工作，希望他能够带领大伙完成当前及今后的各项任务，带领群众尽快奔小康。

虽然多数都投了赵四毛票，可是今晚的选举结果还是出乎人们预料，他们的担心，迷茫，对未来小村命运的关切，才又重新浮出水面。一群一伙往家走的同时，议论的内容也都是今晚赵四毛的当选。

“赵四毛嫩呀，村里这大摊子事，乱麻一般，哪个是好揪扯的？赵宝安还不是因为扎手，半途退了套。”

“就看他与大面包的较量了，只要把大面包这块石头搬开，下一步的路就好走，否则，你能说谁，堵你嘴的现成话多了。”

“可不呗，她家的鱼塘承包费不交，别人也可以赖账，再这样下去，明年我也不交了。还有她在路旁建的违章房子，如果可以不拆除，往后我也建，比呗。”

“我没投四毛票，所担心的就是这些。他不敢对大面包怎样，人家后面有人，兄弟在乡里当主任。赵四毛有谁呀，况且他还求大面包办过贷款。欠着情说话就没底气，赵宝安不是明摆的例子吗？往后看吧，保不准也是赵宝安的克隆，对大面包睁一眼闭一眼。”

“大面包往他家炕上一躺，骂街装死，看你嘎小子能撒出几尺远尿。”

选举结果出来后，顾有和没有先回家，而是拐了个弯，去找大面包，把赵四毛当选后，如何向群众表态要从修路占地补偿款中扣除她家的鱼塘承包欠费，添油加醋描述一番，气得大面包登时就要找赵四毛撒泼骂娘去，却一把被弟弟拉住拦下了。

二

早晨，赵四毛母亲闲着没事，站在自家小院里喂鸟，听见有人敲她家外院大门，不由一愣，大早起，这是谁呢？地上一群小麻雀，你争我抢地啄食着从老人手里撒下的米粒，突然的敲门声也使它们受了一吓，呼地飞起，在院子上空盘旋，然后俯冲下来，落在靠窗的梧桐树上。叽叽喳喳的鸟语老人虽然不懂，但也明白是对打扰了它们一餐美食的责怨。

进门者把老人吓了一跳，神情也跟着紧张起来，惊恐的目光一时没敢离开大面包圆盘似的胖脸。夜猫子进宅，没好事。她心里盘算，是不是让儿子四毛回避一下，可别一大早先来顿架吵。

“太阳都照屁股了，怎么门户还关得死紧，难道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大面包一迈进小院，便放肆地发泄着她的不满。

老人忙把笑纹挤在那瘦削的脸颊上，陪着小心说：“哪是呀，院里有一群鸟，喂惯了，每天一大早先吵醒你要吃要喝，又怕这群小家伙们惊着，所以没开门。”

“有那份闲心，养几只鸡多好，到时候还能煮锅肉吃。”

老人是有过这个想法，只是儿子四毛不让，说小鸡子满街跑，随处屙，左邻右舍嘴上不说，心里也是嫌的，干吗要讨人嫌呢？喂鸟，是由于冬天里的一场雪，小村所有的能见物，都被一层厚厚的银白所笼罩。那天正好四毛不在家，老人起床后，先在小院里清理出一条通往外面的人行道。哪想到，自己在前面清扫，后面就有饥饿的小鸟飞落，小嘴一啄一啄在地上找吃食，可是地上哪里有什么食物啊。老人不忍心，便回屋抓了把小米，不想小鸟依人，从此后，她家院里那棵梧桐树，叽叽喳喳欢唱着的小鸟，便成了小院里的一道风景，也排解了老人不少的寂寞。

“四毛呢，还偎窝子呢是吧。”大面包眼睛没捕捉到她要找的人，便单刀直入，奔向她的主题。

老人家心里一咯噔，甭问，这是登门找碴口来了。四毛昨晚当选村主任，当众表态，村里的一切，实行阳光操作，该奖的奖，该扣的扣，该罚的罚。特别提到大面包的名字，这话，能不传入她耳朵去？她又不是什么省油灯，能不来家吵闹？老人一辈子胆小怕事，见大面包问起儿子，手都颤了，一脸陪笑地说：“他婶子，您可甭跟四毛一般见识，他年轻，不懂事。昨晚他一进家，我就数叨，你怎么能跟包婶过不去，人家又没招咱惹咱，干嘛放着河水不洗船呢，再者说，拖欠的承包费又不是经的你手，你刨那个死理干什么？他婶子，您千万不要跟他置气，他虽说当了村干部，毕竟年轻没经过事，让他这一回。”

大面包话也不回，抬腿往屋里走，老人慌了阵脚，忙道：“我看看去，怕是没在屋。”老人知道儿子起床早，在后院鼓弄那片小菜园，她想过去让儿子暂且躲躲，真要打起来，儿子哪里是这个浑横不讲理的女人对手。

正这时，赵四毛从后院走了过来。劳动的汗水在小伙子青春的脸颊上闪烁着晶莹亮光。见了大面包，他故做惊讶道：“咦呀，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包婶什么时候想起来看望我了，不是夜里做梦撒癩症吧。”

大面包道：“你不是当官了吗，毛毛虫钻进瓜子里，仁（人）儿了，咱也溜须溜须，现在兴这个。”

四毛母亲这才发现，大面包手里还提着两只去毛鸡，像是刚宰杀的，身上还袅袅地浮动些微热气。老人一颗悬起的心，直到这时候才放了回去，转而埋怨道：“他大婶，这个事，也值当让你破费。”

大面包本不想杀鸡送礼，她只想杀杀赵四毛威风，依她性子，昨晚顾有和给她通报后，就想来这里大闹一场，让赵四毛家里鸡犬不宁。只因乡里当主任的弟弟开导，才实施起先礼后兵的招术。

如果光有兄弟的开导，大面包也不会善罢干休，化干戈为玉帛，赵四毛的厉害，她曾领教过，不得不从记忆中翻出来作为参考。

那是去年，大面包去她本村的妹妹家串门，刚坐下扯起家常，就见妹妹的二小儿大喘粗气从外面跑了进来，后面跟着大旺。大旺是跑来告状的。他家的电视卫星天线是个铝质的锅盖形状，立在门口地面上，还没用半月呢被二小儿偷去，卖给外面收破烂的换成糖堆挥霍了。大旺忍不下这口气，追家里要讨个说法。大面包妹妹由于对孩子宠着惯着，使二小儿从上学起就跟着二小三不四的孩子们，学会了偷鸡摸狗。妹妹虽然也生气，也吓唬，但肉锅煮石头进不去味，狗食般的二小照样我行我素。

大面包一把拽过二小儿，立眉火眼说：“你老实交待，他家的电视天线，是你给当破烂卖了吗。”

二小儿一脚蹴着门坎子，大事化小地说：“总共卖了两块钱。”

话音才罢，屁蛋子早挨了大面包一巴掌，就听她骂道：“我让你馋嘴，总共两块钱，至于的吗？以后想什么吃了，去大姨家拿钱。大姨别的不趁，就是钱多。这次我给你留脸，下次你要再跑来给我添寒碜，可别怪我不客气！”

老实巴脚的大旺自然听明白了大面包的话外音，红头胀脸地不知如何是好。正进退两难之际，看见赵四毛打门口经过。大面包的指桑骂槐四毛全听在耳里，见大旺垂头丧脸，受审似的忍受着大面包的责骂，便于于心不忍地走了进去，摆出一副劝解的架式说：“包婶，您教训孩子，怎么还动了真气，可别闪了腰。”

大面包正想找个碴口施威，黑唬着胖脸蛋子，粗声道：“他把大旺家的电视天线给卖了买糖堆，总共两块钱的事，人家不依不饶找上门来，这不明摆着添寒碜吗？难道还要我给留情面？跟你说吧，就这，还留着好大情面呢。”

赵四毛眼睛瞅着二小，说出的话却是给大面包听的：“您下手也真是够狠的，他一个瘦小枯干的孩子娃，哪里禁得住您大巴掌。要我看，不如给自己打俩嘴巴子，发面馒头似的，打两下也掉不下多少肉去。”

大面包吼道：“滚你娘的一边子去，火上浇油，可别怪老娘骂你家祖宗。”

四毛嘻嘻笑：“我说的可是实理，小孩子偷鸡摸狗，怎能跟家大人一点关系没有？近朱赤近墨黑。二小儿是您从小带起来的，这没差吧？还记得他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回偷同桌铅笔，被老师找家来，您不但不教育孩子承认错误，今后改正，反而教给他如何抵赖，而且还用糖块奖励。二小儿，有这事没有？”

二小儿翻着白眼珠子，想也没想地说：“不就一支破铅笔吗，我早不稀罕了。”

四毛仍旧一脸嘻笑：“有您这个好大姨，孩子怎能不长出息。”转脸又对大旺道，“你也是，一个电视天线，也值当找上门？前几天，王奶奶家一辆手推车，放蔬菜大棚里，被二小儿挑头的几个孩子偷走卖掉，王奶奶为了不给包婶找气，都息事宁人地忍了，偏你叫真。还不快给包婶道声歉，忙你的事去。”

赵四毛推着大旺出院，回头再看大面包，发面脸紫得像个烂茄子。

大面包哪里吃过这亏，她总想找个碴口，出出气。不过她虽然胖，可不草包，心里的小算盘打得鬼精。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她发现了四毛的不凡之处，他软硬不吃，又太嘎。非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要面对面交锋。所以去年赵四毛求她给办个低息小额贷款指标时，她不但没翻旧账，还消释前嫌，电话叫来乡里当主任的弟弟，满足了嘎小子要求。

大面包没想到当了村主任的赵四毛非但不知恩图报，还在群众大会上点了她名，要扣掉她的鱼塘承包款。她本想鱼死网破去大闹，弟弟一句“小不忍则乱大谋”，和掰开揉碎的一通点拨，才改变初衷，一大

早杀了两只小公鸡。

正在街里走着，遇见顾有和开着夏利车打后面过来，摇下车窗问她去哪，她把小鸡子在顾有和面前晃两晃，毫不隐讳地说：“给四毛送去，咱给他个先礼后兵，看他拿什么应对。”见顾有和神态起了变化，又说，“这是家里最小的两只，我才不给他捡大鸡杀呢，大鸡，给你和冬宇留着。”顾有和只觉得有一股酸水在胸腔里翻腾，这种时候，他自然不便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便顺杆爬地鼓动：“也对，放长线钓大鱼。上车吧，我送您一截。”

大面包这次不想沾他便宜，往前一努嘴：“再有几步就到了，忙你的去吧。”也的确是一脚球的路，然而顾有和不放过丝毫的讨好取宠，硬是将大面包请进了车。屁大功夫又将这个肉球搀扶下来。还帮他渴望中的未来丈母娘敲两下四毛家紧闭的大门。

赵四毛惊喜的神情在脸上荡漾，他连说出几个谢字，又表示出无限感激：“有包婶这样的关心、爱护，我真得下决心把村里工作干好，把碗中水端平。让大伙都满意不可能，但起码得让大多数人满意。”从大面包手里接过褪毛鸡，手里掂了掂分量，自语道，“还真够沉的，怕有半斤多重吧。包婶把家里最大的鸡送我了，多大的情面。”

四毛母亲听出儿子话语里的讥讽，又使眼色又皱眉，心说，小祖宗，你让人省点心吧，怎敢拿她开涮。

大面包自然也听出四毛的话外音，她装出一副浑然不觉的神情，说道：“最大的倒不一定，我只是随便抓两只，给你尝尝鲜，不成敬意。”

四毛随手将褪毛鸡交给母亲，让放冰箱里冻着，见老人迟疑着，又说：“您就把心放肚里，包婶送的鸡，不会是得瘟病死的。”又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对母亲说，“对了，咱家不是还有两只肉鸭吗，昨儿才从集市上现买的，您拿给包婶吧。”

四毛母亲巴不得这样，忙进屋开冰箱，将鸡与鸭调换个位置，虽然大小的关系，冰箱里空出来一块，她也心甘情愿。

大面包见老人提过来两只肥硕的肉鸭，略显不好意思地摆手道：“不要不要，我家有。”

四毛道：“您家有是您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礼尚往来吗。剃头担子一头热，往后还怎么交往。”

赵四毛的软硬不吃，将大面包先礼后兵的计谋全盘打乱，她原打算先用两只小公鸡子探路，估计四毛拒绝的可能性不大，这样下一步的实施就较为容易，其内容就是修路的土地占用费如数发放，不要扣除鱼塘的承包费然后给些剩余，接着的下一步是她家私搭乱盖的建筑物，不能谁说个拆字就拆，要作为地上物给予补偿，这是她当初兴建时的目的所在。有难度，首先赵四毛这关口要打通，他是村主任，他点了头，闯出第一关，到乡里，有当办公室主任的弟弟给活动，就不愁办不成了，没想赵四毛不吃这套。

大面包一招不成，马上又接着出招。她煞有介事地叹口气，自语道：“要说我那乡办主任弟弟，的确办不成什么大事。就说前些天给你办的低息小额贷款指标吧，可费了老鼻子劲，最后还破费两瓶洋酒送书记，才总算了结了心愿。”

赵四毛惊讶道：“是吗，您怎不早说呢？赶明儿您费心给问问，两瓶洋酒，破费掉多少银子？”

“怎么，你还要还钱不成？你包婶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一个土台住着，谁也保不住有事，互相帮帮手，就过去了。听说你在会上讲了，要在土地补偿金里扣除我的鱼塘承包款。我想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吧。”

赵四毛说：“我开讲前连喝两碗凉白开，头脑清醒着呢。我说了，一切阳光下操作，该罚罚，该扣扣，没偏没向。”

大面包说：“那好吧，你就看着扣去，不过我丑话说前头，到时你可甭后悔。”

赵四毛说：“我不后悔，不过也希望您别生气，大热的天，大胖的身子，甭看气出个好歹。”

上午，赵四毛在蔬菜大棚干一气活，看看外面太阳，正午了，拎着工具回家。母亲便一边打点饭食，一边对儿子说：“你手机没开，乡办主任把电话打家来了，叫你下午去乡里一趟找他。”

四毛问：“什么事？”

“他没具体说，只说是公事，要你下午务必去。”

赵四毛下午的活计都已安排好，去乡里，无疑要打乱计划，心里不由起烦：“屁公事，准是为大面包拖欠的鱼塘承包费。”

母亲语带责怨：“你也是，叫那个真干吗？大面包的性子又不是不知道，咱惹得起人家？扣她承包费，她敢拿刀子跟你豁命，真要有个好歹，还不是自己遭罪。”

四毛说：“恶人都是怂人给惯出来的，你退一寸，她进一尺，越怕越坏。不扣掉她的鱼塘承包费，对乡亲们如何交待？只要她家的违章建筑在公路旁立着，你去说别人，自己都觉得舌头短。”

“道理谁都懂，可是，咱不也欠着她一个人情吗？”

赵四毛明白母亲提到的人情，指的是求大面包办小额贷款事。

老人感慨地叹口气，说：“你也是，没事揽事，真要为自家，也罢了，又不是。没听那女人讲，为了给办成小额贷款指标，人家上下活动不算，还搭进去两瓶洋酒，听说，那得要不少钱去买呢，这是多大的人情面子，往后拿什么补给人家。”

赵四毛也没想到，一个小额贷款指标，竟牵扯出这多周折，当时，他不过给搭了个桥，找大面包张口说了句话，还是这女人提的醒。他家的蔬菜大棚，和大旺家紧挨着，春暖花开时节，春耕备耕的关口，也是大棚上架上膜管理的关键时刻，每一项都需要资金投入。而正在这时，大旺却意外地出了场车祸，去医院一住二十几天，花掉了家里所有积蓄，包括大棚管理的必要投入。愁得大旺媳妇双眉紧锁，平日的笑脸一扫而光。四毛出主意，让她去乡里，办个低息小额贷款指标。大旺媳妇为难，说那不是谁都可以办的，得有条件。

四毛道：“你条件还不够吗？家里遇了暂时困难，急需资金。小额贷款，就是用来扶持农村养殖户、专业户的。”

大旺媳妇只是摇头：“困难不管用，得有门路，有关系。乡里头，咱一个熟人没有，找谁去。”

赵四毛就想到了大面包，记得她曾给自己打过招呼，说有需要资金事，可以找她，她在乡里当主任的弟弟可以办贷款指标。

大面包果然说到做到，没几天，便通知四毛带着必要的证件，去乡信用社具体办理。四毛后来得知，小额贷款指标，条件由乡里定，几乎每个包村干部，手里都有名额，只要农户符合条件，个人提出申请，几乎都能满足，远不似大面包所言要跑关系走路子，送什么洋酒。

赵四毛端起饭碗，狼吞虎咽，一边说：“妈，您要是信她话，公鸡都得下蛋。就大面包一分钱攥出汗的主，能同意弟弟为乡亲们办事自己搭洋酒，鬼才相信。她分明是蒙咱哩，好叫咱牢牢记住她的人情，以后对她所作所为网开一面。”

乡办主任找，四毛虽然一百个不愿去，可又不能不去。这不比大面包。大面包撒泼耍赖，他可以不理，随你闹，顶多给个耳朵。乡办主任找，那是代表着乡领导，你顶着、逆着，惹他心烦，往后村里有事他也会卡你、压你，叫你顺畅不起来。何况，电话中又提到是公事，不去，自己反落个目无组织纪律。刚刚上任的赵四毛，才不干这种傻事哩。

县里九横九纵路网公程，涉及到不少征地拆迁任务，乡里干部们包村包片层层下去动员，忙得不可开交。乡机关，除了各科室值班者，几乎看不到人影。赵四毛推开几个门，才打听到主任办公室在二楼第三个屋。

屋里果然有人，一个四十几岁男子在椅子上坐着，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摞厚厚的材料，一角还有一堆零乱报纸，像是刚从承包村回来，一身风尘。身边一杯热茶，青烟袅袅。

赵四毛冲那人一笑：“您就是蔡主任吧，我是您姐村的，叫赵四毛，听说您电话找，忙忙赶来了。”

正在修改材料的蔡主任忙放下笔纸，从饮水机里拿出一一次性纸杯，打开茶叶罐抓出几粒茶叶，满了杯里水，指着靠墙的一溜沙发让赵四毛坐，递过水杯放在茶几上。面带微笑道：“当了村主任，祝贺你啊。怎样，低息小额贷款到位了吧？”

四毛道：“到位了，到位了。这笔款项，可解大难了。国家的惠农政策就是好，还有乡里领导，包括主任你，吃饭睡觉都想着我们，好。”最廉价贿赂的好听话，赵四毛一套一套的，毫不吝啬，张口就来。

蔡主任谨慎地把门关严，压低了声音：“更好的事情还在后面呢。最近，乡里从上级争取到一笔村委会建设设施配套费，不知你村是否想要。”

天上掉馅饼的事，能不想吗？况且村委会也确实不成个样子，几张办公桌，还是“文革”前叫村里木工打的，缺胳膊短腿，门窗也大窟窿小缝，呼呼进风。赵四毛上任后，首先想到是把村委会简单装修一下，添置一些办公设施。人靠一张脸，树凭一层皮，村委会是小村的脸面，脸面难看，人还精神得起来？所以没急着去办，一是没容腾手，七事八事，全码成堆了，一个比一个棘手，更主要的，是钱也不给力，他问过会计，集体账面上，那几个可怜余额，不够下月缴纳电话费。有了上级拨付的设施配套费，这些资金上的困难，就迎刃而解了。

赵四毛急不可待说：“当然想要了，几时能下来？越快越好。”

蔡主任道：“你先别急，这事得活动，不是每村都有，有名额的。现在办成一事，难呢，不管公事私事，离不开活动。”

赵四毛说：“活动所需的经费，不会超过上边拨给的设施配套费吧？”

蔡主任笑了：“那倒不会。”

赵四毛说：“放心，只要还有剩余，花多少钱，我们给，找人办事，哪能空手套白狼。不过现在还没有，我们先欠着。”

蔡主任说：“你不提钱，这事我也想办，谁让你是我姐村的主任呢，只是成不成的还不好说，努力争取吧。”

赵四毛灵机一动：“是不是我出面直接找找丰书记，我们有一面之交。”

蔡主任连连摆手：“你不能去，你找他，十有八九碰钉子，到那时，我也不好说话了。跟你说吧，现在办成一件事情，难得很。就拿上次给你办小额贷款说吧，我先后找了三趟书记，才把指标批下来。我的一个亲戚办贷款，一年前就托付我了，到现在没办下来，难呢。”

赵四毛心说：“求他办个贷款，看来得感激一辈子。”他想离开这里，一口干了杯里水，起身说：“蔡主任，您没什么别的事了吧？”

“你再坐会嘛，对了，还有件小事情。上午，我姐来乡里找我，说你要从占地补偿款里扣除她的鱼塘承包费，还要动员她拆除路旁新建的草棚子，我想不会有这种事吧。”

四毛不容置疑地点了一下头：“有，村民委员会定下的章程，我当主任的能带头不执行？”

“好，是应该按规章办事。不过有些事情脑子也要灵活，就说这次的配套费，按乡里的规定，你们村不在计划之内，不过我从中活动活动，斡旋一下，兴许就能争取到。所以说，现在办事，脑子得多转几个弯。”见赵四毛要走，又追问一句，“我姐那个事，你看怎办？”

赵四毛说：“您听信吧。”

蔡主任道：“好，设施配套费的事，你也听我信。”

赵四毛脑子里的弯弯绕本来不缺，蔡主任的“多转几个”，对他来说又是个提醒，从主任办公室出来，他没下楼，而是又上去一层，去找丰书记。

“嚯，赵主任来了，算你运气，我也才进屋。”丰术杰下村回来，抓着一条毛巾，擦洗身上汗水，一边对四毛说，“茶几上有烟有茶，想抽想喝，自己随便。怎么，碰钉子了，脸上乌云密布的。”

赵四毛见表演奏了效，便接着往下演，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一脸苦情：“丰书记，真对不住您的信任，我是向您递交辞呈来了。”

丰术杰一惊：“刚上任就撂挑子，到底因为什么？”

四毛说：“村子穷得叮当响，村委会寒碜得像戏里王三姐住的寒窑，想简单更新一些设施，没钱，乡里争取来的设施配套费又没我们份。原以为有您大书记支持，对我们这样的后进村会有个帮扶，哪想到老妈抱孩子，指望不上。领导都不拿我们当回事，我干着还有什么意思。”

望着赵四毛那一脸苦情，丰术杰直想乐：“你不就是奔着那笔设施配套费来的吗，找蔡主任办手续去吧，我俩一同从乡下回来，他正在家。”

四毛坐着没动，也没给自己倒水，回一句：“找他，得附带条件。”

丰术杰不解，问：“办理个具体手续，附带什么条件？”

四毛说：“您真是官做大了不知老百姓苦，您知道我们找蔡主任办事得知多大情？他有个姐姐，我们村的，还是保安当村主任时欠下的鱼塘承包费至今不给，又顶风在路旁搞违章建筑，群众意见很大。新一届村委会研究，决定从她应得的修路占地补偿费里扣除，无条件拆除违章建筑。她不答应，找乡里当主任的弟弟，蔡主任屁股坐在姐姐一边，倒让我们脑筋多转弯，我们不好办呢。答应他吧，向群众无法交待，再说了，奖惩不严明，以后工作还如何开展？不答应吧，听那话口，他不给力，这次的设施配套费就没我们份。”

丰书记不相信似的瞅一眼四毛：“还有这事？村委会设施配套费的发放是乡党委会研究决定的，有你们村啊。”他不想和一个新当选的村主任过多谈论乡里事，便道：“你先下去找蔡主任办理吧。村里事，按你们的决定，该怎办怎办。蔡主任这边，我找他去说。”

赵四毛起身，不过没走，而是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丰术杰办公桌前，面露难色：“啧啧，还得走走您大书记后门。”

“你还要干吗？”

“这是件私事，我个人的。”

“说吧，只要我能办到。”

“求您给办个低息小额贷款指标吧，我眼下急等用。”

这也的确将了丰术杰一军，摊开两手，为难道：“恐怕不大好办了，前一阵有过，指标都分下去了呀。你等等，我找蔡主任问问留没留机动，这事他负责。”

丰术杰前脚走，赵四毛后脚紧跟，来到蔡主任办公室门口，就听丰书记问：“老蔡，小额贷款指标还有没有机动？”

蔡主任忙道：“有，有，给您留着呢，您用几个？”

“一个就行。再有，把东台村村委设施配套费相关手续办理一下，让赵四毛顺便带回去。”

蔡主任连说：“行，行。”从抽屉里拿出贷款指标介绍信给书记，这时，赵四毛一推门走了进去。

丰书记笑道：“算你走运，小额贷款还有指标。设施配套费手续也一并办理吧。”

赵四毛笑对蔡主任：“这回，不是您给求的情吧。”

蔡主任白净面皮像遭了火烤，腾地红了。他尴尬地坐在椅子上，嘴唇颤动两下，没言语。赵四毛又说：“前些天，您不是给我办了个小额贷款指标吗？听您话里意思，费了不少周折，光丰书记那里就跑了三趟，村里您姐说，为这事，您还给丰书记送去两瓶洋酒呢。这么大情，我可承受不起，现在把指标还您，咱两清了。”赵四毛说着，把从丰书记手里接过来的贷款指标介绍信往蔡主任面前一推，拿了配套费手续，闪身出屋。

四

几天后，冬宇从村委会领来修路占地补偿款，回家如数交给母亲。

“怎么就这些？”大面包又点了一遍，神色里带着疑惑。听女儿讲赵四毛扣除了鱼塘的承包费，心里愤怒的火苗便点燃了，“好啊，果真欺负到老娘头上来了，你以为这姑奶奶是棉花桃脑袋，好捏啊！今儿我叫你怎么给我扣的，还怎么叫你亲自送上门！”说着，从院里抄起一把锨，又抱几根木棍，风风火火去了赵四毛家。

四毛母亲正在屋里做饭，见大面包气火火打外面闯进来，招呼不打一声，哗啦啦木棍往地上一撂，挥锹挖坑，就知道大事不好，心便一下揪紧了，起身迎过去，陪着小心说：“他婶子，您这是干吗？”

大面包道：“搭铺。叫你儿子逼得没活路了，以后就在你家吃住！”

老人一见大面包耍浑撒泼，吓得一哆嗦，真要被这么一个厉害精缠住，往后的日子甭想消停了！她不敢再耽搁，放开腿脚去叫儿子。

大面包闹事的消息像风一样在小村传遍，四毛家小院里很快聚集了不少群众。人们想看看，大面包与赵四毛，谁比谁更厉害。

大面包一边刨坑，一边妈妈奶奶骂不绝口，急火头上，她没瞅见进了院的赵四毛。乡亲们，倒有不少为这个新上任的村主任捏了把汗。

说也奇怪，赵四毛见有这么多乡亲围着看热闹，心情反而平静下来。他站在人群外面，点了支烟，有滋有味地吞云吐雾，一边瞅着大面包撒泼，那神态，仿佛在观赏一场与己无关的闹剧。直到吐掉嘴里的烟头，他才朝大面包走去，笑模笑样道：“包婶，累了吧，不急的，歇歇再干，还没见您这么卖力过。看大胖脸上的汗，流成河了，这儿有毛巾。”

大面包没料到赵四毛来这手，先吃个大憋气。她以为赵四毛会跟她明火执仗干，那样，她可以使出浑身解数，泼打泼骂，解解心头之恨。哪想这小子也学会扬长避短，不与你吵，不与你闹，动软刀子，叫你骨头不疼肉疼。她一把抓过毛巾，朝四毛脸上抛去，骂道：“甭你妈的来这套，告诉你，今儿不给我把扣的钱送来，老娘就赖在你家院里住下，不走了！”

四毛仍保持着他的和言悦色，不着急，不动火：“包婶，您这可犯不上了，家里若是房子紧巴，您搬过来，有现成屋子，何必刨坑动土的劳心费力呢？扣掉承包费，合情合理，又提前给您打过招呼，有什么不对？要我看，您还是喘口气歇歇，喝口水回去吧。”

“回去，回哪去？今儿你不把扣除款退还我，老娘就赖这儿了。你小子有什么招术，使去！”

“那可甭怪我不客气。”

“嘿，赵四毛，今儿你要草鸡，不是你娘养的！”大面包呼地朝四毛扑去，四毛一躲让她扑了个空，又没收住脚步，一个跟头栽地上。大面包又疼又怒又羞，索性躺在地上不起，天呀地呀的干嚎。嚎着嚎着背过气去，一动不动挺在地上。人们这下可着了慌，全把紧张的目光投向村主任。赵四毛不慌不忙，弯下身子见大面包还有气息，索性将鼻孔捏紧。这一招果然灵验，大面包一翻身，“腾”地从地上跳起。抄起铁锹要跟赵四毛拼命。

正这时，外面传来汽车的引擎声，赵四毛灵机一动，道：“好了，派出所来人了。”

大面包气道：“派出所？去法院我也不怕！”但毕竟自觉理亏，不敢再接着撒泼，又恐派出所那些大盖帽真的把她弄去拘留，忙给自己找台阶，抱起几根木棍，推开众人，吼道：“躲开，让姑奶奶撒泡尿去！”挤出人群，一步紧一步往家急走。

后来大面包拿耳朵一打听，哪里是什么派出所来人，是顾有和的出租车打门口过。赵四毛虚张声势，放鞭炮打熊瞎子，吓她一家伙。大面包真后悔那天没能坚持到底。

五

男大当婚，女大不嫁，人世间的大道理，谁也不可免。已到了谈婚论嫁年龄的赵四毛自然少不了热心的乡邻，不过都让他以太忙，没时间考虑婉拒了。他确实忙，路旁的违章建筑，村里牵扯到五户人家，其余几户好办，但有条件，只要大面包拆，他们也拆，大面包房子在地上长着，别人你也甭去考虑。找大面包，她早放出话去，除非按地上建筑物给予补偿，否则，谁敢动她一砖一瓦，她就死给谁看。基于这种情况，赵四毛想找冬宇配合一下，共同做好她母亲工作。中学时，他和冬宇还有顾有和是同班同学。那时，顾有和就表现出对冬宇的讨好，买包糖，自己舍不得吃，给冬宇送去，发现赵四毛站一旁歪着脑袋嘻笑，

才不好意思地也送他一块，赵四毛说：“是你俩的喜糖吧？”登时，把俩人全羞个大红脸。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计划全打乱。风大、雨狂，田里不少庄稼倒伏，一些大棚被吹翻，抗灾保丰收成了一时的中心工作。偏这时，母亲替他答应下一门亲事，女方今天来人相家，定好时间要四毛去县城火车站接亲。

赵四毛虽然两天前便把这事装进脑子，却被村里一些大事小情挤在角落里忘了提取。雨给农田造成灾害的同时，也使大大小小沟渠积了些水，抢水，便成了村里十几户鱼塘承包者的共同行动，都争着往自己的鱼塘里注入。村后勤组属于集体所有的两台潜水泵，便成了争抢的焦点。各有各的理由，谁都想抢先使用，但总得有个先后次序。赵四毛依照惯例，抓阄，凭手气，不凭霸气。大面包手臭，抓了个末号，正在不打一处来气的时候，四毛妈来了，要拉走儿子，说女方今儿来相家，四毛得去车站接人，再迟，怕要误点。

新恨旧怨，让大面包萌生了报复的念头，你不是老找我别扭吗，我也让你痛快不了。所以她没等赵四毛出家门，就堵上门来。强词夺理，偏要第一个用水泵。

四毛说：“您不是抓的末号吗，怎能第一个用呢？”

大面包道：“我昨天就跟你打招呼了，比他们都早，就得第一个用。”

四毛说：“我不是没答应吗，再说了，也不能随便答应，村委会有制度。”

“你甭总拿制度卡我，制度是人定的。”

“正因为是大家制定的，所以要大家共同遵守。”

大面包道：“你不用给我摆大道理，我懂！痛快说，给不给用吧。”

四毛说：“我愿意给您先用，谁用不是用啊，可别人能答应吗？您问问这些人。”四毛指着围上来的几名村民。

“谁都想抢先用，没个规章，还不乱套。”有人态度鲜明地发表了意见。

“不就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吗，还是按次序来吧，又刚抓了号。”口气温和，但倾向还是明确的。

然而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不就一台水泵吗，什么大不了事，也值当如此叫真？”四毛一看，顾有和不知何时围了上来。因为有冬宇这层关系，顾有和不错过每一个讨好大面包的机会。

赵四毛正思谋着如何“请”走大面包，他好去车站接人，顾有和的到来，立刻使他有了主意，故意拿话激他：“说大话不牙疼呗，既然没什么大不了事，为什么你不替包婶想个办法。谁还不知道你，除了玩车珠子滴滴滴，别的本事没有，吹牛皮倒天下一绝。”

顾有和自尊心受到伤害，而且还当着未来的丈母娘面，脸蛋子“刷”地一红，指着赵四毛，胸脯子挺挺着：“不是我吹，这算个屁呀。包婶，您不是要用水泵吗，甭说一台，十台八台的都没问题，我撒泡尿功夫就拉来了，还至于在这里惹气伤神。”

四毛赶忙说：“就是，有顾有和这个大能人，以后包婶什么都不用愁了。还不快过来搀住，扶着回家去养养精神。”

明知挖苦，顾有和却感觉受用，他真的伸出胳膊，搀扶着大面包离开了众人的视线。

四毛娘恐大面包卷土重来，催儿子快走，再迟，就真的要晚点。见儿子开着三码车上路了，老人这才放心地回家，拾掇完屋子又收拾院落，一切都干干净净，利利索索，这才松口气，给自己倒杯水，坐在院门口一边歇身子，一边等儿子。看看西斜的太阳，心里算着时间，该到了呀？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坐不住了，她已记不清自己到门口张望了几次，只是一直不见个踪影。不会有什么事吧，可是若没事，又为啥这晚不见人呢？四毛娘丢了魂一样坐不下了，关好门，急着脚步来到村口。

西下的太阳似乎也加快了沉落的速度，留给天边的只剩下一层金色晚霞，从海边吹来的小南风带着一股凉爽，习习地吹拂着老人那多皱的脸颊。此时的四毛娘心头塞满焦灼和不安，感觉不到丝毫惬意。她站在村头大树下，手搭凉棚，望眼欲穿。她已经不记得来到这里几次，开始是喜滋滋地盼，后来是焦灼地等，现在，却如同一块大石压在胸口，心里越来越沉。

劳动的人们陆陆续续从田里回来，每每见着，老人都要追上去打问，虽然并不抱什么希望，但还忍不住问一声：“没见到我家四毛吗？”

“他不是给您接媳妇去了吗，怎么，到这晚没来？您老放心，不会有什么事的。”

“没事就好，但都这时了，早该回来了。”

“您看，那不是他？”

果然是赵四毛，开着老人熟悉的农用三轮车进入了视线。四毛娘一块石头落地，焦灼的脸孔立刻洋溢起欢喜，朝着儿子紧步走过去。近了，又怔得停住脚步，满是疑惑地问道：“怎么，就你自己回来，人呢？”

赵四毛跳下车疑惑地看着母亲：“没来吗？我还以为她们到家了呢。”

“不是你去接的人吗？”

赵四毛是开三码车去车站接人，可是他没能准时赶到那里。他的带篷的农用三轮车在平坦的河堤上一路疯跑，这个速度，准时赶到车站是没问题的，可让小伙子没想到的是，才走了没一半路，就见前方树荫下，有个姑娘坐在自行车旁，近了，才认出是冬宇，似乎在忍受着某种痛楚，双手死死地按住腹部，姣好的面颊香汗闪烁。

赵四毛停住车，看着冬宇，关切地问：“怎了，是身体哪儿不舒服吗？”

冬宇强忍着从地上站起，双眉紧锁，有气无力道：“下腹疼痛，没事，忍一忍会好的。”

四毛下车，来到冬宇面前，见她那一脸疼痛的模样，不放心地说：“养病如养虎，你最好还是去医院，检查检查。”

突然而至的异常疼痛动摇了姑娘自信，冬宇从贴身挎包里掏出小巧的液晶手机，翻找着上面的号码，四毛敏感地瞥去一眼，问道：“你想给顾有和打电话，让他送你一趟是吧。”

冬宇翻他一眼，不悦道：“甭在我面前提他名字好不好？我是打给厂里，请一下假。”

“可是，你这个样子，能去医院吗？”

“眼前不就有车吗？你拉我去。”

四毛想说他还得去车站接人呢，这话只在脑际里一闪便不知去向。他把自行车放倒在车箱里，扶冬宇坐在副驾驶楼的位置，一踩油门，农用三轮又撒欢般奔跑起来。

检查结果，冬宇患的是急性阑尾炎，医生建议，先保守治疗，如效果不明显，再手术切除。冬宇说这样最好。一针下去，她感觉比来时好多了，又吃下几片药，叫四毛忙他的事去。

“你呢，叫顾有和开车来接？”

冬宇气道：“我说过，在我面前不要再提他名字。我打车走。”

四毛说：“这是多好的机会呀，你还不着实让他表现表现？一个电话，他准屁颠屁颠跑来。”

冬宇说：“你快去车站接你的心上人去吧，别在这里给我添烦了。哪时散喜糖了想着点老同学。”

赵四毛这才开着农用三轮去火车站，这时，他要接的人，连个影子都没了。他以为女方没见接站，自己去了他家，哪料到家里也没见人影。

四毛娘听了儿子讲述经过，没有过分责怪，乡亲们不管谁，有了难处，互相帮一把，理应的，只是平白把她看好的媳妇没了，不免心生遗憾。

六

顾有和一派大话，大面包当了真，以为这个自己看好的未来女婿真能给她把水泵拉来往鱼池里蓄水，一高兴，下午搭了大旺顺路农用车，去县城买捆韭菜，又割刀猪肉。冬宇从医院观察一下，病痛消除了，才放心地打车回家，见母亲又和面又剁馅地忙活，问：“妈，晚上怎吃？”

大面包一脸喜气地：“包饺子。”

冬宇说：“大忙忙的，您也不嫌费事。”

“顾有和给咱拉水泵去了，真格的，能连顿饭不管？小伙子多有眼力见，什么事都替咱家想着，使着比儿子还顺手。”

冬宇问：“您就为这包饺子？”

大面包道：“还有一件解气事。赵四毛搞的那个对象，让我一脚给踹散了，也让他见识见识老娘的厉害！”

对大面包来讲，这次是老天赐给的良机。她来到县城，与大旺约定好回返时间，便往菜市场走去，这时，就见一个婆子被姑娘搀扶着从车站方向过来找她问路。婆子五十几岁，姑娘二十出头，论模样论长相论身条与冬宇不相上下，是母女俩，从外地来，刚下火车。大面包了解到娘儿俩要去赵四毛家相家，下车后左等右等没人接站，想问清路线直接去他家。

这下，可让大面包逮住机会了，她打量着母女俩，故做惊讶道：“你娘俩去赵四毛家相亲，这不可能吧？”

老人道：“怎么，您还信不住我们？”

大面包说：“不是信不信的事。实话说吧，我与他同村，按理，有些事不该对你娘俩讲，可看你们也是老实巴交人，眼瞅着让人蒙在鼓里良心上也过不去是不是？给你娘俩透个实底吧，你们要去相的赵四毛，与村里一个大姑娘闹腾得沸反连天，一庄上无人不晓，风言风语什么难听话都有。他母亲恐事情闹大不好收场，才托人从外面提亲，他本人哪有那个心情，要不，还至于不来接站，把你娘俩晾在这里？”

母女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如同冷水浇头，来时的火热心肠霎时便凉了。对大面包道了声谢，折身往车站走。

大面包猜想她们要打道回府了，心里好不美气，嘴上却说：“我的话仅供你娘俩参考，若不信，可以拿耳朵去村里扫听。”

一直没言语的姑娘这时开了口：“不了，下午还有趟回程车，还来得及赶回去。”

自打赵四毛上任村主任，这是大面包办的第一件解气事，她能不高兴吗？肉都多割了二斤。

冬宇帮母亲揉面、擀皮，一边责怪道：“妈，您怎么净干点子缺德事。”

大面包哼一声，气道：“这是开头，往后看，不把他小子尿治出来算我白活。我让他一辈子娶不上媳妇，断子绝孙。”

一阵汽车的引擎声响在门外，顾有和口喘粗气把一台潜水泵搬进院里。大面包开门迎出去，一脸喜气，说：“你还真行，说办就办到了。”很快她又发现了疑点，问顾有和，“这不是咱村里那台泵吗？”

顾有和略略红了下脸，承认道：“几个邻村都找了，书记主任又熟，一句话的事，不想全都让制度把权给卡住了，没办法。回来，见泵闲在鱼塘边，就拉了来。”

“人家要用怎办，那可是排着号的。”

“我问了，晚上没人用，吃了饭，咱把泵架水渠旁，有一夜功夫，鱼塘水也注入差不多了，天亮再给送过去。”

大面包马上意识到办法的不可取，听说，赵四毛在会上讲了，使用水泵，以两个八点为限，早八点开泵，晚八点停机。无论是谁，超用一小时，罚款一百元，如果在超用时间电机被烧毁，用户赔偿一切修理费用，那可不是三百五百所能解决的。

顾有和满不在乎说：“这您不必担心，赵四毛讲这些时您又不在场，要是叫起真来就给他个假装不知道，不知者不怪，打官司都得判他个工作失误。”

大面包一想，多少也有些在理，便打消了顾虑，让顾有和进屋抽烟喝茶，说冬宇正给他包饺子呢。冬宇在外屋听得真切，气得直想把一盖饺子折地上。她摔下擀面棍，挑帘进了里屋，隔着玻璃窗，蓦地看见打外面又走进一个人来，像心底的隐秘被突然拨动，让姑娘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情感。

进来的是赵四毛。

不速之客让大面包一时不知如何处理胖脸上的表情，顾有和倒是灵便，慌忙将潜水泵搬进一旁的柴棚

里。

大面包调整好情绪，皮笑肉不笑说：“主任来了，给你道喜呀，怎不把大美人领来让大伙开开眼？”

四毛说：“有您开眼的时候，不过今儿不行，没来。”

大面包一副惊讶状：“为什么？”

“谁知道，爰来不来吧。听说不如你家冬宇漂亮。”

大面包恐四毛发觉水泵的蛛丝马迹，不想与他多缠，便道：“你没什么别的事吧，我们可要进屋吃饭去了。”又冲着外屋，把音调提高几个分贝，“冬宇，一会儿饺子熟了，你跟有和俩人先吃。”她故意拿女儿气四毛。

四毛像才发现院里还有一位，说：“有和原来也在，这下好了，往后包婶没急了，一个姑爷半拉儿，有和比儿子好使。对了，我还有个事忘通知您，是有关水泵的使用规定。您知道，人有累的时候，物件也如此，人物一理，该歇也得歇歇，不能连轴转。去年两个泵电机被烧毁，就是过力使用造成的，所以今年村里定下个使用规定。都在上面写着，您若有不认识字，让有和给念念，他嗓子又好，准比唱的受听。”说罢，将一张电脑打出的使用规定递给有和。说一句，“进屋吃你们的饺子去吧，我也该回去吃饭了。”一步没多留，回身走人。

大面包联想前些天扣除她的鱼塘承包费，心里打鼓：怎么办？赵四毛的较真，软硬不吃，她有切身体会。

“那还用犹豫，给送回去呗。难道有挨罚瘾？”冬宇从屋里出来，眼瞅着母亲，说话却是连顾有和也捎带着，“就不该往家拉，村里的规章制度又不是不知道。”

顾有和马屁拍到马蹄上，自讨没趣，心里窝火又不能说不，便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说道：“送就送，不就一台破水泵吗。包婶，不是我跟您吹牛，要不是眼下层层搞承包，村村立章程，不要说一台水泵，您就是用辆拖拉机，我也能给您开进家。甭看他赵四毛当上个村官，就人五人六显威风，赶明儿去县里找我的表大爷垫砖，撤掉他还不是一句话事。”

顾有和有个表大爷在县里的什么局当副局长，大面包只是听说，没见过。

冬宇抬起眼角瞅一眼顾有和，讥讽道：“你表大爷手还伸得真长，一个副局长，连农村村委会主任升降的事情都管。”

顾有和也发觉自己牛皮吹得离谱，却仍旧嘴硬：“他下面有的是人，乡里的头头脑脑，都跟他熟得吃喝不分，撤掉一个村委会主任，芝麻粒大的官，还不是两片嘴唇一碰。”

冬宇白他一眼：“那可是乡亲们投票选的，受法律保护。”

大面包在一旁给顾有和打气：“赶明儿就给你表大爷说去，管事不管的，先让他别扭别扭。这台泵你先送回去吧，一会儿过来吃饺子。”

顾有和又费劲巴力地抱水泵上车，送回原处。大面包在院里不干不净地骂赵四毛。

冬宇一脸烦躁：“妈，您让嘴巴消停点吧，累不累呀？您骂他，把大伙都伤了。您看四毛当了主任后，乡亲们心气多高，多配合，偏您，老跟大伙拧着。”

大面包道：“他若是不刁难我，我会开骂，你老娘有骂街瘾啊。”

“那是大伙定的章程，又符合情理，要是没有他带头执行，谁想怎干怎干，村里还不乱套。”

“你个死丫头怎么学会了胳膊肘往外扭！去，抱柴火煮饺子去。”

元宝似的水饺在沸水里欢腾、翻滚，冬宇激碗凉水，又冒两个开，从碗厨里取出铝制饭盒，捞进去一饭盒饺子，扣上盖，放进她平时上班带着的手提袋里，趁母亲不备，闪身出了屋。

顾有和送水泵回来，大面包才发觉女儿不在，碗盘里煮熟的饺子也所剩无几，便屋里屋外“冬宇、冬宇”喊叫。

顾有和酸酸地吐着口水，说：“您甭叫了，方才去送水泵回来，瞅见赵四毛身旁还有个姑娘，好像是冬宇，俩人往鱼塘那面去了。”

大面包一听，什么，冬宇和四毛？立时便火顶脑瓜门：“好啊赵四毛，竟然欺负到老娘头上，算计起

我闺女来了。今儿不叫你尝尝厉害，算我不是人！”从院里抄起一根木棍，风风火火往外走。

这是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天上闪烁着几颗星星，田野被一片黑色笼罩。大面包急眉火燎往前奔，也不知被地上的土坷垃绊倒几次。她来到自家承包的鱼塘边，听到小南风送来一男一女说话，心里恨道：“果然在这里！”攥紧木棍，寻着声音过去。

近了，能够看见两个人的身影，正要发泄心头之恨，又猛地一怔，两人手里都拿着家伙，赵四毛脚底踩着一把铁锹，沿鱼塘挖沟，冬宇用木锹清理沟里残留的碎土。就听四毛说：“我白天过来看过，你家这个鱼塘可以不用水泵，从这里挖道沟把渠水引过来就行了，既省工又省时。”

冬宇说：“可却让你既费了心，还费了力。”

四毛说：“只要你答应帮我做通你母亲工作，把你家公路旁的违章建筑拆除，再比这大的辛苦我也情愿。何况还有你这个大美女在身边陪伴。”

冬宇说：“臭样儿。”甩出几锹土，又说，“歇会吧，你要饿，我带来一饭盒水饺，猪肉韭菜馅的。”

大面包一旁这个气，怎养个吃里爬外闺女来！可她又犯愁一时下不去手，人家是来帮你引水的，你挥拳弄棒，总得事出有因吧，因在何处？

往耳里灌的又是赵四毛那连讥带讽的话语：“你家水饺，不是你母亲用来奖赏给顾有和的吗？他多会来事，又殷勤，又卖力。”

“屁，整天跟个苍蝇似的踪着，你这边讨嫌死了他还不觉。”

“这么说，你不讨嫌我。”

“自己想吧，又不比别人缺心少肺。”

大面包心里又骂起女儿，这个死妮子，我说对顾有和冷冷淡淡呢，原来她心里另有人。还要合伙治我。凉爽的小南风又把不远处的说话吹送过来，这次是女儿声音：“你那门亲事，知道人家为啥没来吗？”

“为啥？”

“是我妈给说了坏话，不过，以后你得好好谢谢她。”

“谢，谢，一定谢，以后再见面，我得给她作俩揖。今儿要是没有她老人家横插一杠子，我的情史可能就是另外一篇文章。”

“样儿。”

大面包听到这里，肺都要给气炸，她不明白，赵四毛好哪儿了，值得女儿如此倾慕。这门亲事，她是死也不会承认的，可也知道，只要两人情投意合，是任谁都难以拆散的，硬性施压、阻拦，其结果只能自讨苦吃，自找没趣。村里并非没有这种先例。她后悔自己下午不该在四毛的婚事上拨弄是非，当初还颇为得意，以为给赵四毛一个打击，哪承想让他歪打正着。真是越想越悔，可天底下，又哪里有卖后悔药的呢？

（责编：朱新民）

珍珠巷轶事

马艳琴

在这个繁华而喧闹的城市一角，珍珠巷倒也算得上是一条僻静得有点清冷的胡同。这里听不见汽车喇叭的鸣叫，听不见有线广播里传出的呐喊声和歌唱声。无论晴天还是阴天，刮风还是下雨，胡同里那条有点弯曲却还算平整的石板路，经常都是湿漉漉滑腻腻的。小巷两侧的高墙遮挡住了太阳的光亮，愈往里走，便愈加令人觉得小巷幽幽的、深深的，幽深得仿佛没有尽头。其实珍珠巷虽然很长，却是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同。胡同深处有一座称为武侯祠的小院，据说这古旧的院子原先是一座关帝庙，关帝庙之所以被叫成武侯祠，其中似乎还有一段只有珍珠巷里的老人们才知道的典故。

珍珠巷的老人们现在都已经作古了，庙里供关公也早就被扫地出门。古色古香的庙宇里在二十世纪六

十年代的时候倒有点人满为患，那年头住在这里的尽是一些买卖零糖炒货的小本生意人，公私合营的时候，零糖炒货的经营者们又摇身一变成为食杂商店的职工，关帝庙也改头换面，成为食杂公司的职工宿舍。公司里自然是人才辈出的地方。一天，秘书科一位戴眼镜的科长跑到院子里来视察，见了这古色古香的世外桃源，不由得摇头晃脑喟叹一声：“这武侯祠还真是个人间仙境哩！”珍珠巷里尽是些无知无识的大老粗，秘书科长说它是武侯祠，他们也就认为是武侯祠，于是关云长的这份遗产从此就变成了诸葛武侯的家当。

几十年里，武侯祠究竟换了多少住户，似乎没有记录在案，时至二十一世纪初叶，常住此地的是三户人家，东西两侧的木屋亦即庙宇的厢房，如今已用五合板隔出了四个房间，西边两间原本住的是一对子女都在沿海工作的老两口和一个刚满六岁的小孙女，不久前这祖孙三人搬到深圳定居后，西厢房便一直空着；东边两间住的是一个叫小旦的胖女人和她的俩儿子，两个儿子很少回家，所以常常是小旦一个人在家里独守闺房。据说这女人年轻时并不像现在这样发福，嗓门也脆生生软绵绵地好听，所以人们称其为小旦。小旦是新华饭店的洗碗工，天天和那些油渍渍的杯盘碗碟打交道，哪有什么好心情！加上十一年前就死了男人，独自一人把两个儿子拉扯大送到城郊一个效益不佳的私营企业里打工，收入不多活路倒也不少。两个儿子自叹时运不济，小旦自然也就常常怨声载道。每当她不顺心时，就拿饭店里和自己家中那些杯盘碗碟出气，一阵稀里哗啦，那瓷货就会报销几个。这种消愁解闷的成本未免太高了些，在赔了许多碗碟扣了许多奖金之后，小旦终于不再跟那些青花瓷盘和金边大碗作对了，她渐渐变成了一个爱用他人的不幸来浇自己心中块垒的人，闲来无事便专门打听旁人的隐私，然后东家长西家短地四处传扬。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小旦在武侯祠里不算是一个得人心顺民意之人，住在东厢房里和她“门当户对”的男子汉鄢福生，就常常对这个爱说闲话的胖女人嗤之以鼻。

鄢福生绰号小老头，一米五六的个头，骨瘦如柴的身子，说他小名副其实，但若说他老就言过其实了。鄢福生出生在十年动乱的中叶，还没满月父亲便在一次武斗中呜呼哀哉，刚过三岁一场车祸又夺走了母亲的生命，跟着叔叔长大的鄢福生不知是先天不足还是从小就营养不良，给人的印象总是一副瘦精精、黑乎乎、病恹恹的样子。古人说奇人异相，似乎有些道理，至少对鄢福生来说应该有些道理。他体重只有87斤，但扛起一包200斤重的大米却能快步如飞，鄢福生的职业是在铁路系统一个货运站仓库里扛大米包，不过鄢福生自己却并不承认他是铁路系统职工，在铁路系统任何一个单位的花名册上也确实找不到鄢福生的名字。用鄢福生那一口带广西口音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什么系也不系（是）、什么统（桶）也不装的背篋。鄢福生这个背篋除了在货运站扛大米包，有时候也会挑副篋上街卖青菜，抬着个簸箕坐在巷口卖点丁丁糖，或者钻到哪个角落摇着爆米机给人加工包谷花，除此之外便是坐在家守着个大肚茶壶烧水。因为这个缘故，早在《铁臂阿童木》风靡视屏的年代，珍珠巷的公民便奉送他一个茶水博士的雅号。茶水博士45岁，依旧是“小生四十五，衣破无人补”的光棍，前两年在孤儿院认领了一个两岁半的女儿，不幸又被一个不知从哪个省份来的人贩子拐骗走了。生活施舍给他的实在不怎么丰厚，而他向生活索取的也很菲薄，只要货运站的大米包货源充足，青菜挑子里的蔬菜一路畅销，爆米机炉膛里炉火畅旺，大肚茶壶里整天能咕嘟咕嘟地冒蒸汽，他就心满意足、阿弥陀佛了。

心满意足也好，阿弥陀佛也罢，这对珍珠巷以外的世界来说是毫无关系的，正如外界的沧桑之变对珍珠巷的公民来说也是无关紧要一样。卫星升空，飞船登月，金融危机发生，海底油井泄漏，人体炸弹引爆……世界大矣，大事多矣，可这样的大事在珍珠巷里素来不会掀起波澜，倒是一辆乌黑贼亮的小轿车在一个淫雨靡靡的黄昏突然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驶入珍珠巷，这辆小轿车带来的竟是武侯祠西厢房中的两位非常的住客，方使巷子里的公民大为愕然，且交头接耳窃窃私议起来……

二

珍珠巷虽然深邃、弯曲，但并不狭窄，它的宽度正好可以容纳下那辆乌黑贼亮的小轿车，不过这个庞然大物可以大摇大摆地开进巷子里，却必须小心翼翼地倒着从巷子里退出去。珍珠巷里的引车卖浆者从古

至今也不曾想过某年某月某位小巷里的公民会拥有一辆汽车，因此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公民想到过要在巷子里修一个停车场，于是乌黑贼亮的小轿车自然只能委曲求全地蜷缩在关帝庙或谓武侯祠的大门口了。

小轿车光临武侯祠本来就是盘古开天地头一遭的事儿，何况据小旦的大儿子事后考证，那乌黑贼亮的宝贝疙瘩还不是普普通通的轿车，而是声名显赫的奔驰。奔驰啊！小旦的两个儿子都说这是财富的象征、身份的标志。而从那奔驰里钻出来的一男一女也确实华丽高贵得有点令人不敢仰视，男人四十多岁，浓眉阔脸，大背头，宽肩膀，米黄色西装西裤，上衣没有扣上扣子，露出了红底碎花领带和隐形条纹衬衫以及衬衫里包裹着的有点隆起却突出得恰如其分的将军肚。当那女人挽着他的左臂步履蹒跚地走进有点昏暗同时也有点寒怆的武侯祠里，小旦和茶水博士顿时觉得那隆起得恰如其分的肚子既高贵又威严。

再看那个女人，三十开外年纪，娇小玲珑的身子，湖蓝色的连衣裙，天蓝色的高跟鞋，乌黑的长发上箍着一个蓝晶晶的发夹，一阵风从武侯祠的大门外吹进来，正眯着眼睛从门缝里张望的小旦立刻就闻到一股淡淡的胭脂粉香。

“蓝色妖姬！”刚看完动画片的小旦神经质地撇撇嘴，同时不由自主地嘀咕了一声。小旦可谓一语中的，“蓝色妖姬”确实姓蓝，后来巷子里的引车卖浆之流便都叫她“蓝小姐”，尽管这个在中国古代不失高贵的称呼到如今似乎变了味儿，可在珍珠巷下里巴人们的耳根子里，“小姐”这两字听起来并不逆耳，说出来也不脸红。在冷清闭塞的珍珠巷里，人们认为小姐是有姿色有风度有才气的，而蓝小姐在这些方面一点也不让人失望，她走路轻轻的，说话慢慢的，声音柔和亲昵，珍珠巷里的男子汉听了以后都有点心神不定浮想联翩。蓝小姐似乎还颇有音律，流行歌曲顺口就来，黄昏时还爱坐在房间里吹箫，箫声有时徐徐婉转，有时凄迷悲凉，使得珍珠巷里那些多愁善感的女人听后常常怅然若失，潸然泪下。

“将军肚”白天很少在武侯祠里逗留，常常是天亮时驱车而去，黄昏时驱车而归，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蓝色妖姬则很少出门，甚至很少走出那两间西厢房。只有夜色迷茫的薄暮冥冥中，人们才会看见她倚在武侯祠的大门边，一面嗑着瓜子一面眼巴巴地盼着那乌黑贼亮的小轿车摇摇晃晃地开进珍珠巷里来。

事实上奔驰车并不是每天都来。奔驰车来的日子，西厢房里轻佻的嬉笑不断，手机的铃声常响，流行歌曲不绝于耳。一旦小轿车不再光临，武侯祠中便只有那低迷哀转的箫声在寂寞寒冷的夜里低低吟咏了。珍珠巷里的引车卖浆者虽然孤陋寡闻，但还不至于愚昧和迟钝到麻木不仁的地步，他们从大腹便便的将军肚上，从蓝色妖姬轻施粉黛的脸蛋上，从奔驰车的车厢内，从时而哽咽时而舒徐的箫声中，朦朦胧胧、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驱车而来的这对不速之客有点异样，有点莫名其妙，有点非同凡响。珍珠巷里不乏对别人隐私饶有兴致的好事之徒，小旦和她的两个儿子就称得上是察言观色、顺藤摸瓜、刨根问底的高手。经过几番深入浅出的“情感交流”和转弯抹角的“内查外调”，小旦终于郑重其事同时又有点亦庄亦谐似地在珍珠巷里发布了一则颇有点惊世骇俗的特大新闻：蓝色妖姬原来是“将军肚”包养的二奶！

对于谙熟情场或历练风尘的有识之士来说，二奶也许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然而在愚昧守旧、狭隘无知、素来目光短浅、只喜摇唇鼓舌的珍珠巷里，二奶两字还比较新鲜比较异常，值得另眼相看。自从小轿车光临之后，便不时有些西装革履的男人和珠光宝气的女士拎着中华烟、茅台酒、波波糖、脑白金悄然而至，使武侯祠蓬荜生辉，也让珍珠巷公民大开眼界。于是乎，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聚焦在“将军肚”身上。

三

无独有偶，“将军肚”的雅号居然也叫鄢福生，和住在东厢房的那位茶水博士不仅同名同姓，而且同庚。两个四十五岁的鄢福生同时住在武侯祠里，世上哪有这么巧合的事，然而世上又何尝没有这么巧合的事。在这个近200万人口的都市中，同名同姓又同龄的人不少，何况西厢房的鄢福生和东厢房的鄢福生还有诸多不同之处，例如前者为45年前的八月初八辰时所生，后者为45年前四月三日丑时临盆；前者的祖坟雄踞于长江中游的一方风水宝地，左青龙右白虎占尽天时地利，后者的祖坟葬于偏远的桂西一乱草岗上，

因长年少年人祭祀早为蓬蒿所没；前者有夫人，后者是寡公；前者大腹便便意气风发，后者黄皮寡瘦一脸晦气；前者后者均抽烟；不过前者抽的是“大中华”，后者抽的是叶子烟；前者以车代步，进来出去总有人亲亲热热、毕恭毕敬地喊他一声“主任”；后者以步代车，那个“茶水博士”的绰号已是众人耳熟能详，因此也就极少有人记得他叫鄢福生了。

主任者也，珍珠巷的草根一族是难测其高亦难测其深的，人大常委会有主任，居委会也有主任。“将军肚”是何方主任？就连小旦母子也不曾打听清楚，愈不清楚也就愈神秘，愈神秘就愈高不可攀，愈高不可攀就愈敬而远之。除了恭恭敬敬地喊声“主任”之外，珍珠巷里的贱民都明白自己的卑劣无知，因此也就不去高攀巴结。于是偏僻冷清的珍珠巷里，肉食者与草根族之间倒也相安无事。

不过这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似的宁静安详后来还是渐渐被打破了，自从主人光临之后，关帝庙或曰武侯祠便比往常显得威严和热闹了许多，仿佛汉寿亭侯或诸葛丞相又大驾光临了一般。光天化日之下，夜雾沉沉之中，总会有些形形色色的善男信女诚惶诚恐地找上门来。主任不是不懂礼尚往来的人，吃了人家拎来的中华烟、茅台酒、波波糖，总得沏杯香茶招待招待。碰上星期天或节假日，主任的西厢房常常高朋满座，谈笑风生，两三包香烟不够客人们吞云吐雾，一台饮水机形同虚设，主任家里不泛客人们拎来的毛尖、龙井、铁观音，可从饮水机里放出来的所谓开水总有点不到火候，沏出来的茶水温嘟嘟地令人难以下咽。此时此刻，客人们的目光便不由自主地落到东厢房门口那个冒着热气的大肚茶壶上。那个烧得黑黑的、上面还散落些许煤灰的茶壶，主任是不屑一顾的。每当这时，往往都是蓝色妖姬拎个八磅大瓶走到茶水博士跟前不耻下问：“大哥，水开着吧，支援支援。”

背篋鄢福生是开的茶房？不是。是开水供应站站长？也不是。他是茶水博士。尽管茶水博士的译名是《铁臂阿童木》播出后才由小旦正式授予老鄢的，然而实际情况是从入住武侯祠之日起，鄢福生就在履行着一个称职的茶房或开水供应站站长的职责，茶水博士门前那个大铁炉子从烧煤末改成烧煤块，又从烧煤块改成烧煤球，再从烧煤球改成烧蜂窝煤，可不管它如何改变，炉子里都烟火不断，大肚茶壶里当然也就开水常满，烧了一壶又一壶，一天要烧五六壶。鄢福生光棍一条，何以烧这么多开水？是不是他患了糖尿病，亦即古时所谓的消渴症？不是。老鄢没有糖尿病，只因珍珠巷里有几位爱喝茶水却从不烧水的人，首先就是他隔壁一家，虽然家里也放着一个铁炉子，可那炉子却很少冒过烟。一年365天，除却轮休或节假日，小旦这个洗碗工都在饭店里吃饭喝水。下班回家以后，尤其是两个儿子轮休在家时，她才会想到茶水博士门口那个大肚茶壶。因小旦和老鄢这样的近邻关系，她把那大肚茶壶就像自己家里的摆设一般，爱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甚至只需将她家里那个不太保温的红色塑料水瓶往炉子边一戳，茶水博士鄢福生便会笑容可掬地把大肚茶壶里的开水咕嘟咕嘟地灌进瓶里。

除了小旦一家外，茶水博士那个大肚茶壶还经常滋润着珍珠巷里另外几户人家。其中一个老太太，已八十三高寿，茶水博士鄢福生往往不待这位“首长”指示便亲自送水上门；另一个是绰号叫“二十八”的后生，“二十八”大名江中华，如此一个大名之所以会被人们弃而不用，主要是因为“二十八”这三字对江中华来说实在是太生动了。此人是新世界理发店的员工，可这世上的女同胞似乎没有哪个青睐过她正在服务着的那个新世界，所以“二十八”至今仍旧是珍珠巷里大名鼎鼎的光杆司令。巷子里也不乏穿针引线的媒人，无奈“二十八”时运不济缘分未到，从28岁开始，每年都有人给他介绍一两个对象，对方问他多大年龄，他的回答永远都是“二十八”，如今“二十八”已35了，可相亲时依旧谎称28岁。年岁渐大，美梦难圆，一日三餐打的是游击战，喝水沏茶不找老鄢找谁？所以“二十八”也就成了茶水博士的常客，连洗脚水都由老鄢包干，下班后先拎两个水瓶到武侯祠里去灌水，就像每天上班打卡签那样准时。茶水博士鄢福生更准时，也许是受货车到站时刻的限制吧，他在货运站扛大米的时间永远都是九点至下午三点。每天清晨武侯祠里的公民最先闻到的是一股淡淡的煤烟味，起床后便能看见老鄢门口那个铁炉子已青烟袅袅，等到小旦洗漱完毕准备出门上班的时候，大肚茶壶里已经咕嘟咕嘟地喷气了。老鄢在混杂着煤烟和蒸汽的武侯祠里忙碌了一阵，然后盖住炉火不声不响地走了，下午三点多又不声不响地回来，捅开炉火后，便叼着叶子烟杆坐在炉子边，嘴里吧哒地抽烟，眼睛却注视着开始冒气的茶壶，目光专注深邃，甚至可以

说含情脉脉，仿佛那茶壶里盛着的不是几瓢清水，而是半斗金子。如今，他门前那堵粉白过的墙壁已经被煤烟熏得黑黑，天花板上也积了厚厚一层灰，老鄢其人也由连喷嚏都不打一个的壮实青年变成了一个二班老者，可那大肚茶壶却一如既往地蹲在烟火不绝的铁炉子上，照旧一天烧几大壶开水，照旧任劳任怨而又忠心耿耿地陪伴着整日默默无言和一生默默无闻的老鄢。

习惯成自然，自然成法则。如果哪一天“二十八”没到武侯祠里去灌水，老鄢反倒觉得稀奇，反倒会放心不下，会跑到“二十八”那里质问人家：“今天你抗旱啊？”这种反客为主或谓之反主为客的举止一度在珍珠巷里引来过窃窃私议：老鄢是不是真的快老了，老得有点神经质，有点傻里傻气，有点疯疯癫癫。

老鄢的疯癫和傻气有时还表现在对待新来的邻居上面。主任和蓝小姐刚刚搬进武侯祠里，小旦几个都在叽叽咕咕地议论这一对不太相称的男女，只有茶水博士一言不发。主任见多识广，跟多少头面人物打过交道，自然没把闷声不响的背篋老鄢看在眼里。一天贵客临门，开水供应成了问题，主任看见小旦和“二十八”经常拎着水瓶到大肚茶壶里去灌水，那茶壶就像是自家的一般，于是他也提个八磅大瓶笑眯眯地来找茶水博士，谁知水瓶还不曾放到炉边，就听见哗啦啦一阵水响，几瓢冷水冲进了正冒热气的水壶里。“不开！”老鄢嘴里叼着叶子烟杆，烟斗直冲主任的鼻子尖，眼皮耷拉着，嗓门却提得很高，而回敬这冷若冰霜的高嗓门的则是主任尴尬而不屑的一声冷笑。

古之君子不吃嗟来之食，不饮盗泉之水。主任自从碰了这回钉子后，曾发誓不喝大肚茶壶里的“马尿”。倒是蓝小姐对这事另有一番见解，她觉得那个大肚茶壶对珍珠巷里的所有公民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说明茶水博士并不是一个狭隘偏见的男人，而他之所以唯独对自己和主任采取冷漠态度，其间也许有些意想不到的误解。也许相处日久之后，误解会烟消云散。再说武侯祠的西厢房里总会有宾客如云、茶水供不应求的日子，自己和主任可以不饮盗泉，但让客人跟着“抗旱”未免有失体面，与其在客人面前丢脸，还不如到西厢房门前去晒颜，何况西厢房里那个跟主任同名同姓的鄢福生也不是什么敌人，只要软绵绵娇滴滴地喊一声“大哥”，背篋鄢福生便会双眼微闭，任凭蓝小姐将大肚茶壶里的开水灌进八磅水瓶里。

四

寒来暑往，斗转星移。世界上不断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大事，珍珠巷却依旧闭塞清冷。奔驰车带给人们的新奇和惊讶在日久天长中渐渐消逝，“将军肚”包二奶慢慢也失去了新闻价值。起初人们对主任和蓝小姐选择珍珠巷的原因还有些不解，后来终于无师自通地悟出了一些原由：尽管这个都市里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尽管装修得富丽堂皇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可以金屋藏娇，但对于一个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扬的泛情者来说，珍珠巷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闲适幽深，近在闹市却又仿佛与世隔绝，虽然常有新闻从外面传到巷子里来，却极少有消息从小巷传出去。无论是有心人还是好事之徒，都不会想到一个开着奔驰车的体体面面的主任会光顾如此一条下里巴人群居的陋巷，那些拎着茅台酒、中华烟或比烟酒更有价值的东西跑到武侯祠里来喝茶聊天、打躬作揖的人，无论哪方面都与主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知道这一方藏宝之所也没谁会多嘴多舌。当初荣国府中的贾璉贾二爷偷娶尤二小姐的时候，不就是把他那位姨太太安置在一条这样的巷子里吗？

主任和蓝小姐（准确说法应该是蓝小姐一个人）就这么在珍珠巷的武侯祠里安家落户了，武侯祠里的另外两户居民对这两位身份特殊的不速之客起初虽然陌生好奇，敬而远之甚至鼻而嗤之，可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蓝小姐这女人也不怎么怪异，也和别的女人一样喜欢串门聊天嗑瓜子，喜欢听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说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主任也慷慨，水果、点心等源源不断地给自己的心肝宝贝买来，就是一个月中难有十天到武侯祠居住，若非星期天或节假日，其余时间都是踏着夜雾而来拂着晨曦而去。主任来了，除却应酬来宾，其余时间总是关起房门睡觉。主任走了，蓝小姐吹箫、打盹、嗑瓜子、哼流行歌曲，闲得无聊，她常会把主任买给她吃的蛋糕、萨琪玛、沙田柚和客人们拎来的牛肉干、开心果拿到东厢房里去和小旦共享。对二奶这样身份的女人，小旦原本是不齿的，可经不住诸多高档零食、精致点心的

诱惑，洗碗工很快也就放下架子热情相迎，用促膝而坐的礼仪来对待蓝色妖姬的造访。武侯祠里本来就只有这两个女人，这仅有的两个女人早就被寂寞与无聊折磨得毛焦火辣，相处以后自然海阔天空，聊到山崩地裂、水深火热的时刻，常常推心置腹畅所欲言，小旦常常同情和惋惜地认为蓝小姐这样聪明伶俐、温文尔雅、才华横溢、国色天香的年轻女人完全有条件有资格到市长家里、省长家去当明媒正娶的太太，而不应该屈尊到珍珠巷武侯祠里来伺候区区一个将军肚。蓝色妖姬则仿佛极度认真其实是天真得出奇地问洗碗工年轻时为什么不去考清华读北大，中年时为什么不去开金矿当老总，而要去饭店里刷盘子洗碗，直到相互都感慨唏嘘、仰天长叹、热泪盈眶、破涕为笑后，两个女人才恋恋不舍地洒泪而别。

冬天寒冷的日子，主任不在的时候，西厢房里自然少有暖意，这时蓝小姐便青眯上了茶水博士门口那个经常炉火熊熊的大铁炉子。征得背篋老鄢的同意，蓝小姐竟成了大肚茶壶的第二管理者，在茶水博士外出扛大米包或上街卖瓜子打苞米花的那五六个钟头内，她全权负责铁炉子和大肚茶壶的所有捅火、添煤、加水、掏灰工作。不知是年幼时便受过这方面的培训有过这方面的实践还是生下来就有生炉子烧水的天赋，蓝色妖姬鼓捣那个铁炉子和摆弄那把大肚茶壶简直是得心应手甚至可以说是随心所欲。等到茶水博士回来，武侯祠里已是干干净净、暖气洋洋。关于这方面，背篋老鄢对蓝色妖姬的评价颇高，并且特许这位二奶任何时候都有权坐在铁炉子旁边烤火取暖，而蓝色妖姬有点怪诞，茶水博士不在，她在火炉旁边坐不了许久，茶水博士回来了，她总要在炉旁呆上两三个钟头。每当这种时刻，茶水博士便一如既往地背靠着房门的门框守着那把大肚茶壶，蓝色妖姬则斜坐在他对面拥炉向火，两人都很少说话。茶水博士一袋接一袋地抽烟，悠闲自得，平素嘴里老爱哼歌的蓝色妖姬此时却不言不语不哼不唱了，寂静的武侯祠里只有大肚茶壶里咕咚咕咚的声音持续不断而又周而复始地响着，伴着着叶子烟杆里那悠闲的节律，组成了一曲奇异甚至可以说是妙不可言的乐章。这支乐曲后来似乎被小旦隐隐约约地捕捉到了，或者说是朦朦胧胧地感悟出了，在经过一番细致入微地观察和合情合理的推论之后，洗碗工斩钉截铁似地断言：该死的背篋老鄢已经坠入情网，这世界上要出事儿，肯定要出事儿！

五

果然出事了，不过出事的不是茶水博士，而是蓝色妖姬。

冬雪消化，大地回春。那天不知道是主任豪情大发还是蓝小姐春心萌动，两人居然开着奔驰去了郊外，在一个叫“恨海情天”的避暑山庄又是骑马又是钓鱼，玩得不亦乐乎。主任心旷神怡，吃午餐的时候还喝了三杯酒啃了一个鸡腿。酒醉饭饱后驱车回城，不料行至一个叫弯弯绕的地方，奔驰竟撞上一辆运煤的十轮卡车，主任福星高照，毛发无损，蓝色妖姬却被撞得遍体鳞伤，送到医院抢救了六个钟头，仍像个死人一般从手术室里推了出来。又在病房中治疗了三个星期，蓝小姐总算从命悬一线挣扎着回到了人间。病情既已稳定，医生便叫她出院。奔驰车早进了汽车大修厂，主任只得雇辆小面包把蓝小姐送回武侯祠。那天正是清明节，小旦和她两个儿子以及珍珠巷里的许多公民都在家中休息，听说武侯祠的住户出了车祸，众人便过来围观，只见蓝小姐头缠绷带，躺在面包车里犹如死人。司机说他还急着到别处拉货，叫主任赶快卸人。主任万金贵体，哪里抱得动沉痾在身的蓝色妖姬，于是朝着珍珠巷里的下里巴人们又是打躬又是作揖。最后还是茶水博士一马当先，不费吹灰之力便把蓝小姐从车上抱起来直奔西厢房里，将病人安放在床上。蓝小姐脸上有六七处伤疤，大概都是挡风玻璃碎片留下的痕迹，她左眼始终紧闭，右眼睫毛上则有一道长长的伤痕。鼻翼和下巴青紫浮肿，将本已歪斜的嘴唇扭曲得更加丑陋，当她努力睁开那唯一的眼睛环视围观的人们时，几乎所有在场的男女老幼都被她恐怖的面容吓得噤若寒蝉。

蓝小姐脸上的伤痕都是外伤，眼前的景象她还可以迷迷糊糊地看得清楚，只是半身动弹不得，面对着珍珠巷里的邻里，唯有默默流泪。主任看在眼里，庆幸自己大难不死，在珍珠巷几十个围观的草根面前，他先是频频递烟，频频拱手，频频道歉，频频叹息，随后是泪如泉涌哽咽难言。珍珠巷的下里巴人平素是向主任叩头作揖低声下气惯了，不曾习惯有人向他们点头哈腰哭哭啼啼，个个受宠若惊抓耳挠腮，说主任

不必多礼，有话只管吩咐。主任听后，忙把小旦和背篋老鄢拉到僻静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自己公务繁忙日理万机，对有病在床的蓝小姐未必能照顾得面面俱到，言下之意是请两位高邻闲时多多关照，急事时援之以手。

小旦爽直，见主任言辞恳切笑容可掬，当即满口应承，说我这洗碗工别的不行，给病人端茶递水洗衣做饭揩屎抹尿不在话下；茶水博士则一言不发，只顾吧哒吧哒地抽烟，那神情既不像应承也不像推托。主任也不多说，没头苍蝇一般地把西厢房草草收拾了一下，又跑到街上去买了些奶粉和鸡蛋，在武侯祠里陪了一夜蓝小姐。天未大明主任就走了，也没与小旦和茶水博士招呼一声。武侯祠以及珍珠巷里的下里巴人都知道主任公务缠身，都知道主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得知主任踏着晨曦走出珍珠巷，竟没有谁觉得有什么异样，直到三天过去了五天也过去了之后，人们才开始疑团满腹地轻声嘀咕：“主任就这么走了？”

是的，高贵威严、公务繁忙的主任走了，估计再也不肯光顾这阴暗潮湿、窝囊卑琐的珍珠巷了，他把一个面目全非、半身不遂、苟延残喘的蓝色妖姬留在了寒怆的武侯祠里。珍珠巷渐渐骚动起来，人们相互交换着困惑的目光，并用疑虑的声调议论着主任的失踪，武侯祠前所未有地被紧张、恐惧、无奈的氛围笼罩。洗碗工小旦和背篋鄢福生第一次以武侯祠户主的身份在茶水博士那个大炉子旁边召开了一个居民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处置蓝色妖姬的问题。与会的除了老鄢、小旦母子，还有珍珠巷的“二十八”等人，经过一阵粗鲁的谩骂、相互的抱怨和无可奈何的叹息之后，众人提出了一些办法，有人说应尽快找到将军肚鄢主任，叫他来照料蓝色妖姬或将他的二奶转移到别处居住，有人主张通过街道组织将蓝小姐送回娘家去调养，说既然蓝色妖姬是“将军肚”的人，死活自由鄢主任负责，用不着珍珠巷的小百姓咸吃萝卜淡操心。

众说纷纭之际，茶水博士一言不发，等到众人都唇焦口燥的时候，背篋鄢福生才看着小旦说：“当初你怎么应承别人的啊？不是说什么都不在话下吗？”见小旦语塞，老鄢才又从容不迫地说“将军肚”既然有意要撇下蓝小姐，看来找他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蓝色妖姬的娘家准不宽裕，不然谁舍得让自己的女儿给别人当那名不正言不顺的二奶，再说我们说过的话不能食言，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就要兑现，与其耗时费力地去找蓝小姐的老家和寻觅那不知道是何方神圣的主任，还不如像小旦当初应承的那样，就由我们来给她端茶递水、洗衣做饭、揩屎抹尿。小旦说：你背篋敢当，老娘就敢作，不信会把我一个洗碗工折磨死！

于是从这天起，小旦和茶水博士便忙碌起来了。主任买来的鸡蛋和奶粉吃完以后，茶水博士又在“二十八”隔壁一个供奶站订了一份鲜奶，每天早晨小旦和老鄢还没出门，“二十八”便会一颤一颤地小跑着把牛奶送到武侯祠里来，看着小旦或茶水博士一勺一勺地将鲜奶喂进蓝色妖姬嘴里，然后又一颤一颤地跑着回去。不知是为信守对主任的承诺还是没有忘记以往和蓝小姐的交情，小旦在照料蓝色妖姬时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蓝小姐回来的头两天，西厢房中臭气熏天，小旦咬紧牙关捂着鼻子手忙脚乱地把蓝色妖姬身上身下那些臭哄哄的衣裤、被褥一股脑儿换下来扔进了洗衣机里，然后花了将近一个星期的工钱到超市里买回了一大包尿不湿，就连平时老爱对她冷言相讥的茶水博士这一回都笑眯眯地说她聪明能干，轻而易举就解决了蓝小姐二便失禁的大难题。

不久，煤气公司终于将管道铺进了珍珠巷街道办的正副主任安排了几位口若悬河能说会道的公职人员到社区来动员群众。内容无非就是使用煤气不仅经济、卫生、方便，而且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之类，茶水博士听了几回报告后，索性将大铁炉子卖给了废旧物资回收站，将大肚茶壶放到了煤气灶上。为腾出更多时间帮小旦照料蓝色妖姬，茶水博士不再挑着青菜担子上街，不再坐在巷口卖丁丁糖，不再到偏僻小巷里去爆苞米花。他从货运站一回来，就不声不响地钻进蓝色妖姬的西厢房里，像往日守着那把大肚茶壶似地默默地坐在蓝小姐的床前坐上一会儿，目光忧郁而又心事重重地注视着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蓝色妖姬。只要蓝小姐身子动弹一下，嘴角蠕动一下，或者发出一声轻轻的呻吟，茶水博士的脸上都会现出一丝激动、一丝慰藉，乃至一丝欣喜的神情。遗憾的是蓝小姐很少将这样的欣喜与慰藉留给老鄢，茶水博士心里因此也就总有点惴惴不安。有一天在小旦的怂恿下，他把附近一家私人诊所的一位老针灸医生请进了武侯祠，一天两次给蓝小姐扎了一星期的针灸，蓝色妖姬果然神志清醒了很多，可就在这关键时刻，针灸医生打起了退堂鼓，说这样一天两趟地跑来跑去，他一个老头子撑不住不说，他那个诊所恐怕也要停业关门了。茶水博

士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于是咬咬牙送了针灸医生一个薄薄的红包。老医生说：“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再来了，这针要扎下去的话，除非你送她到我诊所去。”

诊所距武侯祠不算太远，出小巷向左拐，再走两三百步即到。要是有辆奔驰什么的，一天两趟不在话下，可真要是有辆汽车，对老鄢和小旦来说也还是无济于事。背篋的长处和优势全在两个肩膀上，茶水博士就施展他扛大米包的本领背上蓝小姐去了诊所。于是，每天清晨和午后，当人们正在洗漱或午睡方醒之际，总可以看见瘦精精的鄢福生背着病恹恹的蓝小姐在巷子里的马路上奔驰。如果是骄阳当空或大雨如注，还可以看见小旦擎着一把硕大的青布阳伞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给蓝色妖姬和茶水博士遮阳挡雨。珍珠巷的草根们把这生动的一幕看在眼里，交头接耳说：“这倒霉的洗碗工和茶水博士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呢？那个大腹便便的主任此刻哪儿去了呢？他怎么还不来啊？”

主任一直没有来。两个多月后，小旦的大儿子在市中心的一家高级餐厅门口看见了他。当时他正从一辆蓝鸟轿车的驾驶室里钻出来，挽着一个年轻女人走进餐厅里去。小旦的儿子说，那女人细皮嫩肉，娇小玲珑，比当初的蓝色妖姬还要妩媚还要妖娆，简直就是绝色！

小旦儿子说这些话的时候，蓝色妖姬没有听见，她正在午睡，睡得很沉，也许还在做梦，因为她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小旦和儿子屏息静听，原来是在“福生福生”地叫唤。小旦母子二人都有些茫然，不知蓝小姐呼唤的是主任鄢福生还是背篋鄢福生。

（责编：孙玉茹）

女儿嫂

侯民术

山里的庄户人家把闺女出嫁叫做出门子。秋禾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出门子的事情说来就来了。日子定在农历年底的腊月二十六，满打满算也不到一个月的光景了。

秋禾一边悄悄地作着该作的准备，一边想着远在天边的那个人。那个人叫王石根，在西藏当兵，要回家一趟，单是在路上就得花费半个月的工夫。回到家里就像是火烧一般，屁股还没坐稳板凳呢，就又该往回返了。每一趟回来都急赤巴脸、风风火火，紧赶着把该办的事情办了，一点都不敢耽搁工夫。

前年里王石根头一趟回来的时候，两个人见了第一面；去年第二趟回来就算是正式订了婚；今年这第三趟，说成亲就要成亲了，秋禾连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两家里原本没打算这么快就办事，王石根他娘半年头里突然得紧病过世了，家里缺少个女人操持，日子难将就，王家就想叫秋禾早些过门子去，里外好有个帮手照应。

媒人来商量的时候，秋禾她爹一口就应承了下来。结亲如合户，眼见得王家有了难处，不应承没道理。爹应承了，秋禾就没再说什么。秋禾想，面也见过了，亲事也定下了，两个人的年岁也不小了，过去就过去吧，做闺女的，早晚都是人家的人。人家死了娘，正是用着自己的时候，自己要是强拗着不过去，往后人家就要低看她了。这么一思量，秋禾就点了头。可是，刚点了头，她就又后悔了。心说，人家刚一开口，自己就答应了，就像是多么迫不及待似的，人家在心里怕是要笑话自己没斤两了。一个姑娘家家的，怎么能这般急着说嫁呢？

于是，秋禾又找到媒人二婶，说自己还小，还没有过够做闺女的日子，不想这么快就出门子。二婶说：“傻闺女，过了门有男人知冷知热地疼，白天里男人陪着种庄稼，黑下里男人搂着唠体己话，不比孤孤单单蹭哥嫂的吃喝强。早过了门，早一天生个大胖小子，一辈子就有了着落。女孩子是有季候的，跟庄稼一样，要赶着时辰过，赶早不赶晚，一晚三分欠。哪个做闺女的不想早点出嫁过自己的日子？甭装糊涂了。”

听二婶这么说，秋禾羞红着脸，低了头，没再吭声。不吭声就等于答应了。她发觉，自己心里朦朦胧胧也是这么想的，只是不敢承认而已。被二婶说中了心思，她又羞又急，慌慌张张从二婶家逃了出来。

亲事就算是这么定了，秋禾的心里却是空荡荡的，没来由地不踏实起来。她坐在自己的小屋里，刚刚拿起针线，泪珠子就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她是哭她娘呢，她娘死了好些年了。她边哭边在心里说，王石根啊王石根，你是个没娘的娃子，俺是个没娘的闺女，咱俩的命一般苦呢。要是娘活着，哪里要这般作难哩。

说到作难，其实也没多难的事情。该带的嫁妆爹和哥早替她打点好了，箱笼柜子梳妆台，手表皮箱缝纫机，人家有的她一样都不少。大红的喜被套了整两床，新里新面新棉花，是嫂子和二婶替她张罗的。需要她亲自料理的也就是出门子穿的一身红衣裳。别的还要做什么呢？秋禾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却忍不住还是要想。越想脑子里越乱，越乱就越要理出个头绪来。于是，想起来就没个头尾了。当然，想过来想过去的，都离不了王石根。

跟王石根头一次见面是在前年的春上。秋禾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天是3月28日。天上下着星星点点的小雨，王石根就是冒着雨来她家相亲的，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媒人二婶。他们来了以后，秋禾躲在屋里不肯露面，她生二婶的气呢。

他们庄户人家，相亲也是极有讲究的，一般都要先暗相，再明相，这是对女孩儿的礼数和呵护。在女孩儿不经意的情况下，由媒人巧妙地安排一个时机，让后生先暗中相看女孩子。若是相中了，再把后生领到家里，郑重其事地让女孩儿和家人相看。说是不经意，一般来讲女孩子对这种事情都是有知觉的。若是哪一天，哪个婶子大娘忽然对某个女孩子说，明儿个换换衣裳，陪婶子去赶个集。那女孩就明白了，到了集上，一准儿有个青皮后生躲在某个约定好的拐角旮旯儿里，觑着眼趁机偷看自己呢。不过，女孩儿心里明白，那嘴上却并不点破，只是很听话地换了时新的衣裳，把辫子梳得光光的，认真擦了雪花膏，羞红着一张脸跟了婶子去赶集。到了集上她也不多说话，只管跟在婶子的身后头，婶子要称盐就称盐，要扯花布就扯花布。当然，到了晌午，替婶子买碗油茶面，再要一盘香嫩焦酥的水煎牛肉包子也是少不了的。吃了包子往回转，一不显山，二不露水，不动声色间，亲事成不成，却已经见了一半的分晓。这就叫做暗相。采用这种暗相的方式，若是女孩儿没有被男方看中，也不伤脸面，权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秋禾气的是，二婶省略了暗相这回事儿，直截了当就把个青皮后生领到家里来了，若是人家看不上自己，自己往后在哥嫂家人面前咋抬头呢？二婶悄悄给她解释：“这王家后生是个当兵的，时间紧，来不及，才这般仓促上门的。”然后摸着秋禾乌油油的大辫子笑着说：“单凭俺家秋禾这俏辫子，也一准相不掉，二婶啥时节看走过眼？”

秋禾就想，既是上了门，也不能赶人家走，更不能躲着不露面。若是这样，以后谁还替自己提亲做媒呢？做闺女的不能太扭捏，自己好歹露个面，然后再“看茶”行事。

山里的庄户人家，只有男方上女家相亲，极少有女孩子主动送上门去给男方相看的，这是规矩。男方上门不空手，带二斤点心、一方花手帕是少不了的。花手帕包在红布里，叠得方方正正，由媒人交给女家。男家上了门，女家自然要请人家喝碗茶，那讲究和说道就都在茶里头了。

爹和哥陪着二婶、王石根在堂屋里说话，嫂子在灶间煮茶，秋禾在自己小屋里忐忑不安地坐着。她晓得，这光景，女孩子家是不能随便抛头露面的，太过轻狂，人家要低看自己。嫂子把茶煮好倒进碗里，这时候，就该着女孩子露面了。秋禾把几碗茶放在托盘上，小心地送进堂屋，一碗一碗摆好。摆到王石根面前时，她脸热心跳地瞄了他一眼，王石根也瞅了她一眼，然后，她就轻轻退了出来。

王石根长脸儿，白白净净的，眉眼儿也周周正正。在两个人目光相撞的一瞬间，他不易觉察地朝她笑了一下。只这斯文腼腆的一笑，秋禾就把王石根看到心里去了。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坐了半天，眼前还晃着王石根的笑脸儿。秋禾沮丧地在心里骂着自己，秋禾啊秋禾，你可真没出息，看了人家一眼就把人家相中了。人家那么俊朗，会看上你这个柴火妞？

庄户人家相亲，从头到尾都不会明着说出一个字，话说明了伤脸面。上庄下邻、三乡五里地住着，礼仪最重。后生对自己怎么个看法，就看那茶他怎么个喝法了。若是蜻蜓点水一般，象征性地轻轻抿一口，这亲事就不用往下提了，没戏。若是喝掉了一半的成色，说明他本人基本上没什么意见，待和家人商量以

后再定夺。那意思，事情还有的周旋。当然，若是小伙子对姑娘一见钟情、百般称意，就会一口气把茶喝干，滴水不剩。

秋禾躲在自己的小屋里想，若是那王石根的茶碗不见底，哪怕只有一丁点剩在碗里，自己就绝不动那个红布包。二婶进门以后就把王石根带的红布包交给了嫂子，嫂子又交给了她。这会儿，那红布包正在桌子角上搁着。按照山里庄户人家的规矩，若是女孩子相中了男家，就把男方带的手帕留下，然后再用那块红布包上另一方帕子，作为回礼。若是看不上，就不用拆开那个红布包了，把男家带的手帕原封不动地退回去表示回绝。

事前没有经过暗相，秋禾摸不准王石根的心思，因而没有贸然去拆那个红布包。拆开怎么办呢？是原封不动地退还，还是换上自己预备下的蓝格子手帕？秋禾盯着那个红布包，到底忍不住，还是小心拆了开来。洁白的锦帕上，斜着一枝芍药梅。梅花灼灼，像火焰一样，一朵一朵细密有致地错落着，看着叫人心疼。拿手抚摸着红嘟嘟的花朵时，秋禾透过窗户看到二婶从堂屋里走了出来。她慌慌忙忙地把手帕藏在枕头下，把那块暖融融的红布照着原样折叠了起来。

爹和哥抽了王石根敬的烟，王石根也喝了秋禾端的茶，要走了。照礼节，秋禾是要送送客人的。秋禾从小屋走了出来，王石根也从堂屋走了出来。秋禾看到王石根高高大大，身似修竹，是个英气逼人的好后生。

王石根朝秋禾笑了一下，秋禾也朝王石根笑了一下。笑了一下以后，两个人的脸就都红了。秋禾张了张嘴，想说句什么，一时却又寻摸不出来，便又窘迫又着急地出了一脸的汗。王石根看出了秋禾的窘迫和着急，想安慰她一句什么，也没想出来，于是便比她更窘迫，更着急了。最后，两个人到底还是一句话都没有说。不过，那一看一笑就算是打过了招呼。打过招呼，就算什么话都说过了。山里头相亲都是这规程。

后来，二婶子嗔怪说：“人家后生满心愿意，一口气把茶碗喝了个底朝天。你却给了人家一个空布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秋禾？”其实，二婶子不说秋禾心里也有底儿。她笃定地相信，王石根一准是相中她了。当然，她也相中王石根了。给他个空布包，那意思很明白，他送的芍药红梅自己留下了，他真想得到自己那颗心，那就想办法来讨要。给他一个空布包，一则看看他的诚心，二则自己也有个回旋的余地。当然，细揣摩的话，还有第三层意思，留下一个由头给小伙子，他们就有机会单独见面，说上两句体己话了，王石根不会不明白她的用意。

一想到王石根看破了她的心思，秋禾就有点生气。她在心里骂自己，秋禾啊秋禾，看了人家一眼就相中人家了，还想见第二面，你贱不贱？心里虽是这么骂，嘴上还是半推半就地说：“他既然没意见，俺会有啥意见呢？”二婶子趁势说：“你没意见，那就是愿意了。我可捎话过去了啊。人家后生要回部队，只等你一话了。”

二婶子把话递过去，王石根带了这句话就往部队上走了，一走就是整整一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秋禾的眼前晃动的都是王石根的一张笑脸。那笑脸又羞涩又腼腆，跟个姑娘家似的，让人一看就疼到心里头去了，想薅都薅不出来。抬头看天时，他浮在天上朝她笑；低头看地时，他站在地上朝她笑；上山采茶时，他藏在茶树丛里朝她笑；到潭里洗衣服时，他又站在潭水里朝她笑。见他整天地对着自己笑，秋禾就装做生气了，悄悄地说道，笑什么呢笑？俺早就看够了，也看烦了。俺不想再看了呢。秋禾在心里这么说着，便捡起一颗小石子来投到了潭里去。潭水荡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王石根的笑脸便不见了。可是，刚刚转个眼的工夫，他又站在眼前朝她笑呢。秋禾便无可奈何地也笑了起来，痴痴地笑了半天，衣服都顺着潭水漂走了，她才灵醒过来。她急急地把衣服捞上来，骂一句“冤家哎”，才端起洗衣盆子回家去了。

两个人第二次见面，就到了来年年底。这一次媒人二婶没有来，王石根自个儿来的。王石根来了以后，一家子围坐在一起，人多嘴杂的，他们也没能说上体己话。直到临走的时候，秋禾送王石根到村口，他才从怀里掏出一条红纱巾来递给秋禾，“天冷，你围上吧。别冻坏了身子。”秋禾把纱巾捏在手上，心里就腾起了一团软软的紫雾，浑身上下都暖融融的。她也给王石根准备了礼物，是一双自己亲手做的千层底儿布鞋，当然，还有一方在箱底放了一年的蓝格子手帕。王石根把鞋拿在手上，左端详，右打量，怎么也看

不够的样子。

秋禾手里捏着条纱巾，王石根手里握着双布鞋，就那么不紧不慢地往前走着。路宽的时候，他们便一左一右；路窄的时候，他们便一前一后。秋禾的心窝里攒着一年的话，拢到一起能有一大箩筐。一大箩筐的话搅成了团儿往外涌，便一句都说不出来了。心里的话堵着说不出来，眼里的泪却是憋不住往外赶了趟儿地淌。

秋禾不想让王石根看见自己流泪，心想，好端端的，哭什么呢？一个女孩子家，一哭看上去就不高兴了。于是，那泪珠流出一颗，她便偷偷地抹掉一颗；抹掉一颗却又流出一颗来，抹得急淌得快。这样只顾着流泪抹泪，那心里的话就更没工夫说出来了；说不出来就不说了，只埋着头往前走。

走着走着，两人就走到了村口的槐树林边。穿过槐树林，离王石根家就不远了。槐树林密匝匝黑魆魆的，人进去就没有了踪影，平日里只有那些不三不四的男女才往里面钻呢。秋禾没再往前走，在槐树林旁站住了。秋禾站住，王石根也就站住了。两个人都站住以后，就觉出不自在来了，孤男寡女的，站在密匝匝的树林旁，怪惹眼的。站了一会儿，秋禾便说：“你走吧，天不早了呢。”王石根点点头，略略地迟疑了一会儿，想说什么，张了张口，终是说不出来，那脸却是慢慢地红了。秋禾瞧出了他的窘状，更加地不自在起来，连看也不敢去看他了，故意把头扭到一边，装做在瞅树上的鸟儿打架的样子。树上有两只小麻雀，你啄我一嘴儿，我啄你一嘴儿，你帮我理理羽，我帮你梳梳翅，时而恩爱地依偎在一起，时而呢呢喃喃地说着悄悄话，时而又唧唧喳喳地欢叫着。秋禾看得脸红眼热，低下头来，瞅着脚下的青石小道。青石小路像一条蜿蜒的溪流，悠然有致地向前延伸着。天不早了，红得绵软沉醉的太阳托在树梢梢上，只露了半张脸，映得整座小山霞光万道、层林尽染，黄昏的影子像紫雾一样，从林子缝隙里氤氲氲氲笼罩而来，和着远处村庄里缭绕而起的袅袅炊烟，连风儿都睡意慵懒得醺醉着。

时候真的是不早了。王石根踏着林间小道一步一步极不情愿地向前走。走出去几步，终是不舍，又回过头来，对秋禾说：“你在家好好等着我。别太累着自己，你身子骨单薄，得自己顾惜自己，以后的日子长着呢。”秋禾点点头，想说出一句什么话来，却鼻子酸酸的，无论如何都说不出来了。

秋禾从小就是个没娘疼的孩子，这世界上没谁对她说出过这么贴心贴肺的话。王石根把话说出来，便一下子触到了她的痛处。这一痛便又是整整一年。想不到的是，一年到头，王石根第三次回来，自己竟是要出门子了。

一想到要出门子，秋禾便直犯愁，愁得眉毛头子拧成了疙瘩。不愁王家的日子苦，也不愁山里的活路累。愁什么呢？秋禾说不出来。其实说出来也很简单，愁只愁那洞房花烛夜呢。

秋禾是个谨慎的女孩子。长了这么大，还没有哪个男人碰过她，连头发梢子都没有被父兄以外的男人摸过。现在，突然间就要跟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同床共枕做夫妻了，怎么能不发愁呢？她愁得不敢拿这件事往细处思量，一思量就耳热心跳、满脸发烧，跟做了贼似的。

秋禾明白，女孩子家都要过这一关。早不过晚过，左右是躲不过去的，除非一辈子不嫁人。可是，做女孩的又哪能不嫁人呢？她对自己说，别想了秋禾，到时候说过去就过去了，村里的姐妹们不是一个一个都过去了吗？比自己大两岁的凤仙姐，还有比自己小半岁的淑霞妹，她们做闺女的时候，都和自己一样腼腆害羞，跟男人说句话，连耳朵垂儿都羞得鲜红透亮，跟鸡冠花似的。这不，刚出门子一年多，一人抱一个大胖小子回来了，见了她不躲也不避，敞了肥嘟嘟的怀奶孩子，还有说有笑的，人家不也过来了？有什么好怕的呢？可是，她越是这样劝自己，就偏偏越要想这件事情。实在拿自己没法子了，便骂自己道，秋禾啊秋禾，你羞不羞啊？亏你还是个闺女家！

出门子的日子愈近，秋禾愈发愁，也愈害怕，怕得不敢往人前站，更不敢跟人搭话。她觉得周围的每一个人都看出她的心思来了，尤其是嫂子。嫂子一见了她就抿着嘴儿偷笑，笑得不怀好意。她吓得不敢去看嫂子的眼睛。她不看嫂子，嫂子却一个劲儿地追着看她。到后来，她只得像老鼠躲猫一样，一天到晚把自己藏在小屋里头不出来。出了屋门，即使不见人她也脸红，跟刚刚生了蛋的小母鸡一样。有一次，她刚走出院门，就看见凤仙姐抱着娃子坐在她娘家门前的石墩子上，孩子躺在她的怀里快睡着了，小嘴儿还呵

着奶头子，一嘍一嘍，一边嘍着一边哭。凤仙笑着道：“奶子是空的，肚子里又有了。秋禾，你过了门也紧赶着生。头年生个小子，来年生个丫头，俩娃子放在一块儿带，早带出来早清闲。”秋禾朝凤仙的小腹部觑一眼，有心要问问那洞房花烛夜的事情，嘴张了几张，却终是话难出口，胡乱搪塞了几句，讪讪地走开了。

好在日子一天一天地临近了。她想，熬过了出门子的那一天就好了。出了门子，她就成了王家的媳妇；拉下脸儿来做了王家的媳妇，她就不害怕了。

一个月的光景说过去就过去了，做王家媳妇的那一天终于近在眼前了。到了腊月二十六这一天，一切就全由着别人摆布了。秋禾像个木偶似的，婶子大娘们让她怎么着，她便怎么着。晕晕乎乎地穿上那身红衣裳，晕晕乎乎地被一群人簇拥着上路，晕晕乎乎地就坐在了王家布置好的洞房里。

洞房是一间土坯子屋，虽说简陋，却也干净素洁。屋里放着一张宽大的木头床。床上的被褥簇新簇新的，弥散着棉花的香味。床头上并排摆着两只绣花枕头，枕头上绣着戏水的鸳鸯。看着两只紧挨在一起的枕头，秋禾的心就怦怦地跳了起来，脸颊也火一样地发烧，用手摸一摸，烫得吓人。她就不敢再看那两只枕头了，她把身子扭过来，背对了它们坐着。

屋子里挤满了人，男的女的，婶子大娘，还有半大的娃子。他们不论老少，都一律地叫她嫂子。她一个闺女家，突然成了嫂子，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不知所措也没法子，只要往这洞房里一坐，她就是嫂子了，不想做嫂子也不成。这个叫一声，那个叫一声，嫂子长嫂子短的，还说一些含荤带腥，叫人不好意思的话，羞得秋禾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才好。有个后生拿腔弄调地念小曲儿：“红绫被内成双对，鸳鸯枕上一枝红梅……”还有个后生扯着喉咙唱野调：“叫一声妹妹快开门门，西北风吹得我凉森森。慢慢上炕拉了谢灯，咱赶快睡下还有营生。”有两个半大后生，把新郎也拽了进来。秋禾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过王石根了，当了这么多人的面儿，也不敢大着胆子抬头去看他，只偷偷地瞅空子斜了他一眼。他还是一脸腼腆地笑着，跟个闺女似的，听凭人家摆布，她心里头就有了几分不落忍。那几个人却不管这些，他们一齐动手，把他们两个人硬往一块堆凑。他们两个都拼命地挣扎，无奈后生们人多力量大，到底把他们给凑到了一块堆儿，他的鼻子都挨到了她的脸上。这是乡下闹房的规矩，她又是羞又是气，却不敢恼，就急得哭了起来。哭了他们也不放过她，又折腾了好一阵子才罢休。

夜幕慢慢地降临了。热闹了整整一天的院子，渐渐地沉寂了下来。按山里的规程，闹过了洞房以后，女人和孩子们该回家的回家，男人们则要留下来陪新郎喝喜夜酒。王石根在部队是个营长，在寨子里大小也算是个人物了，来喝酒的人就特别多。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是叔伯还是兄弟，人家端一杯，新郎就要陪着喝一杯，喝来喝去的就没个早晚了。不过，在山里人的观念里，来得人越多，喝得时间越长，才越好呢，说明自家人缘好、人气旺，别人看得起自己。

在男人们喝着酒的当口，婶子大娘们陆陆续续地领着孩子走了，小屋里只剩下了秋禾一个人。起先的时候她坐在床沿上，把身子斜靠在桌子角上。这么坐了一阵子，她就觉出不妥帖来了。心想，王石根若是进来，看见我这么坐着，会以为我是在眼巴巴地等他回来呢。我才不等他呢，等他干什么？

秋禾心里这么说着，便换了个比较随意的姿势坐了。屋子里没有表，她也不知道是啥钟点了，只觉得自己已经坐了好久好久了。夜这么深了却不睡觉，直愣愣地坐着，不是在等王石根又是在干什么呢？意识到自己的确是在等，秋禾就吓了一大跳。吓了一大跳以后，就不敢再等了。她对自己说，该睡就睡，等什么呢？

一想到要睡觉，秋禾就又发起愁来。屋子里只有两只枕头一张床，自己怎么睡呢？她一个闺女家，自己主动睡到男人的床上去，总归是不大好的吧？想到这里，秋禾一下子站起身来，就像那床上有蒺藜扎了她的屁股似的，不在床上坐了。屋子里地方不大，除了一张床以外，就是箱子和柜子，没有别的地方好坐，不坐在床上，她就得站在桌子前。桌子正对着窗户。她站起来，自己的身影就映在窗户上了。她想，要是有人在院子里朝窗户上望一眼，就会清清楚楚地看到她的身影了。人家看见她站在窗子前，会以为她是在翘首盼望着那个人回屋里来呢，这比坐在床上还要不妥。这样一想，她便又无奈地在床沿上坐了下来。坐

了一会儿，她就觉得困意慢慢地袭来，像潮水一样淹没和裹挟了她。好些日子她都没能安安稳稳地睡过踏实觉了，那困意一来就像蚊子般叮在了身上，赶也赶不走。她打了个哈欠，对自己说，困了就睡吧，管他呢，进了王家的门，就是王家的人，再说，别人已经叫过嫂子了。

这样对自己说着，她便和衣在床上躺了下来。人躺下了，眼睛也闭上了，两只耳朵却是一直都警醒着。院子里稍有风吹草动，她都听得一清二楚。每一次院子里有脚步声响起，她的心都揪缩成一团，狂跳不止，不知道是惊是喜还是忧，像擂一只小鼓似的。可是，每一次都是一场虚惊，那脚步声响着响着就响到别处去了。她长长地舒上一口气，不知道是庆幸还是失望，然后又屏息静气地听着院子里的动静。就这么一惊一乍惴惴不安的，也不知道又过了多久，忽然听得堂屋的门吱呀一声响，一群人说着迈了杂沓的步子走出院门去了。酒席终于散场，最后一拨客人走掉了。秋禾急忙闭了双眼，把头侧向墙壁朝里躺着，装做睡熟了的样子。

不一会儿，就有一个脚步声响到小屋里来了。秋禾知道，是王石根。一想到王石根就要进来，她全身立时僵成了一根棍子，心脏也几乎停止了跳动，只有耳朵还活着。她听见王石根一步一步地进了屋，然后“吧嗒”一声把门门扣死了。随着那“吧嗒”一声响，她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不流了。她知道，这时辰，屋里就只剩下他和她两个人了。她像是大难临头了一般，紧闭了双眼躺着，一动都不敢动，仿佛只要她稍微动弹一下，立刻就会天塌地陷一般。

王石根进来以后，便把身子伏在床上轻轻地唤道：“秋禾，秋禾。”秋禾没吭声，装做睡熟了。鼻子里很努力地发出均匀平静的呼吸声，手心却湿津津地捏出了汗来。王石根见秋禾睡着了，便脱了外衣上得床来，轻轻地偎在秋禾的身边，动手解起秋禾上衣的纽扣来。秋禾不能再装睡了，伸出手来抵挡，却是挡不住。挡不住就不挡了，听任王石根一颗一颗地解开了她上衣的纽扣。把外衣脱下来以后，秋禾却无论如何不让王石根动她的秋衣秋裤了。于是，两个人都穿着贴身的秋衣秋裤那么躺下了。

躺下以后，秋禾尽量把身子往一边偏，竭力不去接近王石根。刚开始的时候，王石根也拘谨地躺着，不去挨秋禾。过了一会儿，他却不动声色地向秋禾靠近了一点点。秋禾发觉后，装做无意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赶紧往里边挪了一点。秋禾往里边挪一点，王石根便悄悄地向她靠近一点，却又不肯靠得太近，似乎是怕贸然造次会惹秋禾生气，又似乎是担心会莽撞之下碰坏了秋禾，仿佛秋禾是一件娇贵的瓷器。秋禾把身子挪得不能再挪，紧紧地贴在墙上以后，王石根便慢慢地偎上去，伸手把秋禾揽进了怀里。

王石根的怀抱又踏实又温暖，散发着男人特有的陌生的气息。秋禾的头一靠上去，就像是船儿靠了岸一般，再也不想抬起来了。她把脸紧紧地贴在王石根的怀里，听凭他摆布。王石根的身体里早已烈焰熊熊了。他一边紧紧地搂着秋禾，一边不管不顾地亲吻起来。他亲吻她的头发她的额角她的眼睛，还有她的脸颊和她的双唇。如同一个馋嘴儿的孩子，没个完没个够。

秋禾长了这么大还不曾被人这么爱抚过。她浑身痉挛着，像一条蛇一样，紧紧地缠绕在王石根的身上。王石根腾出手来，在秋禾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下子把手伸进她的胸衣里，轻轻软软地握住了她雏鸽般的乳房。秋禾只觉得一股强大的电流穿胸而过，浑身酥麻难忍，情不自禁地大叫一声：“我的亲娘啊！”就晕厥了过去。

看到秋禾一动不动的模样，王石根一下子吓傻了。他伏起身来，一边摩挲着秋禾的心口，一边急切地低声唤着：“秋禾！秋禾！”喊过了几声以后，秋禾慢慢地缓过气儿来，睁开了眼睛。睁开眼的秋禾像大梦初醒一般，颤颤巍巍地贴着王石根的脸叫道：“石根哥，我的亲人！”这是两年多来，她头一次叫石根的名字。刚一叫出口儿，滚烫的泪珠子就泉儿般涌了出来。一颗连一颗，翡翠珠子似的，想止都止不住。石根见秋禾醒了过来，又是惊又是喜，一边唤着“秋禾，秋禾”，一边不停地吻去秋禾脸上的泪痕。

秋禾的泪珠仿佛是助燃剂，石根浑身的血液就又燃烧了起来，每一根神经都如同一条跳荡的火舌，每一条火舌都恨不得烧到秋禾的筋骨里去，但他却是怎么着都舍不得再招惹他的秋禾了。他狠下心，一条一条地掐灭那些滋滋往外冒着青烟的火舌，像水轻轻地漫过河岸那样，小心地把手抚在秋禾的身上，缓缓地爱抚着。他实在是太心疼他的秋禾，怜惜他的秋禾了，他怕秋禾再一次痉挛和晕厥。

第二天一早，当石根和家人起床的时候，秋禾已经把粥煮熟，菜热好，馍也饊得暄腾腾的，一样一样热乎乎地摆在了饭桌上。石根刚吃完早饭，就被前村一个人叫了去，说是拖拉机坏在了山道上，让他去帮忙修理。石根没当兵时是个修车的好把势，又天生一副热心肠，二话没说就跟着去了。

石根去了以后，秋禾便在家里里外外地开始忙活。看见该洗的洗了，看见该刷的刷了，看见该拾掇的拾掇了，看见该归置的归置了。她不能让自己闲下来一分钟，只要闲下来一分钟她就要想石根。她觉得石根那双手还一直爱抚在她的身上，时而是头发上，时而是肩膀上，她想要把他的手拂开却是不能。于是，她便不停地做活。只有手脚不停忙活的时候，她的念头才会稍稍地往别处游移一点，心里也才会稍许平静一些。

好不容易挨到后晌的时候，她觉得这个白天已经太长太长，长得她快要忍耐不下去了。她认真地数了数，石根从早上吃了饭出门，已经好几个钟点没有回家来了。这几个钟点漫长得如同十年，怎么熬都熬不到头的样子。左等右等，等得太阳花都枯萎了，黄昏才一点一点地走近了来。

那黄昏像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走起来特别地迟缓。先是慢慢地爬到了西边的院墙头上，后又艰难地攀到了鸡窝的挡板上，最后才一寸一寸地挪到灶间的锅台边上来了。秋禾开始动手预备晚饭，她知道，石根快要回来了。山里的夜黑灯瞎火的，就是拖拉机没整治好也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再修。一想到石根快要回来了，秋禾的脸便开始发烫。她已经打定了主意，今儿个晚上要把自己一股脑儿给了石根。她已经是王家的人了，她不想再让石根受煎熬。再说，要不了几天，石根就该回部队上去了，她还想早一点替石根生下一个大胖小子来呢。

这样想着的时候，她已经耳热心跳了。就在她耳热心跳的当口，她忽然听到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伴随着低沉的哭泣声由远而近，向大门口响过来。她的头嗡地响了一下，预感到了不对劲儿。她丢下手里的烧火棍子奔了出去，迎面就见一群人抬着个担架进来了，石根死了！

石根修好了拖拉机，试着挂挡的时候，那拖拉机一下子跌到了山崖下。石根被压在下面，当时就气绝身亡了。

人们把石根放在地上，开始在堂屋里搭草铺。从始到终一句话不说，一滴泪不掉的秋禾像个魂魄一般，轻飘飘地走到堂屋里，扑通往地上一跪，“大爷叔伯们，老少爷们儿，我进王家门才一天，日子浅，这我知道，可我好歹是进来了。要是你们当我是石根的屋里人，就听我一句话，把石根放到我屋里吧，床我都铺好了。”

人们眯睁了一阵子，看着秋禾那凄楚绝望的眼神，纷纷说：“就听嫂子的吧。”于是，人们便随了秋禾的意思，把石根放进了新婚的洞房里。

床还是那张床，枕头还是那对枕头，被子也还是那床被子。石根还像前一天晚上那样，不声不响地躺在了婚床上。寨子里的后生们要留下来守石根，秋禾坚决地回绝了。她说：“石根睡了，你们也回去睡吧，天不早了。”

人们见她态度坚定，就去守着石根他爹了，他还在村卫生所里躺着呢。

秋禾按部就班地收拾了灶台，堵上鸡窝，就回自己房里去了。回到房里，她就闷上门，放下了窗帘。然后，开始一件一件替石根脱衣裳。脱完衣裳以后，她拿热毛巾认真地替石根擦了身子。把石根拾掇好，秋禾就上了床。上了床以后，她毫不犹豫地脱光了身上的衣裳，脱得一件不留、一丝不挂，然后熄了灯，就躺进石根的被窝里去了。

石根的身子很凉。他乖顺地躺着，一动也不动，像个睡熟的孩子。秋禾说：“石根哥，我知道你累了。你不想说话，也不想动弹，那你就好好躺着吧。我来替你暖暖身子。”秋禾泪流不止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就把自己滚烫的身子结结实实地贴到了石根的身上。整个村庄都静悄悄的。

班组长小赵

叶紫莹

—

小赵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很少说话。

与小赵接触，他常常盯着对方的眼睛。默默的眼神，像是在给对方一些鼓励，而不以为唐突。所以，和他接触的人，都很有语言表达的欲望。就连平常不爱说话的人，也会变得口才好了。一说起来，就是滔滔不绝的，刹都刹不住。过后，他可能会觉得诧异：咦，什么时候我也那么能说了？

小赵这样不爱说话的人，融在人群中，一点也不引人注目。

这是肯定的。想想看，相貌平常，又没有表达欲，怎么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呢？

正因为这样，虽然小赵的工作做得还算努力，手艺也算娴熟，人满聪明的，工作多年，仍仅仅是机组里的班长。

二

小赵今年二十六岁，工龄却是不短了，足足有十年之余。这么推算，十六岁之前他就出来打工了。要是按国家规定，未满十六周岁，算是童工。

不过，当时没有人查得那么严。来这里上班时，也没有人仔细盘问他的年龄。因为他的二舅在这家单位做主管会计。

有一年，二舅到外地出差，顺路回了趟家乡。这趟经历颇让二舅感慨：没想到九十年代了，老家还是穷得叮当响。

走进老妹的家，一口大土灶迎面可见。灶台上摆了几只缺了角的粗瓷碗，大半的房顶被烟灰熏得发黑。破床上皱巴巴的摆着一床被子，被子的颜色和灶台相差无几，一部分还露出里面灰黑的棉絮。妹夫和老妹穿的衣服，还是十几年前结婚时的。三个外甥一脸好奇地盯着二舅看，他们从来没见过穿得如此整齐长得如此白净的男人。再往前十年，二舅回来过。那时他们还小，不记得事，老三都还没有出生。

二舅走过来，伸出白白胖胖的手挨个摸他们脏乎乎的脑袋，和气地问：“几岁啦？”

老二机灵，也不怕生人，大着胆子回答说：“俺十一了！哥十二，小弟九岁！”

小弟就是小赵。

那会儿的小赵就不爱说话，瞪着滴溜溜转的大眼睛望着二舅。打二舅进家门，他一句话没说，也不像平时一样疯跑，淘气。只乖乖地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咬他的手指。他的一双手和脸一样黑，只有右手的食指泛着异样的白。没事的时候，他就安静地吮吸这根食指。

二舅摸小赵脑袋的时候，他还在含着食指。二舅看他把食指吃得香，发出“”的响声，似乎很感兴趣，问他：“手指好吃吗？”

“……”小赵没有吭声，瞪着大眼睛望着二舅。见二舅一脸和蔼的表情，大着胆子点了点头。

“二舅问你话，咋不说，这崽子，就知道啃手，一天也不冒句话！”小赵他爸过来一巴掌扇在小赵后脑勺上。

小赵性格倔着呢，虽然后脑勺生生的疼，也不肯哭出来，反而眼睛斜斜地瞪着爸爸。

小赵他爸一看他这样子，更加生气了，“这崽子，每次打他都这样，看我今天不扇服了你！”

“别！”二舅一把拦住妹夫，说：“这孩子像我。”

“像你？”小赵他爸惊疑地望着二舅哥说。

“我小时候和老三一样，成天咬着手指头，也是这根，食指。先坐下来，抽根烟，我慢慢说。”

说着，二舅把妹夫拉到椅子上坐好，慢条斯理地掏出一包烟。取出两根，递给妹夫一根，自己取了一根。可摸了半天也没找到火。

“可能是落在汽车上了。”二舅歪着脑袋仔细回忆。在长途汽车上还抽过，抽完顺手放在衣兜里了，估计是那会弄丢的。

“我去买盒火柴去。”妹夫憨厚地站起来，向柜子边走去。

他在柜子里摸索了半天，又把老婆叫过来，两个人嘀咕了半天，也没有出去买火柴。

二舅是何等聪明人，从衣兜里掏出一块钱，向老大招手说：“来，小子，买盒火柴去！”

见二舅哥看了出来，妹夫尴尬地走过来，摸着自己的后脑勺说：“哎，家里穷啊，上个月给两个孩子交了学费，就再也找不到一分钱，一半的学费也是借刘家堂哥的。”

这次回乡，对二舅来说记忆非常的深刻。他以为九十年代了，家乡就算不是很富裕，怎么着饭总能吃饱了，手里有些余钱。谁成想竟然连盒五分钱的火柴钱都拿不出来！

对小赵一家来说，也是难以忘怀的记忆。多少年后，小赵他爸还在叨咕：“他二舅好不容易回家一趟，饭菜是人家买的不说，连盒火柴的钱咱家都拿不出，太丢人了！”

每当喝醉酒时，更是翻来覆去地说。所以，二舅的回乡留给小赵的印象非常深刻。直到现在，他仍能清晰地回忆起二舅摸着他的脑袋，问他们哥仨几岁了？还说小时候和他一样爱咬手指头。

其实，这些不完全是他自己的回忆，只是老爸念叨得多了，他就误以为所有的故事情节完全是自己的记忆。

三

十五岁那年，小赵和父母说自己不想上学了，想去打工。

父母倒是没有反对。农村的孩子，一般也是上到初中毕业。小赵虽然才上到初二就不肯上了，也倒无所谓，他们村里的孩子很多这样的。那张初中毕业证，对打工的孩子来说，一点用都没有，拿不拿的无所谓。

可是，去哪儿打工呢？可犯了愁。

老大现在在广州。拿的工资还算可以，每月都能寄给家里一千块钱。可是春节时回到家，看到身强力壮的老大，瘦得不成样，就知道在外面受了不少的罪。仔细一问，才肯说是伙食不好。在建筑工地倒是包伙食，可那吃的是啥啊，几乎天天清水煮白菜，还不允许多吃，规定一人两个馒头。吃不饱，外面东西又贵，舍不得自己花钱买，时间长了人瘦得不行，干点重些的力气活，腿就打哆嗦。

“千万不要小弟去建筑工地打工。”临走前，老大这样对父母交待说。

老二没有出远门，在县城的水泥厂做熟练工。干了五六年，各个关系混得都算熟了，离家又不远，每天都能回家。可是工资太少了，一月才五百块钱，够干啥？而今娶个媳妇，先得盖栋房子吧，怎么也得三四万，凭老二这点工资，啥时候存到三万？家里父母根本指望不上，早放出话来，自己存钱娶媳妇。

不过，人家老二也有办法，说将来娶个媳妇不花钱，让媳妇自己掏钱盖房子。

这话，父母也就听听。不过想想：也许老二真有可能弄一个不花钱的媳妇回来也说不定。

老三刚十五，考虑娶媳妇的事太早。这孩子虽然蔫，可蔫有蔫主意。问他，早打算好要出去打工。

可是你去哪儿啊？老妈发愁地问。

俺去找二舅。

找你二舅？

嗯。

这时，家里人才想起来，当年二舅回来，对这个老儿子倒是多几分的爱惜，也许会帮着找份工作。

小赵取出上学时候用的作文本，工工整整地写了两页纸，比上学时写作文还要用心。

寄出去信，一家人眼巴巴地等着回信。

过了半个多月，二舅回信了。信上寥寥数语，挺冷淡的。说暂时不好找到工作，有机会一定会想着的，叫小赵等着。

这一等就是半年多。

半年多来，小赵每天跟着父母下地干活。年轻，浑身是劲，地里的活干起来很轻松。父母见他整天跟着下地，很不放心，常嘀咕说：总和我们干地里活能挣什么钱呢，别等你二舅了，人家不过是顺口说说，推托罢了。

小赵不吭声，仍然每天埋着头下地。

父母看着他生气，可拿他也没有办法。

有一天，大家都在地里干活呢，村里有人捎话来说：二舅打来电话了，说让小赵明天就上路，去二舅家找他。

小赵一听，血顿时涌了上来，等了半年，总算没有白等。

他立马收拾好行李。很简单，一床被子，一套临时新买的换洗衣服，临走父母硬塞给他的两百块钱。

离开村子很远，小赵回过头看，老妈还在村口站着，一动不动。

四

小赵这一离开，就是另一片天地。

谁曾想，二舅给介绍的工作实在是太好了。

二舅的所在单位，是一家国营企业，利税大户，职工有几万人。正式职工大多不干活，一个人的岗位，分给三四个人做。上班闲着没事，就是谈谈天，吹吹牛。累点的，辛苦点的，全分给像是小赵这样的非正式编制人员做。这些非正式编制人员，几乎都是通过亲戚介绍来的。

第一个月发工资，一千五百块。小赵点着厚厚一沓钞票，激动不已。赶紧给家里寄了一千三回去。只给自己留了二百。

要说这二百块钱，在广州还不够一星期的开销。可小赵一个月根本花不完，常常到了月底，手里还有一百多块。不是他省钱，而是根本没有花钱的地方。

他不会抽烟，不会喝酒。周围的人总拉他，引诱他，劝说出门在外，要想合群，就得会抽烟喝酒，可他就是不肯，后来别人也不叫他了。

和老大在广州一样，也免费提供食宿，可档次却不一样。

住的是单位租来的旧楼房，四人一间宿舍，被褥是免费提供的。单位自己的食堂，三菜一汤，有荤有素，主食有馒头花卷米饭，随便吃。

没几个月，小赵胖得连自己都惊讶。工作比地里的活要累许多，好在伙食好，吃得多，不到一年，他竟然长高了六公分，力气也大了。

别看小赵年纪小，可干起活来，特别的卖力。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把技术学会了。半年后，自己能独立操作，从未出过事故。

机长一去领工资，就和小赵二舅夸小赵。

“这孩子干活真行！人聪明，就是不爱说话。”

不爱说话，虽然不算什么缺点，却也给他带来一些麻烦。干得再好，上级领导也不知道。所以，直到现在，他都在这里干了十余年了，仍是个小班长。

可小赵满知足的。

单位效益不错，连着涨了几次工资。现在，小赵每月基本工资加奖金能拿到将近五千块。这些年下来，存了不少钱。结婚用的新房去年就盖好了，手里还余有两万，留着结婚使的。未婚妻是邻村的，谈了有一年，因为他一直在外地打工，没有见过几次面。彼此印象挺好，一看都是过日子的人。

小赵也没什么大的理想。眼前，就想着结婚了，家里该添的都添齐了，别人有的，咱也要有。人活着，不就这样吗？

五

这天，小赵上夜班。

他换上沾满油污的工作服，和工友一起，坐上班车出发了。

这是个深冬，坐在敞棚的解放牌汽车后面，非常的寒冷。每个人都穿着棉大衣，仍然冷得直打哆嗦，缩着脖子，大伙儿紧紧地靠在一起。

就是这样，也有人不忘调侃。你一句，我一句的，时不时笑声连连。年轻一点的，比小赵岁数还小，也不怕冷，晃悠悠地站在车子中央摔跤玩。

还是年长一些的喝住他们：“在车里打逗多危险，别掉下去，快别闹了。”

有人说话，旁的人还跟着附声，两个小青年也就住了手。

开了有半个小时，才到达工作地点，是水电站的导流洞。他们在导流洞里打钻，把加水搅拌好的水泥用压力送到钻好的孔里去，然后封堵。这些水泥所起的作用，是为导流洞加固。

这是个要求甚严的技术活，大多是老工人操作。即便年轻一些，没什么经验的，有像小赵这样的老师傅带。

别看小赵才二十六岁，可已经是技术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工人了。经他的手，带出来的徒弟有七八个，有两个已经在别的工地当上了班长。

进了洞子，大家纷纷把棉衣脱了下来。洞子里四季恒温，始终二十度左右，非常的舒适。在外面穿的棉衣显然不适合在洞子里穿，太热了。不过，上夜班的话，下半身还是要多穿点，不然时间久了腿疼。洞子里非常的潮湿，着了凉，就要落下风湿。

小赵随着人流到了自己所在的机组。和上个班的人交了班，讲了讲工作情况，上个班的人就下班了。

刚才在解放车上打逗的青年人，其中一个是小赵的徒弟，名叫吴冬冬。是项目经理的内弟，来自甘肃的一个小乡村。刚刚十八岁，上班才一个月。他对万物都好奇，又闲不住。和邻班年纪相仿的小伙子正玩到一块，俩人几乎形影不离。

这不，才刚上班两个人又凑到一起，不知在嘀咕什么。

小赵也不好去管。经理的内弟，谁知道会在机组干多久，说不定明天就调走做轻松活去了。技术上能教的就教。上班的第一天，经理上工地时，曾嘱咐小赵说：“帮我照看着点。”经理这么瞧得起自己，把内弟交给他，自己也得对得起经理。小赵耐心地把多年来总结的技术一点一点教给吴冬冬。

别看吴冬冬爱玩，学技术倒是很用心，脑子又好使，学得非常的快。来了没多久，已经可以独立操作了。他的性格活泼，很爱说话，和他的师傅小赵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会儿，吴冬冬和邻班的小伙子叨咕完，笑嘻嘻地走过来，和小赵打招呼：“赵师傅！”

“嗯。”小赵轻轻地答应着，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钻机。

“赵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吴冬冬有些扭捏地说。

“什么秘密？”小赵随便地问。他在注意钻机的工作，现在已经打到八十米深，弄不好就要卡钻，这时得细心倾听钻头的声音。

“你不要告诉别人啊。”吴冬冬一副神秘的表情。

“等会再说吧，你来操作钻机。注意听着钻头的声音。”小赵把位置让给吴冬冬。

“好吧。”话没说完，吴冬冬挺不情愿的，右手漫不经心地扶在卷扬的把手上。

“认真点，注意安全，看钻机虽然简单，但是个仔细活。即便是技术非常熟练的人，也会出差错，更容易出事故，千万要小心。”小赵虽然话不多，但该说的一句不能落下。他看出这孩子今天上班有些心不在焉的，提醒他说。

“知道了赵哥。”吴冬冬回答。

“你想告诉我的秘密，等会儿休息时和我说吧。”小赵看他并不专心，知道心还放在那个秘密上。

“那你可不能告诉别人。”一谈起这个秘密，吴冬冬的眼睛放了光。

“行。”小赵在一边站着，离吴冬冬三四步远的样子。

钻机有节奏地发着好听的声音。

这声音小赵听习惯了，觉得和自己喜欢的歌曲一样的好听。他能听出钻机的心情。心情好时，声音轻快，细腻。心情不好时，声音扭曲尖利，那有可能是钻机要发火了。

小赵低头专心聆听着钻机的歌唱。突然，他听到钻机“吱扭”地一声，像是人的脖子被卡住了似的，发出嘶哑的嚎叫。

小赵心里一哆嗦，立刻大喊：“快关电源！”

可是，吴冬冬情急之下慌乱了，没有听到小赵的喊声，又没有经验，他下意识地去拉卷扬把手，怎么拉也拉不动。就在这时，小赵一个箭步冲过去，把吴冬冬猛地推倒。与此同时，卷扬机像一个喝醉了酒的汉子一样，抡着拳头向小赵而来，猛击在小赵的脸上。

而这个拳头，是铸铁锻造的。

小赵倒在钻机前，几秒钟的时间，身旁一片血泊……

六

当小赵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一处陌生的地方。目光所及之处，是一片白花花的天花板。

他想知道自己躺在哪里，轻轻地扭动了一下脖子。可是，头刚微微一动，钻心的疼痛使他发出低低的呻吟。

呻吟声惊动了身边的人。

“赵哥，你醒了！”那人惊喜地喊。

“大夫，大夫！赵哥醒了！”他慌慌张张地向外奔去，脚碰倒了附近的一把椅子。

小赵听出来了。这人的声音很熟悉，是吴冬冬。

难道这是在医院？

小赵一边忍着身体阵阵袭来的巨大疼痛，一边努力地回忆：记得他是被卷扬机砸了一下，疼得几乎快要晕了过去。后来，听到好多人的喊叫，似乎有人抬起他……再后来，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大夫迅速赶来，用仪器为小赵检查。

还问了小赵记得自己的名字不，发生事故前在做什么。

小赵缓慢地一一回答了。

大夫检查完，放松地叹口气，道：“恢复得不错。”

回头拍了拍紧张地站在跟前的吴冬冬，“小伙子，这些天辛苦你了。你师傅得好好谢谢你。”

“是我害了赵哥。”吴冬冬低下头说。他的眼眶很快又含满泪水，随时会要流下来。

小赵想说话，安慰一下吴冬冬。

怎奈，很吃力地张了张嘴巴，只发出几声“哼哼”，声音小得像是蚊子叫。

这么细小的声音，吴冬冬竟然听到了。

他忙过来，将耳朵贴近师傅的嘴巴。

半天，终于听清师傅所说的是两个字：“谢谢。”

听到小赵口里吐出含混不清的“谢谢”二字，吴冬冬再也忍不住，眼眶中含了好久的泪水夺眶而出。

“赵哥，都是我害了你！以后你可怎么办啊！”

他伏在病床边大哭。

吴冬冬狠命地哭，小赵意识到自己的伤情大概有些不妙。现在的他，脖子根本无法转动，脸庞被厚厚的纱布捂得严严实实的。微微动一下，便疼得如刀割一般的。

见小赵充满狐疑的眼神，吴冬冬便把事情叙述了一遍。

原来，当小赵被卷扬机砸倒后，众人迅速将他抬上车子，送往最近的镇医院。镇医院的大夫见到被吴冬冬抱在怀里，头被一块撕破的上衣乱糟糟地包扎的小赵，皱眉说：这么严重，这里可治不了，赶快送到大医院去。于是，经理亲自开车，又连忙送到了县医院。主治大夫立刻给做了手术，终于将小赵抢救了过来，血止住了。现在就等着伤口愈合，只愿别发生意外的情况。因此，需要有人二十四小时守候在跟前。

“赵哥，你已经昏迷了整整两天。”吴冬冬抹着眼泪说。

小赵想问：我的脸上哪里出了问题？可嘴巴实在动弹不得。着急得不行。

吴冬冬机灵，会意小赵的意思。跑出病房，过了一会儿，拿着一只小本子和一支笔来。

“赵哥，你想说什么，就写下来吧。”吴冬冬将本子放在病床上，笔放到小赵的右手里。

小赵的手臂实在无力举起，只能凭着感觉，哆哆嗦嗦地写下几个歪歪扭扭的字。

“啥毛病。”

吴冬冬心头一酸，踌躇半天才说：“赵哥……”

见吴冬冬吞吞吐吐地，小赵急了，狠命地喊了一声，发出的声音把自己吓了一跳。

“赵哥，你先别说话了，我全告诉你。”

吴冬冬见师傅着急，只好说：“你的下巴被打碎了，幸好主治大夫厉害，做手术给缝接好了。只要养养便行。主要是……”

小赵瞪大眼睛，认真地听着，听到半截，吴冬冬又停下来，急得他直瞪眼。听到说下巴碎了，他的心里一阵酸，一阵凉的，但能承受得住。后面吴冬冬不肯说下去，自然是更加严重得多。

吴冬冬想，早说也得说，晚说也得说，干脆全说了。

于是，他鼓了鼓勇气道：“主要是你的脸，好多地方皮都坏了。大夫说，等伤口长好一些，就从脚底取点皮，做植皮手术。”

小赵不清楚皮坏了是怎么回事，没想象有多严重的后果，倒是轻吁了口气。

下午，阳光刚刚有些西斜，病房的门打开了。

吴冬冬迎过去，原来是老家的父母赶过来看望小赵。

母亲走到病床前，见到小赵满头裹着纱布，泪水不断地流，痛声道：“我的儿啊！……”

父亲低声厉斥道：“路上怎么说的，别哭！”

母亲一听，立刻止住了哭声，强堆起微笑。

小赵见到父母，又是心酸又是高兴。

他想说话，怎奈说不上口，只能微微举起没有扎针的右手，向空中扬起，似乎是想抓住什么东西。

母亲握住小赵苍白的手，轻轻地抚摸着。

小赵小时候生病，母亲就这么的守着他。

吴冬冬见小赵的父母很担心，忙宽慰：“领导和医院说了，一定要用最好的大夫，多少钱项目部都出，只要能把你治好。以后还会转到省里最好的专科医院，您就放心吧。”

小赵的父母连连点头，说多亏吴冬冬连夜照顾。

吴冬冬低头红着眼睛说：“都是我不好，才害赵哥这样的。”

“这也是意外嘛，谁都不想。”小赵的父母很通情达理。

吴冬冬使劲咬着嘴唇，他发誓一定要把赵师傅照顾好了。

仅仅数天的光阴，吴冬冬像是长大了数岁，他整天奔走在医院里。

七

自从小赵进了医院，吴冬冬就没出过医院的大门一步。

单位安排别的同事来替换，他怎么都不肯。说他伺候赵师傅习惯了，别人搞不好。

他执意，别人也没办法。见他倔强的样子，知道心里不好受，便就由着他去。

一个多月下来，小赵渐渐恢复了健康，脸上的纱布早拆掉了，长出了嫩嫩的新皮，下巴的骨头长得也不错，基本上能慢慢地说出清晰的话了。

吴冬冬很高兴。天气好的时候，他就推着轮椅，带小赵到院子里头晒太阳。

小赵的心里特别的过意不去，总觉得麻烦人家吴冬冬这么长时间太不合适。

这天他们在院子里晒太阳，吴冬冬坐在长椅上给小赵剥橙子。天很蓝，白云飘飘，小赵的气色很好，连吃了两只橙子。吴冬冬高兴地哼唱着流行歌曲，“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冬冬，和你商量点事。”小赵师傅咽下一瓣橙子，说。

“啥事？哥你说。”吴冬冬边剥橙子边说。

“我住院有段时间了，眼下恢复得挺好的，老妈也过来了。你呢，还是上班去吧。这段日子实在太麻烦你，不能再继续耽误了。”小赵师傅一字一顿地说完这段话。显然，他已酝酿许久，方找到机会说出来。

吴冬冬一听，快活的表情陡然变得阴沉。他低头没说话，剥橙子皮的力道大了许多，只见满手指都是橙子汁。

小赵见吴冬冬的样子有点紧张，他试探地小声喊：“冬冬？”

吴冬冬抹了把落到脸颊的泪水，赌气地说：“哥你太见外了，我听着不好受！”

看到吴冬冬这样，小赵也忍不住眼圈红了。他掏出病号服口袋里的纸巾，递给吴冬冬，伤感地说：“你看你，这一个多月来，脸瘦了一圈多，要是父母看到了，心里多难过。”

“我有你瘦的多吗？”

小赵无语。半天才说，“你能和我比吗？”

“为什么不能比？要不是我，你会这样吗？”

“那是个意外，谁都不想。”

“要不是我没听到你说要关电源……”

“别说了，都已经发生了，我这不好好的。”小赵打断吴冬冬的话。

“我要一直照顾你，到完全好了。”

“现在已经完全好了，没事了。”

“这个我比你清楚。”

“这孩子。”小赵拿他没办法。

“哥，你就好好养病吧，什么都别想。”吴冬冬将一瓣橙子塞到小赵的嘴巴里。

小赵无奈地望着吴冬冬，张开了嘴巴。

吴冬冬陪着小赵治病，足足陪了将近五个月。

期间，小赵由县医院转往省里的美容专科医院，做了植皮手术。从身体的各个部位取了皮，移植到脸上。

经过数次的手术，小赵的脸终于能见天日了。

虽然不能和普通人一样，但至少可以戴上墨镜出门走走。

主治大夫说，最少要花上两三年的时间，再做几次植皮手术，才能达到与常人一样的脸。

小赵说那得多少钱啊，算了吧，一个大男人，能出去见人就可以了。

这五个月的住院费，医疗费，手术费，大概花了有近一百万，全部是单位给掏的。小赵很感激单位，不能因为单位给报销，就乱花钱。

从美容专科医院出来，小赵跟父母回老家养伤。

吴冬冬一直送他们上了长途汽车。

车子开了好远，吴冬冬还在不停地招手。

八

五个月以来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吴冬冬。

他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认真工作，上班时间极少说笑。见别人边打钻边逗乐，就会走过去劝阻他们。“注意安全，干活时别分心。”

认识吴冬冬的人都说：这孩子成熟了。

半年后，吴冬冬能够独立操作钻机，在班组里独当一面了。他的话渐渐稀少，越来越像师傅小赵的个性。

来年过年的时候，吴冬冬带着礼物，专程到小赵的家拜访。

哥俩儿就着一瓶二锅头，聊到深夜。

回到家乡的小赵，未婚女友自然吹了，盖好的新房里堆满了家具和电器。哥俩喝酒的那晚，吴冬冬就睡在小赵的新床上，他喝得大醉，迷迷糊糊地躺在新床，做了一个梦。梦里，养好伤的小赵回到了岗位上，还是和吴冬冬一个班组。

（责编：杨振关）

《人文武清·文学系列丛书》征集作品启事

为激励武清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集中检阅和展示我区撤县建区十几年来文学创作成果，区文联特编辑出版《人文武清 文学系列丛书》（暂定名），此书分为“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丛书将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发行。

具体要求如下：

一、作品内容和质量：内容健康向上，反映社会和时代主旋律。凡选送作品必须是杂志、报纸所发表过的作品（含个人出版的文集），特别欢迎近十年来在省市级及以上大赛中获奖的文学作品。

二、作品征集范围和数量：作者需系武清籍作者，每位作者选送作品：长篇小说（节选 1万字以内），中短篇小说 3-5篇（2万字内），诗歌（含散文诗）可选送 5-10首；散文（含随笔）可选送 3-10篇。所有选送作品（附 100字内的作者创作简介及作者生活照片）发送电子邮件并注明“体裁、征稿”字样。

三、作品报送时间及出版：选送作品从 2014年 3月 10日 - 6月 30日，2014年下半年出版发行。

四、作品电子稿发送到：LWL222007@sina.com

联系电话：29381533；联系人 李蔚兰 杨立男。

诡秘的笑声

童艳玲

星期六上午，许周生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语气亲切地问我：“是否在家？没钻到哪个犄角旮旯里去吧？”我一边回答自己老老实实与老婆孩子宅于家中，坚守假日岗位，一边心里暗自诧异，思忖许周生是要干什么？

“检查个人卫生。洗脸刷牙没有？”他问。

尽管是假日，也已经上午十点，再怎么懒散也该起床吃饭了。

“刮胡子了？”他再问。

我表示惭愧。剃须刀没电，插在插座上充电。

“到我办公室来吧。”

“领导找我有事？”

“送你一把剃须刀备用，德国名牌。”他说。

“感谢感谢。”

连声感谢其实只为推托。我告称知道领导很忙，每天这个求那个找，没完没了的会议，星期六还得到办公室，确实累，我们当下级的必须知道体谅。领导找我一定有些事情，如果电话里能说，可以直接交代，我立刻去办。

“不要我的德国剃须刀？”

“许副市长客气啥呀。”

他笑，“号称应强，又硬又强，身段也这么柔软？”

我说：“让领导笑话了。”

而后许周生切入正题，原来他是要打听情况。他问我单位里这几天有什么风声没有。我回答说这两天我不在单位，去参加省里一个培训，刚回来。

“听说又来了几个人？”

“来人？我不知道。”

“不会吧？”

“是真的。”

他转口问：“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表示歉意，“坚决改正，回头马上去找领导检讨。”

“我不欢迎，拒绝接见。”

“领导多包涵！”

他问：“有什么事要我帮助？”

“不敢给领导找麻烦。”

他即批评：“心怀鬼胎。”

“领导又批评了。”

“其实你这个人不错，是我关心不够。”他笑，“记住，剃须刀给你留着。”

他哈哈笑，把电话挂了。

放下电话我赶紧查记录，他是用手机打的。

这个电话非常蹊跷，正常情况下此刻他不可能给我打电话，特别不会用手机向我了解风声，打听来人。他在电话里一阵哈哈，表现得很放松，我听起来却感觉异样。因为笑声不实，似有个破洞，里边隐隐约约藏着些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肯定跟我有牵扯。他在电话里又是拒绝接见又是表扬不错，看似开

玩笑，内涵很丰富，其直接效果就是把我拖进他的案子里。

我跟许周生是中学同学，在一个班读过三年书。许周生早在当年就是领导干部了，在学校历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等职。他的家庭背景不一般，父母在银行有职有权，本人聪明机敏，学习成绩好，特别是长得帅，同学堆里随便一站就鹤立鸡群。因此极有女人缘，身边总有大胆女生挤着蹭着跟他搭讪。许周生高中毕业后考上省城一所大学，毕业进了省委机关，跟在一位大领导身边，渐渐做大了。三年前他从省里回到本市，赫然已经成了许副市长，风光更胜当年。他到任之初有一则笑谈流传甚广：市妇联召开妇女表彰会，请许副市长出席讲话，该会出席者几乎全为女性，女士们爱说话，见了面唧唧喳喳，没完没了，大会还没开场，会场已经开锅一般。忽然全场女士闭起嘴巴，瞪大眼睛都朝向主席台：原来是新任许副市长从边幕走出来，这位领导脸面光鲜，头发有型，模样特别帅，一下子把女士们镇住了。

许周生有头有脸，很重要在于他刻意打理。我知道早年间他已经很会收拾自己，班上女生传说他口袋里藏有一把小梳子，会背着人拿梳子整理头发。我相信该传闻准确，只是我从未亲眼看到过，显然许周生擅长打理自己，也善于隐蔽。我号称同学，当年懵懵懂懂，邋里邋遢，所以连个小组长都干不上，跟他天差地别。后来我上大学读的是数学，毕业回到本市，选调到审计部门，因配合监察局办理一个经济案，最终把自己办进市纪委，工作多年一直是普通办案人员。我这种人与许周生无法同日而语，却不料他还记得起我。有一次市机关开干部大会，我俩在走廊上邂逅，他居然一眼认出我，问我情况怎么样，为什么不去找他。他还指了指我的下巴，示意我注意。我很诧异，询问许副市长有何重要指示。他说：“胡子该刮了。”

我跟许周生只是初中同学，高中文理分班就没在一起。当年同学时没有太深交情，眼下差别大了，我这人比较识趣，觉得不必挖空心思攀附，或称不要去打扰领导，所以我没有主动去跟许周生接洽。不想许周生虽然对我有所批评，却不忌讳同学关系，后来他帮我在市委主要领导那里说了话，我被提为二室的副主任。

由于这些瓜葛，许周生遇到麻烦之际突然找我检查卫生，说来也合情理。我在市纪委工作，会知道一些情况，且老同学间打电话并不异常。问题是许周生其人非常聪明，他应当猜想此刻他的手机可能已被监控，他的每一次通话都可能被记录在案，包括他找了谁，说了些什么。他知道我是老资格办案人员，哪怕我想偷偷通风报信，也不可能在电话里讲，为什么他还要拿起手机哈哈笑上几声？

这些疑问没法儿直接发问，因为高度敏感。许周生副市长眼下照常着正装于本市各大主席台作重要讲话，脸面光鲜，形象宜人，念起讲稿抑扬顿挫；实际上他正在走麦城，外边风声四起。以我观察，可能要不了几天，他的案子就将明朗化，他可能会“进去”，彻底告别他的无限风光。

他的案子不是我们办的，由省纪委直接抓，因为他是省管干部。省纪委有一个专案组到本市调查案情，来来去去已经数月，由于案件发生于本市，上级从我们二室抽调了几个干部配合办案，我不在其列，原因没有解释，但是我心里有点数。我注意到专案组主要了解土地和建设方面的情况，本市这两方面的主管领导是许周生，批地批项目都要他点头，他身边总是众星捧月，围着各种老板以及形迹可疑的妙龄女子，外界风言风语不绝。因此从省纪委人员来本市摸情况开始，我就感觉许周生可能有麻烦，领导知道我跟他是同学，彼此间有些个人交往，有意让我回避，没让我参与办案。

前些时候，许周生一案在潜行数月之后，忽然浮出水面，起因在于一次出访。我市有一个经贸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定由副市长许周生带队，出访的审批手续已经全部完成，几天后就要出发，上级部门突然通知调整人员，许周生不当团长了，改由市外经局局长带队，理由是许周生副市长另有重要任务。作为老资格办案人员，一听到这个情况，我就知道许周生大事不好，已经被限制出境。通常情况下，许副市长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就是接受审查。没有足够把握，上级部门不会轻易动他这一层次的官员，一旦开始动作，直到被立案并进入“双规”，那就意味着出事落马，很少有例外。

因此许周生在电话里“哈哈”，那是假笑。他责怪我为什么不去找他，问我有什么事要他办。表现得很亲切，那不是重点，该电话的主题是打听风声，即案件进展，所谓“来了几个人”指的是省里的专案人员。一段时间以来省里有人常驻本市，根据案件进展还有一些人来来去去。眼下便有重要办案人员到来，

那么很可能是案情调查有了突破，经过上级部门研究，决定对涉案人员采取措施了。

我说的这些都是常识，外界可能知之不多，许周生这么大的领导肯定跟我一样了解透彻。他清楚自身处境，却给我直接打电话探听案情，这个动作相当怪异。他笑声里的破洞让我感觉不安，因为不知其中暗藏什么。

二十余小时后，我的疑问有了答案。

星期天上午，我被通知立刻到单位，领导有事找。纪委部门假日加班是常事，但是这一段时间我手头并没有急迫任务，临时召唤必有特殊缘故，我立刻想起许周生给我的电话。

果然是他出了事：昨天上午给我打完电话之后，他突然不见了。

我闻讯大惊：“不见了？不会吧！”

领导追问：“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我不知道。”

许周生涉案被查已经不是秘密，此刻忽然消失不见，很可能是负案潜逃。如果他犯的事情不够大，他不至于选择逃跑，一旦一跑了之，则肯定是大案缠身。我不了解具体案情，却明白值此节骨眼上，他的忽然消失事关重大，情况相当严重。

“许副市长在电话里跟你说了什么？”领导查问。

“他没说什么。”

除了笑声有点破，许周生的电话似乎没有更多内容。但是这个电话已经成了我的问题，如果我未能配合办案人员将许周生找到，容许周生成功负案在逃，从此销声匿迹，我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

“你好好回忆，他跟你到底说了些什么？”

领导当然清楚我们讲些什么，该通话的内容他们肯定已经完全掌握，且知道并不存在问题。但是有时候通话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弦外有音，打电话者通过一些平淡无奇的交谈，传递了只有他们才彼此领会的信息。许周生与我通的这个电话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领导有理由怀疑。

我做了解释。我本人对该电话感觉怪异，但是实在想不出许周生出于什么目的，也不知道它与许的突然失踪有何关联。

“他打的最后一个电话是给你。为什么？”领导问。

我无言以对。

“德国剃须刀指的是什么？”

我确实一无所知。我用的剃须刀是街头小摊买的义乌小商品，我对刮胡子一类问题从不讲究，不像许周生永远脸面光鲜。也许正因为这个，他成了领导而我只能从属。

“你跟许副市长的个人交往多吗？”

我如实说明。我与许周生是老同学，我曾经得到他的关心，但是我们并没有太多个人交往。他是领导，我跟他碰面说话的机会不多，有时彼此打打电话而已。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找他，问有什么事要他帮助，那只是对老同学表示亲切，我要是一天到晚找他办事，他肯定烦透了，真会拒绝接见。

“没有求他办过事吗？”

我的提拔确实得到过许周生的帮助，但是事前我并没有求他，因为脸皮薄开不了口。事后我们一个同学告诉我，许周生表扬我是老实人，工作认真为人本分，眼下这种人不过了，能帮就要帮一把。就此事我对他心存感激，认为许周生挺不错，能念同学之情，但是我也更不敢去找他，向他开口。

我不知道自己的说明能否打消怀疑，领导暂时没再追问，只让我好好回忆情况，提供帮助，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许周生。

许周生失踪的具体情况是这样：星期六上午，许周生在市政府大楼他的办公室看文件，当时未显异常。许周生父母都已过世，他本人家在省城，到本市是单身赴任，妻儿没有跟随，因此节假日里许周生如果不回省城家中，常常就在办公室处理事务，以室为家。当天上午许周生在办公室待到十点一刻，也就是给我

打完电话不久就出了办公室，拎着他的公文包乘电梯下到大楼地下车库，上了他的轿车，自己开车离开。那时他的驾驶员在市政府小车班值班室跟几位同事喝茶聊天，等着许周生的出车电话。按照安排，许周生将在午饭前用车，让司机把他送到宾馆。那里有一个小食堂，市里无家可归的单身赴任领导们集中于该食堂就餐，却不料许周生不吭不响自己开着车提前跑了。许周生会开车，有驾照，存有一套轿车钥匙，以备临时之需。但是以往他只在省城办事时偶尔自驾游，在本市从来都让司机接送，这一次例外。

“过了多久才发觉他失踪？”我了解。

有半个多小时。这里边有些原因：许周生虽然在接受调查，目前依然是副市长，办案部门需要留意他的举止，却还不到可以限制他行动自由的阶段。市纪委一位配合办案的干部奉命掌握许周生动向，当天上午该干部在市政府大楼坚守岗位，以星期六没事串门，跑到小车班聊天的方式待在那里，尽量不引起注意。他在小车班得知许周生中午才会用车去宾馆吃饭，于是坐下来放心聊天，哪里想到许周生虚晃一枪，居然不叫司机，自己开车跑掉了。

“许副市长会不会是临时有事要办，来不及作交代？”我问。

发现许周生失踪后，相关人员迅速着手寻找，立刻发现情况异常：许周生手机关机，无法联系。许周生身为负责官员，不能让上级和相关部门找不到。他如果不在办公室，不在宿舍和家中，手机必须是开通的，以备发生紧急事项时能够及时得到通知。有时候当然也可能出现意外，例如手机突然故障、没电等等。此类事在别的官员那里偶尔发生，许周生却从未有过，因为他特别细致。许周生一案正在调查办理中，他突然联系不上，肯定不是意外。许周生失踪之初，办案人员还不敢完全排除因意外失联的可能，过了一夜到了星期天上午，许周生依然毫无消息，手机不能联络，无从定位，这时候已经可以确认无误，许副市长跑了，就此失踪。

昨天上午发现许周生失去联络之后，相应的措施立刻启动。办案人员一边千方百计寻找其下落，一边急报上级部门，安排防范。这一防范的要点就是防止许周生逃出国门。许周生已被限制出境，按规定护照已收回上缴，但是不能排除他还有后手准备。时下有些腐败官员利用职权和关系，秘密为自己弄一本备用护照，用假名和假身份，贴真照片，一旦有事，以最快的速度持这种护照逃离，海关难以截获。许周生是否准备这一手还不得而知，上级却不能不重视防范。许周生的资料已经传往附近几座机场协查，无论他以什么名字什么证件去办登机手续，机场相关部门都会把他先控制下来。如果他手脚敏捷，已经在协查通知到达之前逃离，那么依然可以从登机记录中找到他的踪迹，知道他现在变成了什么人，他正在逃往何处。

直到周日上午，没有发现许周生出现在任何机场，其他方面同样查无结果，追踪不得不全面升级。作为许周生失踪前最后一个联络人，我成为此案一个相关人物，被召回协助工作，许周生给我的电话成为寻找他的主要线索。我很惭愧，辜负领导期待，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为那个电话除了让我感觉奇怪和不安，没有其他。

“他为什么不给别人打电话，只给你打？为什么别的时候不打，逃跑之前才打？”

我无法解答。

“好好想想，这里边肯定有原因。”

我问：“他的案子究竟是什么情况？”

“这个你不要问。”

我不是好事之徒，了解案情主要是因为自己给牵扯进来，案情有可能暗含许周生的去向。作为一个老资格办案人员，我也清楚在形成结论之前，相关案情不能向无关者泄漏。我虽然也算有关者，眼下让我了解内情显然还有所不宜。

领导也给我提供了他们掌握的一点信息，该信息出自最后一个看到许周生的人。此人为年轻女性，机关工勤人员，星期六上午在市政府大楼做电梯卫生。当天许周生拎着公文包从十楼他的办公室下到地下车库，电梯里只有该女工陪同。女工认得许周生，跟他打了招呼。按照女工回忆，许副市长对她点点头，很高兴很亲切，脸面带笑，头发纹丝不乱，光鲜如常。

许周生在出逃之际依然高度重视自身形象，我不感觉奇怪。但是从他留下的美好形象无法分析其出逃方向，有如此前他给我的电话难以捉摸。说也好笑，许周生在电话里责怪我为什么不去找他。结果我果真来找个不停，因为他自己“躲猫猫”去了。

我被留下来配合工作，通过各个途径寻找许副市长，整整一个上午，我们没有取得进展。中午一点半左右，市交警支队传来一个重要线索：发现许周生所驾轿车。

从许周生失踪之时起，有关方面就悄悄展开对这辆轿车的紧张追查，因为该车的去向就是许周生的去向。最先查到的资料来自市区中心地带十字路口的监控探头，它记录了这辆车西行穿过该路口，行驶速度正常，不显慌乱，没有违章。该路口以西两公里处另一十字路口本来还有一个探头，该探头不巧坏了，没有记录到这辆车是继续西行，或者折转了方向。本市城西城南北三个方向，分别有三个高速公路出口，高速公路探头多，但是所有探头无一例外都没有逮住许周生的轿车。他应当是有意避开高速公路，谢绝拍照，以防没走多远就被追踪锁定。本市境内国道、省道及县道、村道的监控设备较少，集中于几个大桥收费处，只要地形熟悉可以避开。许周生显然是这么做的，他的车没有出现在各个探头监控范围里，以至我们开始怀疑他是否把车藏起，弃车徒步潜逃，或者偷梁换柱变动了车辆，如果那样，只怕他要人间蒸发了。

结果五尖溪大桥收费站传来消息：昨日上午十二时，所查轿车经过了该收费站。

五尖山区位于本市西北部，区域内有五座主要山头，山高林密，地界分属于两个县。五尖溪大桥扼于进山门户，只要许周生的目标是五尖山区，他就必定要在该大桥收费口的探头下现身，无可回避。五尖溪大桥的记录让我们把许周生的去向锁定在那一片山地。问题是他到那里去干什么。五尖山区范围广阔，他会跑到哪座山尖哪个山洞里躲藏？

领导问我：“应强，你说他会在哪里？”

我要求，“赶紧问一下司机，车上后备箱里有什么？”

他们立刻给许周生的司机打了电话。司机回答说轿车后备箱里有修车工具、灭火器、备用胎等常规物品，还有一箱酒、几盒茶，是人家送给许周生，许还没取走。

我问：“有钓鱼竿吗？”

有两套钓鱼竿，放在车后备箱好些时间了，近来很少用。

领导问我：“钓鱼竿怎么啦？”

我回答：“许副市长可能钓鱼去了。”

“在哪里？”

“在五尖水库。”

“你怎么知道？”

这话说来挺长，近两年前有一个星期六，我在家里陪女儿做作业，很意外接到许周生的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吗，他有事。当时我刚被提拔，心里对他挺是感激，人家有事找我，当然不能推托。我赶到市政府，远远就见他轿车已经停在大门外。他按下车窗向我招招手，我这才知道他并非让我到办公室陪聊，是要我跟他到外边转一转。

上车后我问：“许副市长去哪里呢？”

去的就是五尖水库。

“许副市长去视察水库？”

“是去钓鱼。星期六略略放松、休闲。”

我当即发笑：“许副市长这是钓什么鱼啊？”

我是笑他打扮。许周生坐在车上，一如既往地脸面光鲜，头发纹丝不乱，而且还着正装，衣冠楚楚，身上的西装领带皮鞋一望而知都是名牌。如此打扮分明是去主席台就座，哪里是去水库钓鱼。领导再怎么讲究也无须正装钓鱼，莫非鱼愿不愿上钩还看他那条领带是否时髦？

许周生即批评：“你不懂。”

原来他刚出席过一个剪彩仪式，那种场合自然当着正装。钓鱼确实不需要讲究打扮，本地乡下人都是穿条裤衩下水抓鱼。但是许副市长钓鱼之意不在鱼，他不是没有鱼吃也不是没有鱼卖，钓鱼对他只是放松和休闲，就好比听音乐。听音乐得有好的音响，那才能找到感觉，钓鱼也一样，不能不讲究。钓鱼不需要穿着正装，却有专业的钓装，从帽子到鞋子一应俱全，顶级的钓装比他身上这套正装还要贵，可称天价，任你钓多少鱼都卖不了那一套衣服的钱。

“后备箱里有两套。”他说，“一会儿咱们一人一套。”

“天价的？”

他笑，后备箱里那两套不算顶级，够不着天价，但是也已经够好的。

“咱们拿什么钓鱼？难道拿鞋子和帽子？”

我提出该问题，是因为未见鱼竿。我光屁股的时候就在家门外的池塘里钓过鱼，知道钓鱼得有鱼竿，钓鱼竿不是吹火棍，它必须有足够长度才能够得着鱼。早年我们小孩拿细竹竿结上钓丝做钓鱼竿，那种细竹竿不可能放进轿车里。

许周生笑话：“你啊，学习不够。”

原来人家现在不用细竹竿了，用的是合金竿，顶级的鱼竿用钛合金，也就是建造宇宙飞船的那种材料，质地轻而弹性好，还可以折叠起来放在套子里。许周生的轿车后备箱里有两个套子，里边的鱼竿不是钛合金的，不过也已经挺好的。

我不知道许副市长拉我钓鱼目的何在。如他所言只是休闲放松，或者还有笼络之意，彼此毕竟是老同学，领导要表示关心，加之我所在的部门比较特别，他用得着。说不定他还有些具体任务要交给我办，准备在钓鱼之际布置，这都是可能的。

结果什么都没有，既没有笼络也没有任务，连钓鱼都没有。轿车走到半道，市政府办紧急电话通知，省上来了一位领导，让许副市长负责接待。许周生接完电话就命司机掉头返回。当日钓鱼未遂。

他说：“应强，咱们另找时间。”

当然只能这样。

“有什么事要我办吗？”他还问我。

“没事没事。”

这以后就没时间了，我再也没有机会一睹专业钓装和钓具究竟啥样，与细竹竿有何区别。许周生是领导，号称百忙，我职位不高事情也不少，一个案子办完再办一个，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钓鱼未遂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六，许周生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当时我恰在加班办案，许周生问了几句就把电话挂了，什么都没说。我觉得他这个电话可能是在履约，如果我恰好没事待在家里，估计见识钓装和钓具的机会就到了，只不过我是注定没机会弄懂钓鱼，从此许周生不再跟我提起此事。我身为下级，领导有要求咱们得响应，领导不说那就算了，咱们不便主动请缨陪同，钓鱼之约悄然作罢。

事实上我并非如此单纯，我心里隐隐约约还有异样感觉，是关于许周生轿车后备箱里的钓装与钓具。我猜想它们也许真的达不到顶级，却肯定价格不菲，与我们小时候的短裤衩和细竹竿不可同日而语。我相信许周生不会自费购买，肯定是某老板相送。老板们为什么要送他如此礼品？除了钓鱼用品，是否还相送其他？而许周生又为他们做了什么？身为纪委干部，多年办案，我知道很多人是怎么滑下去的，联系自己听到的风言风语，作为老同学我对许周生心存感激，也为他暗中捏一把汗。

有一次一位旧日同学自香港归来，许周生召集聚会，散席后拉我上他的轿车，跟他一起回去。在车上他开玩笑，说多少人挖空心思拉关系找他，偏偏有一个应强有关系就是不找，这是为什么？怕给领导找麻烦还是怕给自己找麻烦？我当即承认是怕给自己找麻烦。许周生很意外，反应非常迅速。

“难道怕我倒了，连累你？”他问。

我讲了另一个理由。现在干什么都讲关系，一旦大家知道可以通过我求许周生办事，他们会一拥而上挤破我的家门，明的暗的，金钱美女，要什么给什么。其中肯定有些人我无法拒绝，我自己也可能会把持

不住，让人家套住。因此我害怕。

许周生大笑，“原来是自己吓自己，心怀鬼胎。”

许周生何等聪明，他能不明白我绞尽脑汁说自己，意在试图对他有所提醒，他拿“心怀鬼胎”挖苦我，表明他并不把我的提醒当回事。作为下级我只能到此为止。我是一个普通人，很惭愧我也有各种想法和欲望，也希望有人襄助，但是我不去找许周生，不求他办事，除了脸皮薄，确实也出于谨慎，本能地与潜在危险拉开一点儿距离。

许周生行事周密，总是以面目光鲜示人，很少暴露“裤衩里的毛”。知道许周生好钓鱼的人不多，如同知道许周生利用职权受贿的人一样。有传闻称许周生只与两种人一起钓鱼，一是与之交往较深的企业老板，二是上边来的关系特殊的重要部门官员。我什么都不是，应当算个例外，也许因此我注定只能钓鱼未遂。

想起半途中止的五尖水库钓鱼之旅，我终于明白许周生失踪前给我的电话怎么回事，他哈哈笑声里的破洞原来暗藏算计，我躺着中了一枪。这个电话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却是我通过我给办案人员指路，告知他去了哪里。许周生清楚他的电话会受到注意，我本人是纪委干部，他失踪后，我一定会因这个电话被叫去提供线索，配合追踪。一旦发现他出现在五尖溪大桥，我一定会想起那次未遂钓鱼并推测出他的去向。

领导听了我的陈述，一时感觉意外。

“难道就是钓鱼？”他们问。

我无法回答。

情况有些严重。许周生突然失踪惊动各方，上级高度关注，下边四处搜寻，各大措施基本已经把许周生作为负案潜逃人员对待。如果许副市长并没有打算远走高飞或者人间蒸发，只不过因为工作繁忙，精神紧张，偶尔利用双休日放松一下，独自驾车前往某一座水库钓鱼；由于某个意外，他的手机发生问题，一时与外界失去联系，让大家虚惊一场。如果竟是这样，对他的全力搜索和追踪就是过度反应；在我们紧张无比极其烦躁之际，他开着车拎着一桶鱼悠然度假归来，那样的话岂不相当搞笑。

领导说：“无论如何，先把人找到再说。”

我奉命随同应急搜寻小组立刻动身前往五尖水库。小组由市纪委一位常委亲任组长，成员数名，包括配合工作的警察，任务是找到许周生本人。此刻许周生的下落并未确定，五尖溪大桥收费站提供的是已经发生过的车辆通行记录，五尖水库钓鱼只是我的一种推测，现在最重要的是他究竟在不在那里。

根据我的建议，许周生的司机被带上一起行动。五尖水库面积很大，我并不知道许周生可能猫在哪个角落钓鱼，他的司机应当清楚。路上我们向司机询问，果然不错，许周生喜欢在该水库一个拐角隐蔽处做窝垂钓，司机帮他提水桶，知道那个地点。司机还说许最常去的钓鱼点是市区南边另一座水库，五尖这里来过两三次而已。许周生嫌这边远，而且五尖水库的鱼又懒又傻，不懂得咬钩。

我问组长：“如果我们在水库边找到许周生，他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坐在那里垂钓，该怎么跟他说话？”组长回答：“就说请许副市长速回市区参加重要会议。”

我明白了。办案步伐紧锣密鼓，但是看来对许周生采取措施的决定还没有正式做出。事情是否还有变数？我没有参与办案，不知底细，说心里话真不希望他出事，愿意他依然脸面光鲜地坐在主席台上。毕竟彼此同学，他帮过我，甚至在昨日的电话里他还没忘记问一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

我们赶到水库，在那里发现了许周生的轿车，而后迅速在水库边一个拐角隐蔽处发现了他的踪迹。这里背山面水，有一小片空地，周边是小树林，水面平缓。许周生的鱼桶和钓鱼竿丢在岸边一棵树下，旁边还放着他的公文包，但是他本人不知去向。

我顿觉紧张。我把大家带到这里，许周生自己不会玩金蝉脱壳吧？我注意到他那支钓鱼竿落在地上，竿前端垂在岸边，后部卡在一丛灌木里，鱼竿前的细丝垂落水面，丝形紧绷，拽着钓鱼竿，把灌木丛拉向前倾。我掂掂那支钓鱼竿，发觉很重，似乎是钓到大鱼了，如果不是被灌木丛卡住，这鱼竿肯定得给拖下水去。

我们抓住钓鱼竿，慢慢收拢钓丝，借助水的浮力，把钓住的大鱼从水下拉上水面。最终拉出来的不是一条鱼，是一具尸体，身上缠绕着钓丝和水草。死者衣物齐整，穿的是全套专业钓装，从帽子到鞋子一应俱全，正是许周生！

许副市长竟然如此死亡，我感到难以置信，倍觉震撼。

现场没有发现可疑痕迹，警察迅速排除他杀可能，死因剩下两种，或者是自杀，或者是意外落水。许周生会钓鱼，却不会游泳，他垂钓之处岸高水深，无论是自己往水里跳，或者被什么东西拉下去，都必死无疑。从许周生涉案被查的背景以及他“自驾游”状况判断，他应当是自杀。自杀理由可以理解：他曾经风光无限，难以接受身败名裂的处境，更担心案情发展扯出他无法面对的人和事，因此决定结束自己。如此推理符合逻辑，但是现场情况又存有若干疑点，无法排除意外落水的可能。如果许周生打算自杀，从他十楼办公室的窗台纵身一跳就可以了，有什么必要换上一套专业服装，开着车舍近求远跑到五尖水库跳水。即使他喜欢死到此地，到水库后直接往水里一蹦就完事了，何必坐在岸边把鱼钩抛进水库。从道理上显然讲不通。

领导问我：“你怎么看？”

“感到可疑。”

领导再次询问：“剃须刀是什么意思？”

我一时语塞。

丢弃于许周生死亡现场岸边的公文包里放着若干物品，其中有一把梳子，还有一只崭新的剃须刀，包装完好，尚未使用，包装盒上的外文此间无人能懂，估计当是德文。这把剃须刀该是许周生在电话里要送给我的物品，它已经在电话里引起注意，此刻又出现在许周生的死亡现场。这把剃须刀与许周生之死是否有关？目前无人知晓。

但是许周生的死因必须确定。

我提出看法：“重点是找到遗书。”

人要死了不会无话可说，只要有足够时间，自杀者通常都会留下遗书，遗书通常是最直接最可靠的自杀证据。但是许周生没有留下遗书，无论在水库死亡现场、办公室或宿舍，都没找到只言片语，就自杀而言实异乎寻常。

许周生的死因最终确定为“溺水身亡”，这一说法见之于他的讣告和遗体告别仪式。采用客观描述方式，避开了自杀或意外落水的判定，因为二者都证据不足。许周生之死导致其案件无果告结，未能再查下去，本来他有可能因腐败案被撤职获刑，锒铛入狱，结果他至死还是许副市长，以此终其一生，勉强维持了脸面的光鲜。

我感觉这就是他想要的。

事实上，从许周生的尸体被拉出水面的那一刻起，我就认定他是自杀并刻意伪造意外落水的假象。许周生非常在意自身形象的光鲜，自杀意味着负案自毁，因此他得把自己弄得不像那么回事，以此挣一点脸面，这就是俗称的“死要面子”。许周生肯定还希望自杀后尸体能被尽快找到，以免膨胀变形有碍观瞻，所以他给我打电话，通过我把专案人员迅速引向其死亡现场。我的这一判断并无足够证据支撑，但是出于对许周生的了解，同时出于那只剃须刀给我的感觉，我深信不疑。

我断定剃须刀是许周生为我留下的。他清楚事后相关物品将被封存上缴，剃须刀不可能转交给我，但是他特地把它带上，聊表心意并以此沟通。所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他知道我能看到这只剃须刀，我会有所感觉，会一直看进他笑声的破洞里。我断定他决定结束自己时，心里很纠结，非常想念我，所以我成为他生前最后的通话者。我在他心目中不可能分量太重，但是肯定很少有谁像我一样曾“心怀鬼胎”试图对他有所提醒，因此我才值得他自杀前最后想念。他在电话里表扬我不错，笑声的破洞里隐约藏着许多滋味，其中似有无奈与痛悔。

无论是否如我所想，他让我感觉悲哀。由于在追踪寻找中有所贡献，领导给予我一次口头表扬。该表

扬可以视为许周生友情赠送，弥补其生前“关心不够”，以及对我的算计。我一再谢绝帮助，岂料他执意以死再帮一次。这一次没有感激了，唯有悲哀。

（责编：秦万丽）

果园里守望的女人

黄琼喻

赵家庄的人似乎忘了那个女人姓甚名谁，只是顺口叫她旺财家的。在赵家庄，老一辈的人管自己的女人叫屋里的或孩儿他娘，遇事需招呼的时候也就一个字，听不清是“嘿”还是“嗨”；年轻一点的后生甬管背地里怎么亲热，在人前也只叫老婆或媳妇；只有半大的小蛋子赶时髦，不说讨婆娘娶媳妇，而说搞对象谈恋爱。说到底是一回事，一男一女搭帮过日子。赵家庄的人唯独管那个女人叫旺财家的，那个女人带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也乐于乡亲这么称呼她，而苦命的旺财虽然几年不在赵家庄露面了，却因为这声旺财家的，一直鲜活在人们的心坎儿上。

半夜子时，整个村庄都睡了，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响动。突然，后山的半山腰有了一小团昏昏沉沉的亮光，紧接着传来几声狗叫，回荡在静寂的夜空中。远远望去，那一小团亮光就像是萤火虫的屁股忽闪忽闪的，似有似无，和着几声狗叫，便有点恐怖了，让人不禁想起那是坟地里的一团鬼火呢。

微弱的亮光是墙壁上的一盏马灯散发出来的，映得那面土坯墙一片暖黄，灯下女人的脸蜡黄蜡黄的，没有一丝血色。那盏马灯是她家旺财留下的，在这漆黑的夜里，一束微亮的灯光，一个瘦弱的女人，少了哪一样都显得孤单可怜。

除了屋里的那个女人，还有不嫌这亮光小的小小生灵。眨眼功夫，那扇纸糊的窗户上便热闹得开了锅，蚊子、飞蛾一股脑儿地朝半透明的窗纸扑去，硬撞不破便折回来兜一个圈儿，像野牛看见抖动的红布一样又兴奋地扑上去，是那种不顾死活的扑法。各种飞虫混杂在一起渐次扑上去，薄薄的窗户纸就像是蒙在鼓上的兽皮，发出嘭嘭的响声，惊得拴在窗户下的那条黑狗又汪汪地叫几声，还时不时地张大嘴往上一蹿，逮一两个入口。那群长了翅膀的家伙散开了又聚拢来，根本不拿那条狗当回事，依旧争先恐后地扑上去。

旺财家的又失眠了，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昏暗的马灯照得她脸色苍白，头发滚得乱糟糟的，眼球布满了红血丝。女人起身给娃娃掖了掖被子，又抬起头正了正枕头。后来干脆爬起来，随手披件汗衫，拉着拖鞋，把方桌搬到炕上，找出纸和笔，她又要给旺财写信了——

旺财：告诉你一件大喜事，咱们树根考了双百，得了一张盖着大红戳的奖状……我用你教的办法，头顶蒿草跪到庙前磕头求雨了，老天爷真开眼了，昨天刚刚给咱们的果园下了一场大雨，果树都喝饱了，水窖里也积满了雨水，打药再也不用到山下去挑水了……我们娘俩挺好的，你不用惦记……你的腿还肿吗？臂还疼吗？自己多注意点，别不知冷热，要用钱就来信告诉我……好好表现，争取早点回来，我和娃娃等着你回家团圆……

饿急了蚊子沿着窗户缝钻进来，像是许久没动过荤，没头没脑地盯在旺财家的右手上不肯挪窝了。旺财家的拍一巴掌没打着，等那嗡嗡的声音飞近时，又扬起了手，这回打着了，黑色的尸体和红色的血落在信纸上。望着写到一半的信，旺财家的掉泪了，好像刚才那蚊子叮的不是她的手而是她的心，她抓起信纸捂着脸，呜呜地哭出了声。

门外的黑狗是忠诚的，除了日夜陪伴女主人外，好像还懂得她的心事，听见旺财家的哭声，它先是汪汪几声，随后低声哼哼，用爪子不停地挠门。旺财家的止住哭，随手扯下炕沿上搭着的毛巾抹了一把泪。半盏茶的功夫，旺财家的又展平信纸一笔一画地写起来，时不时地拿毛巾抹抹脸，怕不争气的泪疙瘩掉在信纸上，她想让她家旺财看到干干净净的家书。

天蒙蒙亮时，信终于写完，清秀的字迹爬满了整整四页信纸。旺财家的边对边角对角地折好装进牛皮纸信封，只等吃过早饭便托人捎到镇上的邮局寄出去。

赵家庄的人都说旺财家的快成人精了，夜里常常瞪眼到天亮，白天却拼命地干活。他们知道，旺财家的没睡觉的时候就是在给旺财写信，要说她究竟写了多少，拿她编的柳条筐盛起来，怎么也有好几筐了。

鸡窝里的大红冠子还没喔喔叫，旺财家的就起身了，她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下炕，搬下方桌，拨开门栓开了门。

雨后的清晨很凉爽，迎面扑来的潮湿空气里浸满了水分，满山遍野的树木青草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气味，混合着泥土的清香。旺财家的掀开水缸舀了瓢水倒在脸盆里，洗了把脸，整个人精神了许多。见娃娃睡得还香，她便挽起裤角挎上篮子，沿着山坡去果园，几口水窖里都蓄着满满的雨水，她的脸上有了难得的笑颜，仿佛看见了当年她家旺财甩开膀子挖水窖时的情景。那年上级有政策扶持，旺财便在果园里挖了五个大水窖，雨水充沛时蓄满水，旱时用来浇树、打药，省得到山下去担。临下山的时候，旺财家的随手在树坑里摘了三个顶着露珠的大葫芦瓜，除了娘俩做菜外，剩下的可以和在玉米面里给牲口煮食，圈里的肥猪、窝里的老母鸡，可是她家的钱匣子。

太阳冒山了，旺财家的一边升火做饭一边叫醒娃娃。娃娃叫树根，在村里上小学。赵家庄的老少爷们都说这娃娃长得和他爹旺财一样，树根这个名字也是她家旺财起的，不求大福大贵，只图娃娃一生平安好养活。

旺财家的两间破土坯房卡在半山腰，屋子不大，东西不多，收拾得倒整洁利索。房顶是褪了色的旧瓦，扛不了硬，一到雨天，外面大下，里面小下，旺财家的只好拿出家里的盆盆罐罐接雨水。雨水从房顶渗下，几颗聚在一起，铆足了劲从高处掉下来，发出嘀哒的响声，溅起的水花弄得屋里的黄土地面连泥带水的没处下脚；到了三九天，北风像是引了线的针，顺着瓦缝钻进屋里，火炕烧得多热，露在外面的鼻子和嘴都是凉冰冰的。每逢这时，旺财家的便搂着树根偷偷地抹眼泪。纸糊的窗棂上装了两小块玻璃，透过它能看见整个果园的动静。挂在西山墙上的那块不规则的水银玻璃就算是她家的镜子了，镜子的旁边就是那盏沾满了油污的马灯，成年累月地挂在那里，除了添灯油，很少挪窝。漆了红漆的方桌是她家唯一扎眼的家具，那是旺财家的为了儿子树根写作业专门请木匠做的。除了铺盖锅碗瓢盆外，再没有别的家具了。那扇门倒是钉得结实，安了两道门栓，加上拴在门口的那条黑狗，不知道挡住了多少半夜敲门的人。

别看这屋子又破又旧，还是赵家庄的人伸把手给盖的。那年旺财家的带着树根从西北回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旺财他爹硬说树根是野种，不肯收留。娘俩在赵大婶家住了一段日子后，赵家庄的人便五块十块地凑钱，在旺财的果园里给她们娘俩盖了这两间土坯房。

吃过饭，树根背起书包上学走了。太阳一晃，露水也落了，旺财家的请人捎走了那封信，拿起锄头直奔后山的果园。一场大雨过后，地里的草芽肯定要冒出来，她得赶在它们露头前把它们消灭掉，不能让它们和她的命根子——256棵苹果树——争水分。果园是旺财置下的，有几年的光景了，一些长得好的果树去年就开始结果了。

旺财苦命，他爹脾气暴躁得就像锅里正炒着的黄豆，噼噼啪啪的，说不准哪一会儿旺财和他娘就会挨一顿揍。他九岁那年，娘受不了他爹的脾气，喝了一碗卤水，撒下了他爹和他。从那以后他就恨他爹。

没出半年，爷爷奶奶用他二姑给他爹换了一门亲。后娘出身在一个落魄的书香门第，说不上是大家闺秀，但识文断字。之所以下嫁，是因为那个书香门第的公子哥是个瘸子。他爹和他二姑是同一天办的喜事，

旺财看着陌生的女人叫不出娘，看着瘸腿的男人不知道该叫舅舅还是该叫姐夫。后娘进门后整天阴着脸，甭说旺财了，就连他爹都见不着她的好脸色。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他爹大气都不敢出，更别说替旺财撑腰了，他爹原来的脾气就像是放不出来的蔫儿屁，生生地给憋没了。后娘倒也不打不骂，就是不冷不热不理不睬，她眼里似乎没有他爹和他的存在。后娘心里装着别人，只是拧不过她的父母，心疼瘸腿的弟弟，才勉强同意这桩婚事的，这些都是旺财长大后从别人嘴里听说的。后娘过门一年后给他生了个弟弟，旺财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爹不疼娘不爱，成了受气包出气筒。旺财恨透了那个冒着冷气的家，半年后旺财便从家里搬了出去，和没娶媳妇的叔叔睡一个被窝。

接着先是叔叔结婚，后是奶奶去世，旺财又将铺盖一卷，挪到了爷爷的老屋里，给老爷子做伴儿了，这一住就是十来年。旺财是个苦命的孩子，娘死后就辍学在家，当同龄人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他却不得不上山拾柴下地干活。旺财懂事勤快，对爷爷知冷知热，做饭洗衣样样不含糊，照顾起人来心细着呢，后来旺财家的那虚弱的身体就是他生生给调理过来的。旺财二十岁那年，爷爷撒下他走了，他爹和他叔分爷爷的房产时打得头破血流，最后把爷爷的老屋半对半拆了。旺财又没地方住了，不得不又搬回他爹家。

次年春节后，赵家庄后山的那片果园重新发包。十几亩的山场，租期三十年，租金五千块。二十一岁的旺财已经出落成大小伙子了，虽然没什么文化，却是干庄稼活的好把式。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不幸的家境让旺财早早成熟，遇事有了自己的主意。果园发包的前一天晚上，他找到队长赵宝华说他想承包果园。他手里有点钱，爷爷临走时把一生积蓄的3000块钱偷偷留给了他，嘱咐他留着娶媳妇时用。旺财哀求队长放宽条件，允许租金逐年缴纳。赵家庄二十多户人家谁都知道旺财可怜，没人和他争，当队长把庄里人招呼到他家开会的时候，大家一致同意把果园承包给旺财，旺财蹲在队长家的墙角，鼻子发酸眼圈发红，孩子似的掉了一堆眼泪疙瘩。

旺财交了第一份承包金后签下合同，便在朝阳的山坡上支了窝棚搬到山上。赵家庄家家有果园，秋天苹果要熟的时候都要在果园支窝棚看青。砍几棵碗口粗的树，支起一个三角架，披上黄米草，外面罩上塑料布，再拉几道绳子捆结实，简易的窝棚便搭成了。窝棚用木板搭平，下面铺草，上面铺褥，透风的两面挂上帘子，就能委身睡觉了。旺财等不到入秋的时候再支窝棚，那个家他一天也呆不下去。他的窝棚是开春搭的，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一盏马灯，一口吊锅，几件从爷爷家拾来的家什，随身穿的衣服，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

旺财不在乎这些，哪怕喝的是稀粥，他照样甩开膀子上山干活，不到一个月功夫，旺财就挖了200多个树坑。人也整整瘦了一圈，头发又脏又乱，胡子又长又密，眼珠陷进了眼窝里，幽深幽深的，里面藏着不该有的东西。赵家庄的人谁见谁心疼，上山干活时便拿了自家的吃食放到旺财的窝棚里不吱声地走开。转眼到了栽树的节气，旺财用剩下的钱买了200多棵苹果苗。赵家庄的庄户人瞅着这个苦命的后生，个个竖大拇指。旺财把树苗拉到果园时，除了他爹和他后娘，赵家庄的大伯大妈叔叔婶婶们都拿着锹镐上山帮工来了，挖坑的、栽树的、挑水的、封土的，就连几个撒尿和泥玩儿的小蛋子也争着抢着拿水舀子浇水，惹得大人们一顿臭骂，却不甘示弱，口口声声说也要帮他们旺财哥的忙。到了晌午，已栽了100多棵树苗了。旺财那个只能容一人睡觉的窝棚实在是没办法招待庄上几十口人，他心里过意不去，憋得脸红脖子粗，说话吞吞吐吐，不知道怎么报答乡亲们胜似父母的大恩大德。队长拍拍他的肩说：“孩子，好好干吧，有啥难办的事言语一声，咱们搭把手，啥难关都能过去。”说罢回手一招呼，乡亲们便呼啦下山了，各回各家吃过饭，又都上山帮忙，200多棵树苗不到一天功夫就栽完了。

从此，旺财白天在果园里没死没活地干，晚上点着马灯钻研果树管理知识，几乎很少下山。日子久了，旺财差不多成了哑巴，没人和他说话，他就看书看星星，要不就听山上各种飞禽走兽的叫声，它们全是他的伴。

旺财二十二岁那年夏天，赵大婶家的果园来了一个俊俏姑娘，白白净净的，一条乌黑发亮的大辫子垂

到屁股上，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最惹人得意的是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像是装满了清亮亮的泉水，多会儿见她都是水汪汪的，嘴角上扬时还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

那年月苹果出口值钱，家家户户都指着山上的苹果树摇钱，刚刚入秋，便上山住窝棚看青，说是看鸟，实是看人。姑娘是赵大婶的外甥女，爹娘因病相继去世，除了赵大婶再没别的亲人，前段时间从老远的地方投奔赵大婶来的。姑娘还是镇上高二的学生，听说在学校是拔尖的好学生。正放暑假，白天帮赵大婶到果园看青。姑娘手里总捧着一本书，躲在窝棚里不出来，遇到哪家娃娃偷摘赵大婶家的苹果，她比人家还羞，嘴张了半天，脸涨红了，也没说出口。

来果园没多久，姑娘就开始咳嗽，暑假快结束时，赵大婶领着姑娘到镇上的医院检查，大夫说姑娘得了肺结核。那年月肺结核难治，平时吃饭睡觉都得隔离，因为这病容易传染，姑娘染上这病后不得不休学了。没钱住医院，赵大婶盯着家里几只芦花鸡的屁股下蛋，换来各种颜色的西药片和几服汤药给姑娘养病。

赵大婶家总共四间房，灶炕一间，公公婆婆住一小间，一家四口外加姑娘住两间大的。两个娃娃和姑娘住在一间屋子，赵大婶没说什么，娃娃的爷爷奶奶怕把病传染给孙子，见到姑娘时就沉着脸，还时常因为这事和赵大婶拌嘴。赵大婶没法，只好叫姑娘搬到山上去住，一边帮她看青，一边吃药治病。姑娘不用干别的活，只要看鸟看人就成了，也正好清静地看书，别落下了学业。

赵大婶的果园和旺财的果园相邻，送姑娘上山时，赵大婶特意把姑娘领到了旺财跟前：“旺财，你帮大婶照看点这孩子，她也命苦啊。”旺财曾经受过赵大婶的接济，欣然应允。

那天夜里旺财正看着书，忽然听到了隐隐的哭声，便拿起手电筒顺着声音走去，撞见姑娘在抹泪。旺财习惯了当哑巴，傻傻地望着姑娘不知道说啥好。后来知道，姑娘一是想她娘，二是害怕山上有狼，还害怕小虫子钻进她的被窝。旺财憋了半天憋出一句话：“别怕，有我呢。”山腰上两个窝棚两盏灯，一个看高中课本，一个看果树技术。再后来，两个窝棚一盏灯。旺财文化浅，遇到不认识或理解不了的地方便请教姑娘。姑娘偶尔做了饭，便叫旺财一块吃。两人渐渐熟悉了，旺财的话也多了起来。同样苦命的孩子，说到伤心时一起掉泪，说到理想时两个人大笑。姑娘害怕自己的病治不好考不上大学，旺财就鼓励她按时吃药，一听见姑娘咳嗽，旺财就揪心扯肺。旺财到处打听这肺病该怎么治怎么养，然后自己抽空上山刨草药给姑娘熬药。他还听说这病得多补充营养，便时常到山上狩猎，套了野兔野鸡拾了鸟蛋，统统拿到姑娘的窝棚，自己一点都舍不得吃。

自打见到姑娘第一眼起，旺财的心就砰砰跳。可想到自己的身世，旺财的心又凉了半截，除了一副身板几乎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姑娘有文化，虽然翅膀受伤了，但总有一天她还会展翅高飞的。不管心里怎么矛盾，旺财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姑娘好，姑娘不喜欢自己没关系，自己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等有了钱，或许还可以帮助姑娘上大学呢，就当姑娘是自己的亲妹妹吧。

旺财对她好，姑娘心里甜滋滋的，又酸溜溜的。旺财的好她无以回报，这个小村庄，这个小果园，这个年轻的后生，让她感到亲切，有所依靠，但她认为这不应该是她以后生活的全部，她还想飞到更高更远的天空。而一想到自己的病，姑娘又泄气了，如果病治不好，即使飞不高飞不远，她也怕连累了旺财。人心都是肉长的，看着旺财没早没晚地干活，她偷偷心疼，只是腼腆不敢表白。

一天下午，旺财给姑娘送药转身要走的时候，姑娘看见他满身汗渍的衣服，红着脸低着头说：“你回去把衣服换了，我帮你洗洗吧！”

“不用了，天天干活，穿不干净的。”

“还是洗洗吧！”

旺财回窝棚换了衣服，却舍不得让姑娘帮他洗，偷偷藏起来就上山干活了。傍晚收工时，旺财看见自己的窝棚前挂了整整一杆子的衣服，旺财见了嘿嘿傻笑。

一天夜里，旺财拿着他那本翻烂了的书去问姑娘：“修剪这一节，我怎么也看不懂。”

“你脱了鞋上来歇会儿吧，干了一天活，多累呀！”

“不了，我就搭在沿上。”

“来歇歇吧。”

旺财拧不过姑娘，脱鞋的时候，姑娘看见旺财两个脚后跟露在外面，便格格笑起来，旺财的脸涨得通红，赶忙用手捂住。

“把袜子脱下来，我给你缝上。”

“不，回头我自己缝。”旺财说什么也不脱袜子，怕姑娘看见自己那双臭脚上挂着的二两半黑皴。

“那就穿着缝吧。”

……

“呀，你扎着我的肉啦。”不一会，一滴血浸过尼龙袜透出来，姑娘慌了神。

“没事，这算什么呀，比这流血多的还疼的，我受得多了。”

姑娘从那张脸上看到了一个男人的刚毅，心里又多了几分喜欢。

按理说有了旺财的照顾和赵大婶接长补短送来的药和吃食，姑娘的病应该慢慢好起来，可事与愿违，姑娘的病不仅没好反而严重了。姑娘原来咳嗽是断断续续的，过一会就会静下来。可现在一咳嗽就埋着头捂着肚子，脖筋绷得鼓鼓的，半天喘不上来气。每到这时，旺财手忙脚乱不知道做什么，有心帮姑娘捶捶后背，又不好意思，围着姑娘转圈，干着急使不上劲。再后来，姑娘咳嗽总躲开旺财，一次旺财给姑娘舀水漱口时，不经意地发现地上一摊淡淡的红色，旺财蹲下来仔细端详，知道姑娘开始咯血了。旺财慌了手脚，急匆匆地拉着她到镇上的医院检查，大夫说必须住院，不然后人就耽误了。旺财二话没说，用兜里仅有的钱给姑娘办了入院手续。

晚上旺财找赵大婶商量，赵大婶鼻涕一把泪一把，叨咕姑娘命苦，却也没说出好办法，她家也是勉强凑合过日子，就算把骨头榨干也掏不出几千块钱给姑娘治病。旺财耷拉着脑袋回果园时径直去了姑娘的窝棚，这段时间和姑娘在一起是旺财最幸福的时光，再苦再累，旺财也整天笑呵呵的。虽没有过多的话语，但彼此心里都有对方。旺财挠破了头皮，说什么也要想法救姑娘的命。当旺财的眉头聚到第八个大疙瘩的时候，他想起了他爹那群羊。他爹养了百十来只山羊，那群牲口可不饶人，得天天去山上吃草，而他爹天生好吃懒做，旺财对他爹说替他爹放羊时，他爹以为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很痛快地答应了。

后来，当他爹知道旺财卖了他的羊后，气得昏了过去。百十来只羊是一大笔钱，是他爹的命根子。他爹醒来的时候，嚷着要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旺财知道自己理悖，跪在地上任由他爹不顾脑袋屁股的一顿猛打。后娘也丢了书香门第的涵养，声嘶力竭的哭嚎，拿起剪刀要寻短见，旺财见势不好，便上前夺剪刀，就在那一瞬间，不知道怎么的那把剪刀就戳进了后娘的肚皮里……

旺财踉踉跄跄地跑到镇上的医院，断断续续地和姑娘说完事情的经过，两人一盘算，拿着剩下的钱，趁着夜色逃到了西北。

这一躲就是几年，旺财拼命挣钱给姑娘治病，姑娘的病日渐好转，他们俩也捅破窗户纸住到了一起。一年后，姑娘给旺财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叫树根，三个人隐姓埋名地过日子。

又过了一年，警察突然从天而降，把旺财送到了牢房里。

旺财带走后，姑娘（不，这时候应该叫旺财家的了）没了主心骨。这些年挣的钱大都给她治病了，没留下多少积蓄。旺财家的只得狠心将儿子送到幼儿园，自己寻了一个洗碗的差事，她要守着树根坚强地活下去。刚开始的时候，旺财家的洗碗每月有四五百块钱的收入，加上积蓄还能勉强维持生活。日子久了，房租水电样样得掏钱，娘俩的生活举步维艰起来。旺财家的本就生得俊，只是生病折磨憔悴了，病好了，人也日见鲜亮，还比年轻时多了成熟的韵味，自然有看上眼的人。但旺财家的守身如玉，拒绝了许多好心的男人。

旺财家的一心记挂着旺财，也有个男人一心对旺财家的好，那是和她一块打工的厨师。旺财家的忘不了旺财的好，对那男人一直敬而远之，不留一丝余地。那男人中等个，墩墩实实，上眼一瞅就是一个老实

本分的人。男人也是外乡人，生在偏远山村，家境贫困没遇上婆娘，光棍儿一个。男人先是在建筑工地干粗活，攒了钱便学了手艺到餐馆打工，每个月一千多块的收入，算是闯出了一条活路。那男人沉默寡言，却总在旺财家的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劈柴担水，修修补补的，从不计较旺财家的怎么对待他。

旺财家的出去做工，树根常常一个人在外面玩。一次和邻居孩子打架，一群孩子奚落树根是野种，是罪犯的儿子，将来肯定也得进监狱，树根委屈得呜呜直哭，那群孩子仍不肯罢休，一起上手将树根打得满身是血。旺财家的赶到时，看着伤痕累累的儿子，泣不成声。那男人也来了，和旺财家的一起带着孩子去了医院。旺财家的只顾搂着孩子哭，那男人颠前跑后地办入院手续、交押金、取药。树根住了几天院，男人从头陪到尾，垫付了药费不说，还变着法儿给树根买好吃好玩的东西。

“妈妈，要是叔叔是我爸该多好，就没人敢欺负我了。”旺财被抓走时孩子还小，对父亲没有印象，孩子天真的话说得旺财家的泪如泉涌。

“等孩子病好了，你去和他商量一下，我会对你好，也能对孩子好的。”男人终于说出了心里话，旺财家的一头扎在男人的胸前哭得昏天黑地。

树根痊愈了，旺财家的心却乱了。旺财被判十年，十年该是一段多么漫长的日子，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生活会多少困难，面对一个男人掏心掏肺的关心和呵护，旺财家的犹豫了。

终于，旺财家的带着孩子去探监。在牢里呆了两年的旺财更瘦了，额头和眼角堆满了皱纹，颧骨突出，眼窝深陷，脸色苍白，像许久没晒过太阳了，更让人心酸的是那头灰白的头发。一家三口隔着铁栏痛哭流涕。看着可怜的旺财，旺财家的怎么也开不了口。哭了一阵，旺财抹掉眼泪对女人说：“有合适的，你往前走一步吧，别等我了。你和我在一起没享过福，没名没份，天天担惊受怕的。再找人时上点心眼儿，找一个有本事的，别和我一样让你操心……”旺财家的泪如泉涌，件件往事涌上心头。当她哭着转身跑开的时候，听见旺财的声音：“我不怪你，你把树根拉扯大，等我出去再报答你。”

旺财家的从监狱回来后，给那男人留了一封信，告诉那男人事情的经过，告诉那男人她永远忘不掉她的旺财。还说若是今生报答不了，来世一定报答男人的大恩大德。随后便收拾东西带着孩子回了赵家庄。

没处落脚，只得临时在赵大婶家住下。旺财的后娘因为那一剪子丧了命，只剩下旺财他爹和旺财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逃到西北以后，旺财辛辛苦苦置办的果园便由他爹经营起来。他爹接连遭受打击，精神也受了刺激，每天神神叨叨的，说什么也不肯收留她们母子。旺财家的提出要收回旺财承包的果园时，旺财他爹一口回绝了。当旺财他爹再次提起树根是野种时，旺财家的抄起靠在墙根的铁锹要拼命。

不久，旺财他爹一病不起，旺财家的终于把果园收了回来。赵家庄的人又帮她修建了两间土坯房，旺财家的便领着儿子搬到了半山腰上的房子里。赵家庄的人像当年帮助旺财一样，遇到打药浇水的重活，总有人上山帮忙，谁都不看旺财家的笑话。

旺财家的白天侍弄果园，晚上找出旺财当年看的破书钻研起果树技术。累了也和旺财一样，躺下看星星，听各种鸟儿虫儿的叫声。晚上睡不着觉时她就给旺财写信，告诉他树根长出息了，今年是好年景，苹果一定能卖个好价钱，如此等等。这一写就是五年，在这五年里，赵家庄的人管她叫旺财家的。

其实，那个住在山腰的女人叫香秀。她就这样守望了五年，她的前头还剩下五年要去守望。

（责编：秦万丽）

小小说三题

采桑子

钓 术

李沛然从没钓过鱼，不知咋的，近段时间竟喜欢上钓鱼了，这让新婚妻子大出意外。

一到双休日，李沛然就骑车到乡下去钓鱼，一去就是半天，幸好每次钓鱼都有收获，大大小小的鱼都有，少则一两斤，多则三四斤。虽然妻子有怨言，但看着鲜活的鱼儿进门还是会喜上眉梢，不说鱼儿味道鲜美，单单买菜的钱一月就可以节省几十元。妻子是个勤俭持家的人，平常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作为工薪族，能节约就节约呗。

每次钓鱼凯旋而归的李沛然，最喜欢的是看着放在桶里的鱼，看着桶里争先恐后游动的鱼，心里似乎便有了极大的满足，嘴巴就咧开了。妻子也是满脸笑容，兴高采烈地说：沛然，没想到你钓鱼还真有一手呢！李沛然听了微微一笑，神秘地瞅了瞅妻子，缄默不语。

妻子有时也感到蹊跷，李沛然怎么每次都会钓到这么多的鱼？任凭妻子如何打听，李沛然都会拉长脸：女人家，管什么闲事？反正钓到鱼就是了。妻子见李沛然生了气，就不再追问了。

李沛然照样出去钓鱼，照样乐颠颠地提着鱼回家，从不间断。李沛然一家隔几天都能吃到鲜美可口的鱼，几个月下来，妻子的脸色红润了，妩媚可爱，娇态动人。

一传十，十传百，李沛然会钓鱼的事在单位里传开了。

单位里的王局长也喜欢钓鱼，他钓鱼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钓鱼的雅趣，可每次出去钓鱼的收获有限，最多几条，听说李沛然能钓鱼，他羡慕不已。

一次王局长对李沛然说：小李，你怎么有这样的能耐啊，每次都能钓到那么多的鱼，把经验传授给我啊！李沛然冲王局长一笑说：能跟局长一起去钓鱼实在难得呢，我们约个时间吧。王局长忙不迭地说：好，好。

那天一大早，王局长开着小车来了，李沛然心花怒放地上了车，两人风驰电掣般向乡下驶去。

山坳里有一口池塘，水面并不宽，浑浊的水面长满了水草。李沛然观察了一下，兴致勃勃地说：局长，我们就在这里钓吧。

在这里？王局长看着小小的池塘，显出疑惑的神色。

可不要小看这口池塘，塘不在大小，有鱼就行。李沛然胸有成竹地说。

果不其然，不到半小时王局长就钓到了一条半斤重的鲫鱼，看着活蹦乱跳的鲫鱼，王局长喜笑颜开，脸上的皱纹也舒展开了。开局得胜，王局长的兴趣更加浓厚，一个上午两人就钓到了四五斤。

回家的路上，王局长好奇地说：小李，你怎么知道池塘里有鱼呢？

局长，这你可就不知道了，那口塘水很深，说明有鱼儿活动，再说地势偏僻，鱼儿难觅食物，我们给它们点美味，它们怎会不咬钩呢？李沛然有板有眼地说。

王局长心悦诚服，连连称赞：有道理，有道理。

就这样李沛然和王局长经常一起钓鱼，切磋钓鱼的技艺，每次都能满载而归。

一个双休日，李沛然的妻子到菜场买菜，突然看见李沛然站在鱼贩摊前嘀咕着，她很纳闷，赶忙迎上前诧异地问：沛然，你在干什么呀？

李沛然听到有人喊，转过头来一看，见是妻子，支支吾吾地说：不干什么，随便瞧瞧，随便瞧瞧……你来买鱼？妻子问。

我……是来买鱼的。李沛然尴尬极了，说话都不成句了。

你不是每次都能钓到很多鱼吗？怎么还来买鱼？是不是出去潇洒了并没有去钓鱼，想买些鱼蒙混我？

妻子生气了。

你说什么呀！不跟你一般见识。我走了。李沛然拎起一大袋鱼，不顾妻子的疑问，跨上摩托飞也似地向郊外奔去。妻子愣了，暗自思忖：李沛然到底是在玩什么花招？

过了一段日子，李沛然的单位里进行人事调整，让人惊讶的是，名不见经传的李沛然被提拔为业务科科长。这个消息长了翅膀似地在单位里传开了，人们众说纷纭，可谁也猜不透李沛然怎么有那么高的手腕。

晚上，容光焕发的李沛然哼着小曲把这个喜讯告诉妻子时，妻子也是大吃一惊：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妻子将信将疑，很愕然。

这样大的事，能开玩笑的吗？李沛然一本正经。

怎会让你当科长？莫非太阳从西边出了？妻子喃喃自语。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李沛然能有今日，就在于我能钓鱼。李沛然得意忘形了。

李沛然的话让妻子匪夷所思，她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你的鱼是在菜场买的？为什么要说是自己钓的？

李沛然呵呵一笑：实话告诉你了，我把买来的鱼放到池塘里了，这样，过一段日子我和局长去钓鱼时才能钓到许多的鱼了！

妻子听后，看着李沛然皮笑肉不笑的模样，哑了似地一句话也说不出。

怪 手

晚上钱局长从外边喝酒回来，和老婆桂花在床上翻江倒海了一番，然后倒头呼呼睡去，一边睡一边时不时地说出几句梦话：那好……好办，你，你就放心吧，我老钱办事就认一个字……

什么字？没等老钱说出来，桂花就不耐烦地用胳膊轻轻戳了一下老钱，快闭嘴，嘟嘟囔囔的，烦不烦人啊？

钱局长就这毛病，爱说梦话。

夜半时分，钱局长突然被老婆的尖叫惊醒，懵懵懂懂一看，老婆正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你……你……你的手……

我的手怎么啦？大惊小怪的，不让人睡觉了！钱局长一边嘟囔着一边低头看自己的手。这一看不打紧，钱局长自己也惊得叫出声来：这这这……钱局长使劲揉揉眼睛，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的右手腕处长出了一只小手，小手五指齐全，连手背的筋脉都一清二楚。

两人瞅着那只新手一夜无眠。早晨起来，桂花的眼睛红红的，钱局长的眼睛也红红的。怎么办？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会得这么一种怪病呢，传出去叫我怎么见人？钱局长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两人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悄悄出去到外地找个名医看看。晚看不如早看，钱局长立即给办公室的小李打了个电话，说这两天有事出个门，嗯，不用派车，有事你看着处理就行了。

钱局长两口子到了省城一家专治疑难杂症的医院，钱局长向院长办公桌上摔出10万说：钱是小事，只要能给我治好……医院立即组织专家会诊，经过系列检查和病理切片后得出结论：小病一桩，没啥大不了。治疗方案很简单，手术切除即可。钱局长将信将疑：不是恶性的？不是，肯定不是，您就等着治好了请客吧。院长拍着胸脯说。

手术之前，女护士正在例行检查，钱局长的那只手突然张牙舞爪地朝护士的前胸抓去。你……流氓！女护士愤怒地喊道，慌慌张张地逃离了。

几个小时后手术结束了，钱局长和桂花看见那只多出来的手没了，一切又恢复到从前，都欣喜若狂。

几天后钱局长出院了。虽然花去了十几万，钱局长和桂花一点也不心痛，桂花说：钱财钱财，去了还来。钱局长嘿嘿一笑说：钱财钱财，我有法来。

钱局长神不知鬼不觉地治好我的手回到了家。晚饭时，钱局长和桂花对饮了两杯XO，外加一瓶茅台。刚喝完就有人敲门，桂花开门，那人进来了。钱局长一看，是包工头老柳。

钱局长，这是 20 万，我孝敬您的，那事就全拜托您了。

放心吧，我老钱办事你一百个放心。慢走，不送了。

清晨，钱局长还在呼呼大睡，桂花一边推他一边急促地喊：快醒醒快醒醒，你看，你那只手又长出来了！钱局长一骨碌爬起来，天哪，怎么那地方又长出来一只手，这可怎么办啊？

再去那家医院治疗是来不及了，昨天接到县委办公室电话，说明天召开全县反腐倡廉大会，副科级以上干部一个都不能缺席。县长说谁请假找他请。

钱局长愁眉不展，还是老婆桂花有办法，她赶紧将钱局长的两个袖子改得又宽又大，嘱咐钱局长把那右手藏在里面，千万不要暴露，需要动手就用左手。

会场上没人注意到钱局长衣袖的反常，会议进行到最后一项，各单位一把手要和县长签订廉政目标责任书，钱局长硬着头皮上去签字，不知紧张还是健忘，钱局长居然伸出右手来签字。一切都暴露无遗。这还不说，那长出的第三只手居然张牙舞爪伸向了县长的口袋。县长赶紧往后一闪，这才没被抓着。钱局长的脸顿时红得像猪肝，连忙点头如捣蒜：对不起，县长，对不起，县长！县长一言不发，狠狠剜了钱局长一眼。

晚上，县长对妻子说出签字时的一幕，长舒了一口气：好险啊，幸亏没被那爪子抓到，不然口袋里的这张卡……

钱局长长了三只手的事迅速传遍了小城的大街小巷，大人小孩都在传说县里出了个三只手的局长。钱局长惶惶不可终日，一连几天，钱局长家的灯光都是亮到深夜。

那天，钱局长在桂花的陪同下，揣着一份自白书走进了反贪局的大门……

八年后，曾经当过某局一把手的钱局长劳改回来了。推开自己家大门的那一刻，钱局长感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坦然，他习惯性地看了看自己的右手，那让他寝食难安的第三只手再也不见了。

西天，一轮火红的太阳正徐徐落下，钱局长突然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浑浊的眼里泪花闪闪……

丢卒保车

半夜时分，国税局孙局长被“咚咚”的敲门声惊醒。一种不祥的预感惊得他翻身起床。他打开房门，见一男一女站在门外。灯光昏暗，他一时还看不清对方的面孔，此刻他的夫人也披着睡衣跑了出来。

那男子厉声说道：“我是公安局的，请你的夫人回避一下。”

孙局长狐疑地劝回夫人，关紧了房门，问：“找我有什么事？”

“经查证，你昨夜在玫瑰发廊嫖娼，根据法律规定要罚款 5000 元，请现在交清，不然跟我们去公安局。”

孙局长一听便跳了起来：“凭什么诬赖好人，我可不是好惹的……”

“别激动，你认识她吗？”男子将躲在身后的青年女子推到孙局长面前。

孙局长仔细一看就暗暗叫苦，站在面前的年轻漂亮的女子正是昨夜在玫瑰发廊侍候他的小姐。那小姐低声说：“我都供了……”

“是不是叫出你夫人一同商量一下？”那男子问话中带着威胁。

“不……不必了。”

孙局长换了一副笑脸：“兄弟，你先在外面辛苦一会儿，我马上拿钱出来……”

孙局长把公安局的人打发走后回到屋里，夫人问他刚才拿钱干什么，他叹了一口气说：“建筑工头孙大炮送给咱那两万块钱的事暴露了，公安局让我先交 5000 块钱作押金，明天再去局里说明情况。没你的事，睡吧……”

第二天早晨，夫妻俩早早都起了床。孙局长见夫人提起篮子买菜走了，忙出门直奔玫瑰发廊。果不出所料，发廊已人去楼空。房主告诉他，房客昨天就办完了退房手续，不知到哪里去了。他托人到公安局打听昨晚发生的事情原委后，连呼“上当”。原来，昨夜那位自称公安局的人是冒牌货。

孙局长气得捶胸顿足，愤愤地回到家，见夫人正在收拾衣物。夫人转过身来两眼含泪：“昨夜我一直没合眼。我想过了，只要能保住你，咱这个家就还有希望。刚才我去了公安局，向他们坦白了近年来你的受贿问题。他们让我这就去检察院说明情况，我这是丢卒保车。”

“你混蛋啊，咱们上当了。”孙局长气急败坏，他猛地一拍桌面，震得暖瓶滚落下来掉在他的脚背上，连砸带烫，痛得他五官都挪位了……

（责编：杨振关）

乡间轶事

兰子

柳宝是第九生产队的饲养员，几十头牲口靠他一个人喂。不是他能，是队里的劳动力都去了修建河堤的工地。柳宝吃不消，垂着头去找队长，还没开口，队长瞥他一眼说，白天八分，夜晚也给你八分。柳宝立刻就像充足了电似地精神起来。

柳宝吃住在队上，不敢回家，怕眨眼的功夫牲口跑了，吃罪不起。高巧在家里带着两个儿子，东厢房里住着柳宝的瞎哥柳叶。柳叶本是双眼皮大眼睛的俊小伙，有一年元宵节被鞭炮伤了眼。原本定了门娃娃亲，他父母就到女方家去退亲。女方父母和他家是至交，一顿叹息后说，你家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闺女还是嫁到你家吧。

几年后，高巧还是进了这个家，只不过是成了柳宝的媳妇。

柳宝不在家，高巧的耳朵就格外灵醒，睡了一觉，听见有什么动静。高巧侧起身，是柳叶还在编筐。柳叶眼睛不行，编柳筐却是把好手，编的筐交到队上，能换些工分到秋上多分点粮。看看又圆又大的月亮走到窗户中间，高巧起来，赤裸着上身过去说，不早了，你也早点睡吧。

柳叶笑笑说，瞎子也看不见个太阳，不分早晚。

歇着吧，人不是铁打的。

柳叶没听，手上的柳条依旧如飞。

高巧上前夺下来，柳叶不知摸到的软软的是什么，还就势捏了一捏。

高巧下意识地一个巴掌打到柳叶的脸上。

柳叶愣了一下，也扬起手来，巴掌啪啪地打到了自己的脸上。

高巧忙拦下他的手说，快睡吧。

高巧躺回自己床上，懊悔起来，自己不该责怪柳叶，他是看不见才碰到的。

好半天，高巧听见柳叶长长叹息了一声，随后走到院子，又出了院门。高巧急忙穿好衣服，悄悄地跟了出去。

柳叶深一脚浅一脚地朝村西走，高巧想，他可能是去队里找柳宝吧。哼，你找吧，找他说说理，看我打他到底冤不冤。

走到三岔路，柳叶没有往生产队里拐，而是又向西去了。高巧纳闷，又跟着往前走，等到看见如意井上的老柳时，高巧明白了。

高巧急忙追上去拉住柳叶，说，回家！

柳叶说，不，我没脸再活了。

高巧说，刚才是我不对，你看不见，我不怪你了。

柳叶说，我对不住你和兄弟，我活着也是你们的累赘。

高巧说，有啥事先回家说，别吵了别人家睡觉，并没盖盖子，你想不开随时可以再来。

一句话把柳叶说的像个孩子似的，他跟着高巧回家了。

两个孩子打着胡噜正呼呼大睡。

柳叶说，吃的是你做的，穿的是你做的，可我……

高巧说，你又不是故意的。

柳叶说，我早就不想活了，日子本来就穷，再多我一个累赘，我怕以后大通、二通长大了连个媳妇都寻不下。

高巧说，不要想那么多，今天我也有错，不该一时冲动打你。

柳叶说，我死后只求你一件事，哥一辈子没个女人，你就刻块砖和哥并骨，我爱听样板戏，砖上就刻县上演铁梅的演员朱彩霞的名字，我虽然没见过她，但听那声音，她人长得肯定也错不了。还有，能让侄儿大通给我过继，给我顶丧驾灵，我就感激你的大恩大德了！说完，柳叶扑通一声跪在高巧面前。

高巧的心像只放在灶台上的蜡烛，一下子软得不行。高巧望着眼前这个快四十的汉子，心想他如果不是眼睛出了问题，也是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

高巧去扶柳叶，柳叶说，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高巧拉住柳叶的手说，哥，我答应。

高巧叹一口气，把柳叶的手拉过来按在自己的胸上，说，哥，你摸摸吧。

外面又是一阵鞭炮。父亲喝了一杯酒，暗黄的脸红亮起来：“时间真快，今天你柳宝奶奶八十整寿了。”

我问：“后来呢？”

后来高巧呕吐得吃不下东西，就去找柳宝回来睡，柳宝说任务重呢，这么多牲口，丢一匹叫他咱都吃罪不起。再说我一个人挣两个人的工分，这种机会也不多呢。高巧说你夜里就不想我啊？就抱住柳宝不放。柳宝一下子把高巧放倒在牲口槽间，说，快点，别让队长撞见了。

“后来呢？”我问。

后来高巧生了三通。三通九岁的时候，有一次柳宝不在家，夜晚柳叶去敲高巧的门。高巧隔门扔出一句，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第二天，柳叶掉进河里淹死了。按照族规，本该把大通过继给柳叶的，可高巧死活不同意，说要过继三通，让三通给柳叶打幡引灵。

外面的鞭炮又猛烈地响起来，爸爸说：“看看，今天我喝多了，本该带到棺材里的陈年往事，又让你柳宝奶奶过大寿的鞭炮给震响了，不过……”父亲把一个手指放到唇边，“知道这件事的老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千万不要和别人说。”

（责编：朱新民）

茶禅一味苏东坡

林 颐

茶，在苏东坡的人生中，是一位形影不离而又安静契合的伴侣。

《次韵曹辅寄谿源试焙新芽》：“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末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陵春。”

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诗中点明是戏作，实际上乃真心真情之作。在东坡心中，佳茗似佳人，宛转解音，可以清心，可以忘忧，更可以品禅悟道。

苏东坡对茶道深有研究。“已过几番风雨，前夜一声雷，旗枪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结就紫云堆。轻动黄金碾，飞起绿尘埃，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此阙《水调歌头》记述了采茶、制茶、点茶的情景及品茶时的感觉，描述得极为生动传神。苏东坡认为好茶须好水配：“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他还在《试院煎茶》诗中，对烹茶用水的温度作了形象的描述：“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以沸水的气泡形态和声音来判断水的沸腾程度。苏东坡对烹茶用具也很讲究，他认为“铜腥铁涩不宜泉”，而最好用石烧水。对饮茶用的茶盏，他最初赞同兔毫盏，后来在江苏宜兴发现当地的紫砂壶更宜品茶，东坡兴致极高，亲自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紫砂壶，还在壶上题词“松风竹炉，提壶相呼”，更是风雅神韵。此后这种壶式被后人命名为“东坡壶”。

苏东坡一生，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乐观豁达的性格让他随遇而安。他在《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诗中所云：“我官于南今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他在杭州品尝白云茶之后赞叹：“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喝过顾渚茶之后，写诗：“千金买断顾渚春，似与越人降日注。”在南剑州品尝到新饼茶，赞道：“未办报君青玉案，建溪新饼截云腴。”“浮石已干霜后水，焦坑闲试雨前茶”，这种谷雨前的“焦坑茶”产自粤赣边的大庾岭下；还有四川涪州（今彭水）的月兔茶，江西分宁（今修水）的双井茶，湖北兴国（今阳新）的桃花茶……篇篇茶文，记录了苏东坡的人生轨迹。

苏东坡少年得志意气飞扬，后半辈子久经风波看淡生死，于茶道上亦到达自然隽永超然物化的境界。故人千里迢迢寄来的上等好茶，被不谙茶道的侍人按照家乡的习惯“一半已入姜盐煎”，东坡不以为意，说道：“人生所遇无不可，南北嗜好知谁贤。”这一句，淡泊宁静，意味深长，真是关于茶道的最本质最精炼的概括。

苏东坡的一味禅茶，不是追求优雅的生活，而是散乱中的内心坚守。

（责编：李善成）

音符共鸣的师生情

杜学忠

近日，我收到沈宁的来信与他的一篇文章《两份小提琴手抄谱》，一口气读完，激动不已，感慨万千。

沈宁旅居美国30多年，做过教官、当过教授，已是著作等身的知名华文作家。我在北京31中任语文教师时，沈宁是我的学生，其作文是全班最出色的，曾多次当做范文在全班课堂上宣读，受到同学的赞扬。他最近来信说，是我这个中学语文老师，培养了他的写作基础，不然现在成不了“知名作家”。他这番赞扬的话，我虽然不敢承受，但是也感到欣慰。看到当年的学生一个个成才，成就卓著，我这当老师的自然喜出望外，心里高兴。

作为文学家的沈宁，中外皆知；作为音乐家、小提琴家的沈宁，大概知之者甚少。

沈宁是中国大陆知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侄子，又是陶希圣的嫡外孙。陶希圣是蒋介石的笔杆子，还是汪伪政权的高官。他来信说，陶希圣给他的阴影无限沉重，沈钧儒的好处却丝毫未得。他有写作天赋，却因为亲属背景，受到歧视。他加入不了共青团，觉得不公平。我出身资本家，以我的经历安慰过他。我的鼓励，使他感到亲切。我们师生三年的相处是很融洽的。所以，50年之后，他仍然记得我这个中学老师，给我写来长信。

沈宁还算幸运，赶上大陆改革开放，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没有想到，他还具有音乐天才。后来知道，他的音乐天赋也是有祖传的原因。沈宁4岁开始学拉小提琴，是父亲教他的。沈宁父亲是中学校长，业余拉小提琴，特别崇拜波兰小提琴家维尼亚夫斯基，就教他拉维尼亚夫斯基的《华丽幻想曲》。他在中学的3年里，始终没有

显露他拉小提琴的功力。这也是有原因的。主要就是不愿意提及他受难的父亲。作为中学校长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批斗，左臂也被打断了。沈宁父亲所有的乐谱都被红卫兵烧毁了。后来，沈宁的父亲凭着记忆，抄下维尼亚夫斯基的《华丽幻想曲》的第一段。他教给沈宁的就是这《华丽幻想曲》的第一段。后来，他痛苦地度过了文化大革命，不久就去世了。然而，沈宁父亲手抄的维尼亚夫斯基的《华丽幻想曲》第一段，却由沈宁保存下来，刻在他的记忆里。

二

沈宁在中央音乐学院二年级的时候，遇到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儿。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初，波兰知名小提琴大师库拉克正在日本讲学，中央音乐学院邀请库拉克利用短暂的休假时间来中国访问。如何接待库拉克大师？学院自然想到演奏波兰乐曲。波兰有作曲家钢琴家肖邦，演奏肖邦的钢琴曲，当然可以。但是，库拉克是小提琴大师，演奏小提琴更加合适。在院长和系主任们踌躇未决的时候，二年级学生沈宁主动请缨，说自己可以演奏维尼亚夫斯基作品第二十号《华丽幻想曲》的第一段。院系领导欣然同意，并请钢琴系的一位老师给他伴奏。他们合练了几天，库拉克大师就到了。沈宁平生第一次穿上燕尾服，也是第一次公开演奏维尼亚夫斯基的作品。演奏时，他精神专注，不敢分神，也不敢朝台下看一眼。

沈宁非常重视库拉克大师对他演奏的反应。演奏完了，他朝台下一看，没有看到库拉克大师的身影。

正在沈宁忐忑不安的时候，一位同学告诉他：库拉克大师对他演奏的这个曲子反应强烈。钢琴伴奏一起，库拉克大师的脸就突然僵持了，沈宁的小提琴演奏开始之后，库拉克大师一直闭着双眼，接着又用双手蒙住了脸。

听了同学的转述，沈宁心惊肉跳，以为自己拉糟了。正当沈宁垂头丧气的时候，系秘书急匆匆地拉他到系主任办公室，说库拉克大师要问他话。库拉克大师问他几岁开始学琴？老师是谁？为什么拉这支曲子？沈宁一一回答了库拉克的问题。库拉克大师又问他：“为什么没拉第二段呢？”沈宁说：“文革时期扫‘四旧’，父亲所有的乐谱都被红卫兵烧毁了，这第一段还是凭着记忆手抄下来的。”

听了这话，库拉克大师猛然坐直，眼睛睁大，脸色变得通红，嘴唇抖动着说：“你的父亲非常伟大！”沈宁哭了，库拉克大师把一方白手绢欠身递给沈宁，让他擦泪。当库拉克大师看到沈宁父亲手抄的乐谱时，用手轻轻抚摸着曲谱纸上的笔划，眼泪滴落在陈旧的曲谱上。

库拉克大师回到日本之后，给沈宁寄来了维尼亚夫斯基《华丽幻想曲》第二段乐谱，并告诉学院系主任，他要收沈宁做他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中国学生。

沈宁对我说，他演奏维尼亚夫斯基的作品，是撞上了大运。其实，我知道，这是他艰苦付出的结果。早在初中时代，他就志向高远，求知若渴。上大学后，他的音乐天才得到发挥。沈宁没有想到，他拉的小提琴的每一个音符，都波动在库拉克的每一根神经末梢，师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沈宁找到了库拉克大师这样的知音。波兰的维尼亚夫斯基小提琴大师，把他们师生紧紧地拴在一起，共响的音符随着他们师生的心脏一起起伏跳动。

两年后，沈宁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了。他走上寻师留学的道路。按照预约的时间，他提前来到华沙波兰音乐大学。这时，库拉克教授正在法国演出。沈宁向校方提出演奏父亲最喜爱的维尼亚夫斯基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为向库拉克教授回校后给他的一个见面礼。波兰音乐大学满足了沈宁的要求，还组织了学生管弦乐队与他合演。

沈宁了解到，几十年来，学校曾多次请库拉克教授演奏这首曲子，但是库拉克教授总是找各种理由推拖。这次，沈宁与校方商定，预先不向库拉克透露这个秘密，以便给他一个惊喜。

开学前三天，库拉克教授回到华沙。在开学典礼的晚会上，库拉克教授坐在观众席中，聆听沈宁的演奏。当他听出沈宁演奏的是这首乐曲时，立刻沉下脸来，脸上的血色一层层地消退，然后闭上眼睛，用手支着额头，流出泪水，而且越流越猛，最后禁不住开始抽泣，悄然离席。他的反应和在北京第一次听到沈宁的演奏时一样强烈。

演奏结束后，沈宁赶紧跑到库拉克教授的办公室去道歉，说自己本想给老师一个惊喜，擅自决定演奏这首乐曲。库拉克教授平静下来后，给沈宁讲了维尼亚夫斯基祖孙三代人的故事。

三

维尼亚夫斯基出生在波兰，可一直在俄国生活，曾担任过沙皇的琴师。他的儿子出生在俄国，也是一名优秀的小提琴家，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被布尔什维克杀害了。所幸，他的孙子约瑟夫生活在波兰，幸免于难。但是，约瑟夫也在劫难逃。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约瑟夫是犹太人，被纳粹关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结识了一个酷爱小提琴的年轻犹太人。没有琴，他们就用两手比划着在空气中练习；没有琴谱，约瑟夫就凭着记忆，用手写出祖父维尼亚夫斯基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有一天，纳粹走进他们的囚棚来点名。犹太人都知道，被叫到的号码，就要被送进毒气炉。当叫到约瑟夫的号码，约瑟夫正准备赴死时，那个热爱小提琴的年轻人大大声答应着向纳粹们走过去。他经过约瑟夫的身边时，悄悄把那份手写的乐谱丢在约瑟夫的床上，轻声说：“维尼亚夫斯基必须活着。”然后，他吹起口号去赴死，而那个年轻人吹的口哨，正是维尼亚夫斯基《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旋律。讲到这里，库拉克教授哽咽抽泣、泪流不断。沈宁取出库拉克教授在北京送给他的那条手绢递给他。

库拉克教授接上手绢，蒙在眼睛上，继续讲述：一年之后，苏联红军解放了波兰，约瑟夫走出集中营。又过了一年，他重新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他演奏过祖父所有的乐曲，但每年只选两日演奏两场《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一次是集中营里那个年轻人的生日，一次是那个年轻人替他走进毒气炉的忌日。15年后，约瑟夫举行告别音乐会，这也是他最后演奏这首乐曲。一年两次演奏，共30次演奏《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因为那个年轻人遇难时30岁。

沈宁终于猜到了：约瑟夫是库拉克的老师。库拉克20岁的时候成为约瑟夫的学生。几十年来，库拉克秉承着恩师的遗志，从来也没有演奏过维尼亚夫斯基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虽然他始终珍藏着恩师约瑟夫在纳粹集中营里手写的那份乐谱。库拉克不忍“看到”恩师三代人的血泪，再次在他的音符里流淌；他只能珍藏乐谱，不愿意听到每个音符里的血泪声！为了恩师，库拉克珍藏着这份对老师的深情，只是悄悄地在维尼亚夫斯基《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每一个音符里，在心里共鸣，共鸣！

四

沈宁和库拉克大师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令人唏嘘动容！两份手抄的乐谱，两相比照，遥相呼应，突显了人类对艺术的珍爱和高尚追求。师生的故事，揭示出社会中猖獗的恶德恶行以及对人性的戕害和冷酷无情。

人类文明的文化历史的每一页都浸透着斑斑血迹和泪痕，每前进一小步都要付出艰辛甚至生命的代价。两份浸透着苦涩和血泪的手抄乐谱，传承着世界进步文化的精粹，张扬了人类世代绵延的善良本性。尽管风急雨骤，纯真的艺术之花永远不会枯萎凋零；尽管世事艰险，人类善良的本性也永远不会丧失和泯灭。人类文明的文化历史的脚步无时无刻不在正义的指引之下，默然前行。

沈宁开启了记忆的闸门，从内心深处流淌出陈年旧事，昭告天下，告慰先人。他用朴素的语言，舒缓地讲述这个故事，字里行间激荡着真情、深情和浓情。那条手绢相互递送的细节，也深化了这对异国师生的灵犀相通、心神融合，增显了故事的悲壮色彩，升华了人性的善良和圣洁的真情。沈宁与老师库拉克也在维尼亚夫斯基小提琴大师的每个音符里，随着血流，随着心跳，共鸣，共鸣！

我这个沈宁的中学老师，也在与沈宁演奏的小提琴的每一个音符共鸣。师生的共鸣，也传出了世界民众的心声！

（责编：孙玉茹）

散文二章

李克山

激情燃烧的岁月

1968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当年冬天，村上贯彻落实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社员会上几次讨论成立“合作医疗”和选拔“赤脚医生”问题。村委会根据社员意见，决定由我和一名叫德芬的姑娘担任赤脚医生，并辟两间土房为合作医疗室。

我想：我没上过医科学校，也没受过医学培训，上来就给人打针、开药，怎能胜任？于是就和大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大队党支部书记杨茂秀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说：“人家上海江镇大沟村的王桂珍，才小学毕业，就当上了赤脚医生，给全国做出了榜样，难道你这个高中生就不行吗？在医疗实践中学习提高嘛！”很快，公社卫生院召开成立“合作医疗”动员会，会上重点介绍了赤脚医生王桂珍的动人事迹，并规定每周六为赤脚医生“上站”学习日（医学培训）。

可是，我和不少赤脚医生对“赤脚医生”的含义却一时理解不透。人家王桂珍所在的大沟大队，以种水田为主，下田劳动常是光着脚，遇上急症来不及穿鞋出诊不足为怪；而我们这里种的是旱田，下地劳动根本不用脱鞋，干吗要光脚当医生呀？公社卫生院了解到这种情况，郭院长借“上站”学习之机对我们解释说：“‘赤脚医生’的前身有似‘半医半农’，并不是叫我们光着脚当医生，而是比喻不脱离生产劳动，与农民心贴心，是老百姓养得起的自己的医生。上海大沟村的赤脚医生王桂珍，也不是见天光着脚给人看病，乡亲们那样称誉她，是对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的赞赏。”

我和德芬姑娘“上站”回来，又反复学习了“站”里发给的有关赤脚医生王桂珍的事迹材料，坚定了干好这一工作的信心与意志。1969年早春，我们便真地肩背红十字诊包当起“医生”来了。我们自己动手用白灰粉刷医疗室墙壁，用旧立柜改装药架子，用木板红砖搭成病床，从小学校要来两个折腿儿课桌修理好摆放医疗器械，我从家里搬来两个木凳，德芬从家里拿来一个脸盆、一块床单，……又找人写了牌子，一个简陋而洁净的医疗室建成了。公社卫生院负责抓合作医疗工作的崔大夫检查后，认为基本合格。

合作医疗制定的规章制度是：1、社员每人每年交纳一次合作医疗费，每次每人3元钱。2、病人每次看病须交5分钱诊费。3、转公社级医院，要有赤脚医生的诊断证明；转县市级医院，要有公社级以上医生的诊断证明。4、转院费、住院费自理，参、茸之类的“营养”药和没经医生许可自购药药费自理。5、药费超过3000元又系特困户的，村帮助向民政部门申请解决。

赤脚医生制定的规章制度是：1、既要劳动又要行医，劳动时要携带诊包，随时随地为生病社员看病。2、积极参加业务进修，努力学习医学知识，不断提高医疗水平。3、种植药草，以巩固合作医疗和解决经费问题。4、就地取材，自制丸、散、膏、丹，重用行之有效的针灸疗法，少花钱多办事。5、搞好卫生宣传和卫生防疫，帮助村上进行“两管”（管水、管粪）、“五改”（改良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工作。

工分待遇：开始，德芬姑娘每天记7.5分（女劳力满分为8分）；我每天记9.5分（男劳力满分为10分）。几个月后，根据我们的实际表现，经社员会讨论通过，我俩均被评为满分。我们以王桂珍为榜样，以“规章制度”为准则，以“六二六”指示为动力，各项工作一丝不苟。如药草种植5亩十多种，光板蓝根就收800斤（晒干后）；自制丸、散、膏、丹30余种，现在看来仍多有价值，如将橘子皮（陈皮）、鸡蛋皮用铁锅炮干轧碎筛末，混合为“胃痛粉”，对胃溃疡等引起的胃痛一直很有效；坚持以板报和广播形式宣传卫生知识和卫生防疫；为了提高医术，德芬不远百里自费去津拜师；我为体验针感，自身练针几百次……几年后，德芬提升到县医院工作，我的事迹和地头行医照片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几十年过去，而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却一直铭刻肺腑。

夏日情结

提起夏天，人们会马上想到“热”——炎热、闷热、灼热、燥热，似乎夏天就是一个叫人难以忍受的热的世界！其实，夏日在火热中更蕴涵着一种让其他季节无法比拟的优胜。

夏季的大地，雨水充足，光照充盈，原野葱翠勃发，是人间的绿色天堂！农人下田劳作，摸着疯长的庄稼，踩着肥沃的泥土，淌着热汗的脸上总是美滋滋的。那绿在他们心头荡漾，给他们以无限美好的期盼！如果把春天比作一位温柔多情的少女，虽美好却显得有些稚嫩和单纯；而夏天却像一位丰满热情的母亲，像哺育胎儿般无私地滋养走向成熟的硕果。因而这个“火”的季节与人类有着无限的深情，因而这“火”的背后就有一种特殊的“清凉”。

我小的时候，每逢夏天，就和小朋友们长在村外的小河里。那小河虽不太深，但两岸生长着许多参天大树，即使夏日最热的午后，那水也总是凉丝丝的。于是，我们就钻到苕草底下摸鱼捉蚌，特别有趣的是到斜坡上掏螃蟹，有时手指叫蟹钳夹得出血，也不叫一声痛……玩得如此开心，有谁还会想到热呢？夏天水亲，可我们也不是整日泡在水里，家里不是养着羊就是养着兔，那打羊草剥兔菜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的头上。而我们反觉这是个美差，仨一群俩一伙拎着草筐，蹦着跳着奔向村外。彩蝶把我们追赶，小鸟为我们歌唱，杨柳向我们招手，花草朝我们微笑……小河边，丛林里，沟渠旁，处处跃动着我们挥镰的身影。草筐满了，先不回家，丢下镰刀，或在草地上打滚踢球，或到河里洗澡摸鱼，或到蝉鸣荫浓的长堤上做游戏，那热早就跑到脑后去了。还有更带劲儿的，那就是夜晚跟着大人们到野外的瓜地里看瓜，望着挂在深蓝天空的那轮金黄的圆月，叫人不由想起“少年闰土”。那闪着月晕的大西瓜像喝醉酒的大肚汉，甜甜地酣睡在叶蔓下。举起一个一拳下去，那黑籽儿，那红瓢儿，那甜水儿甜味儿，便一齐从裂口溅出，吃到嘴里，沙甜爽口！——特别是早上的“露水瓜”，清凉甜脆，吃上两口一天都甭想热……

童年的美好岁月虽然已经不能复得，但童年的美好心境是可以呼唤回来的。暑假里时间充沛，心就像一只飞出笼子的小鸟，就像一只遨游江河的快艇，奔放、自由、潇洒。我大都沏香茗于碗内，觅树阴而引凉，或看书，徜徉在美妙的文字世界里；或敞开心扉的闸门，把小本按在膝盖上随意写点什么；或静静地坐在那里，观赏大自然的美景，谛听四周的天籁之声；有时也像农人那样到田园里劳作，让汗水与烦躁尽情流淌，然后到龙凤新河的碧波里享受清凉……

夏日的可贵也许就是因为有了热，热沸腾着一切孕育着一切，如果世界上没有了热将是死寂冷清的一片。科学家没有炽烈的探索精神就不能攀登科学高峰，运动员没有一腔热血就不能夺取竞赛的桂冠，钢铁是在烈火中冶炼而成，禾苗有了烈日的亲吻才能变成绿洲。

啊，我要将夏的赤诚与狂热吸入我的笔端，让思绪永远涌动夏的情结，燃烧夏的激情。

（责编：朱新民）

人生之半

罗鹏飞

夜深人静时，拜读清代诗人李密庵的《半半歌》：“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悠闲，半里乾坤宽展。半廓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闹半径尘，半土半民姻眷。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饌半丰半俭。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酒饮半酣正好，花开半吐偏妍。帆张半扇免翻颠，马

放半缰稳便。半烧却绕滋味，半多反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半半歌》仅二百余言，却用了40个“半”字。它颂田园、写人伦、叙情趣、论取舍、砭时弊，读之忽然悟得追求“半”乃是高境界，实现了“半”已是相当的成功，对极大多数人而言，“半”才真正反映出生活的本真。

林语堂也说过类似的话：做一个半有名半无名的人；在懒惰中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付不起房租，富不至于不需要工作；弹钢琴，只为消遣；收藏古玩，只够摆式；读书不苦熬，学识广博，但成不了专家；写文章投稿，一半被录用一半被退回，做人达到温和不争的境界。

祖训教导做人，要前半夜想别人，后半夜忖自己。反省自己，以往太崇拜“高、大、全、多、快、好”，太轻视“矮、小、半、少、慢、差”，其实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天有风霜雨雪，事有成败得失，这些都是常态。笔者已过知天命且患有“三高”，别人说我是年老半百、半劳动力，并没有贬损我的意思嘛。我只读过中专，识字不多，常对人说自己是半文盲，并非自谦，是实事求是呀。我曾从戎，复员后做行政，也可以说是个十足的半路出家人。

领悟先贤哲言，法国哲学家尼采说过：“别在平路上停留，也别爬得太高，从半高处观看，世界显得最美好。”郑板桥先生《题兰诗》云：“长在上头怕太高，移来山下又尘嚣。不夷不惠居身好，只在峰峦半截腰。”白居易“犹抱琵琶半遮面”和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审美意境同样让人能展开无限的想象翅膀。

宋朝丞相赵普曰：“《论语》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成了后人作为一个读书少而精的经典例子而加以推崇。曹雪芹一生只写了半部《红楼梦》，可比当今亿万册“拼盘杂烩”的“励志新著”不知要强多少倍。

《半字歌》倡导人们，少盲目自高，多量力而行；少跟风崇拜，多自悟自醒；少攀比，多适度；少嫉妒，多豁达；少计较，多自我完善。读懂了一个“半”字，现实生活中就会从容些、淡泊些、想得开些；一半清醒一半醉，一半欢乐一半悲。生活常常苦乐参半，事业必定成败参半，情感难免爱恨参半，朋友总是亲疏参半；女婿是半子，媳妇是半因；半亩水塘，清鉴可忍；半勾新月，一样清辉。

入海垂钓者，未必胸怀全然坦荡；水沟捉虾人，未必前行半途而废。

（责编：李善成）

童年记忆

商维新

童年是在我的出生地利尚屯度过的。从我记事起，童年的我就在故乡辽阔的大地、高远的天空和我家古朴且庭院深深的大院里一点一滴的时光中渐渐长大。时值6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正处于低谷的三年困难时期，物质生活贫乏，好在爷爷奶奶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些许积蓄，尚可维持生计，我童年的日子里不致过分挨饿。我家的老宅院很大，除了全家九口人居住的五间正房外，宽敞的院子里还建了三间东厢房和三间西厢房。走过厢房，是一座很高的石制的门楼，门楼上雕刻着好看的狮子图案，幼时的我总喜欢踮起脚尖，触摸门楼上刻着的小狮子，也喜欢感受石头的坚实，还有它散发出来的凉意。跨过门楼，是一道长而宽的门道，再走过去便推开了两扇古老结实的大木门。每当我与爷爷奶奶从外面归来，我总是抢着抓住门栓，扣上两扇门。直到今天我仍然时时想起忆起自己推门而入，在门道里在庭院里尽情玩耍尽情徜徉的情景。在这古老的大院里，爷爷奶奶曾坐在庭院的木凳上看我们姐弟五人嬉笑玩耍，娇嗔笑语，享天伦之乐；黄昏时分劳作归来的父母给我们讲好听的故事，直到月上柳梢头，我们姐弟依然意犹未尽，还会拿着父亲为我们买的有趣的小人儿书，央求父亲回房间讲……

童年的每一个清晨几乎都是在晨有鸡鸣、炊烟袅袅和奶奶的呵护声中醒来。那时作为奶奶长孙的我和奶奶住在东屋。面相慈善高大结实的奶奶有着一双旧时缠足的小脚，但她能干耐劳，操持家事，清爽利落。她善良爽朗，左邻右舍关系极好。奶奶不仅呵护照料我的生活，耳濡目染中我继承并学到了她身上的正直善良，克己耐劳。

顽皮的我常常吃过早饭后，就和邻家的小伙伴们出门玩耍。那时对于一个孩子而言，玩耍的天地竟是那么大又那么简单。村边的老槐树，我们几个小伙伴像猴子一样爬上爬下，掏鸟窝、抓知了；树林青草间追逐着打弹弓、捉迷藏；小河边我们嬉笑着打水战；累了乏了，我们满头是汗地躺倒在草地上，仰着稚气的脸蛋儿数着湛蓝的天空飘过多少朵白云，倾听草丛里蟋蟀的鸣啭，还有树上鸟儿快乐地歌唱。等到夕阳西下，远远望见村里人家的炊烟升起，才想起该回家了。回转时，手里还不忘带一把乡间路边的小草，抓来的知了，或者田野逮到的蜻蜓，嘴里乱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脸上带着疲惫而满足的笑容，连跑带玩儿地各奔家门。

自然，童年也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儿，也曾有过一个孩子憧憬的小小的梦想和希望。记得十岁时，我和村里的一些小伙伴儿一样，还是个无论春夏秋冬都剃着“光头”的小孩儿。光头，夏天凉爽，秋冬季节就常常感觉头上凉飕飕的。那时留着光头不能蓄发，可不是因为愿意“光头”或者头发长得不好才剃掉，而是缘于当时村里连一家理发店也没有。如果自家理发，家里又没有理发用的推子，我们当时是买不起一把十几元的推子的。村里只有极少的两三户人家有推子。如果理发是要央求村里有推子的叔叔大爷帮忙的，或者步行几十里到廊坊去，而且理发店每次理发要花掉三毛钱！那时八分钱可买一斤食盐、一毛四分钱买一斤大米，可以想见三毛钱可是能为全家添上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啊！那样的情境下，路途遥远加之经济窘迫，又不好总是麻烦村邻叔叔大爷免费帮忙理发，我们许多孩子便选择剃光头，待到头发长得长了，我们就再剃光。那时已懂得爱美的我，幼小的心里多渴望拥有一把自家的推子啊！我更可以跟父亲学来理发技术，让自己黑亮亮的一头浓发“骄傲地”留起来，也方便家人。当然，我们故乡质朴的村邻很善良，乐于助人、慷慨大方，不吝嗇于奉献自家的推子和一手剃头理发的好手艺。有时赶上叔叔大爷在自家的院子里给家人理发，我们几个调皮的孩子就会乖巧地请求叔叔大爷给我们理一理头发，哪怕只是剃光头呵！每逢此时叔叔大爷都会爱怜地面带笑意，乐呵呵地对我们说：“臭小子，等着啊！”直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夏日村邻的院子里，大树绿荫下，我们坐在椅子上围一身白色粗布，叔叔大爷为我们理发的画面，每每忆起，浓浓的质朴乡情温暖我心。

十四岁那年，家里终于用攒下的积蓄买了一把推子，我当时别提多高兴了。放在手里反复抚摸摆弄，并且擦得又干净又亮。奶奶还帮我找到一块方方正正的白色棉质布，仔细地把推子包裹起来。我也再不用剃成光头了。

童年的一切串起了快乐而温暖的回忆。那时候时光总是过得好快，快乐总是来得这么容易又简单，当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岁月流转，童年都已逝去，唯一无法逝去的是过往岁月中我们那颗年少纯洁无邪的心，永远悠悠地唱着童心不泯的歌谣。

（责编：孙玉茹）

乡村教师旧照

周淑艳

二十多年前的乡村还没有经历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的洗礼。小模小样的乡村学校中，一个个有趣的旧式乡村教师形象成为我记忆中宝贵的珍存。

小李被人叫了一辈子小李，到退休时也还是小李。小李长得矮矮胖胖，方头方脑的，像个不高的长方体。小李在学校做少先队辅导员，好热闹，喜欢吹拉弹唱，做事一板一眼，他那儿严肃认真着，旁人看来却总像笑话。小李热衷上台表演，每次上台都是从台口儿甩着胳膊，踢着正步走到台中，然后突然立正，嘴里喊着“向右转”，转向话筒开始隆重演出。毕竟表演的机会不多，小李内心痒痒放假有机会就随吹鼓手班到丧事现场去表演，还有钱可挣。有一回，小李在学校值夜班，晚上喝了酒兴致甚高，索性来到广播室，打开喇叭表演才艺，自己报幕自己演。笙管笛箫、唢呐、二胡、手风琴、京剧、革命歌曲……一个人有来道去，甚是热闹。夜深人静，大喇叭声传八里，一直到后半夜，村长骑着破车气急败坏找来，他才“最后一个节目，请欣赏唢呐独奏《百鸟朝凤》”。

老林也是文艺爱好者，尤喜唱歌，不唱难受。他的课常在歌声中开始，在歌声中结束，他可不是音乐老师。一块儿聊天儿，一块儿吃饭，开会中场休息，有人提议林老师来一段儿，林老师就来一段儿。有时候，老林也拿着劲儿，让来一段儿，推托唱不好，唱不好！大家都知道他这劲儿，就不再理他，说起别的。一会儿，老林就憋不住了，自己小声儿唱起来，大伙儿一起哄，演唱就开始了。老林的媳妇长年患病，添出许多事端。老林上着班儿，顾及着媳妇，拉扯着俩孩子，生活挺困难的，可老林从未停止歌唱。老林媳妇去世了，校长寻思着给老林一些补助，转悠到老林的教室，响亮亮的歌声又飘出来，老林还在那唱呢！校长一生气，不给了！

老赵五十多岁，长得圆圆矮矮的，一双大大圆圆的眼睛透着狡黠，但他那几个心眼儿都摆在脸上。老赵有些小吝啬小虚荣，爱吹牛。当他拿别人取乐儿的时候，不知道别人把他笑过好几遍了。一天下午，老赵夸张地打着饱嗝说：“今儿中午那大公鸡真香！养了一年了，炖了这一大锅，跟老伴儿三天也吃不完。”下午放学，校长把老赵留下说有事儿。老赵就留下了，校长东拉西扯聊了一个多小时，也没啥正事儿。完了，校长还执意要送老赵回家，说天儿晚了，怕老赵看不好道儿。老赵一路狐疑到家。嚯，家里灯火通明，亮若白昼！老师们都在他们家呢，一桌子菜都摆好了，老伴儿还在厨房里忙活呢，跟老师们显摆好多回那酒也给打开了！大公鸡确实香！酒足饭饱后，老师们尽兴告辞，老赵冲着—位年轻又调皮的老师喊，你王八蛋把灯泡给我换回来，这得费多少电！

老陈老是半天清醒，半天迷糊的。一个没几个人的偏远的乡下小学上课下课老师说了算。老陈通常上午上半天课，中午不回家，午饭在教室吃。老陈无酒不饭，孩子们下午上学来了，他还没喝完呢。教室窗台上有几个盘碗，长期生着蒜苗，喝酒时掐几根下酒。小卖部有煮熟的酱货，老陈最好这口儿，吃就吃吧，他吃的时候，是把羊肠高高夹起，歪着头从下往上咬。常常一堆小脑袋围着他吃，有馋得流哈喇子的，老陈就提着肠子让咬一口，再用筷子蘸点酒搁孩子嘴里。下午基本就放羊了，孩子们拍宝、弹球、踢毽、跳绳，疯玩儿！可老陈的学生个个都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那些正规小学的学生谁也不是个儿。

（责编：李克山）

母亲河 大运河（组诗）

王志刚

在河岸行走

你伸向远方的绸带，让三月冲动
每次听到风返回的节奏，我就想起童年搁浅的摆渡
露水里悬浮的乳名

在河岸行走，脚下的隋堤在虚妄里幻想
一个叫杨柳的女子，我却不愿用春天交换
前世的脚印里被阳光重叠的影子

跟在我身后的鱼，吐着泡泡呜咽模仿我的动作
它不知道我的身体已经呈半透明状，在努力摆脱
一个隐喻的影子

运河的情人

我是运河的情人，男性
脐带捆绑住我们的姻缘，我的心是灼热的
即使在冬天，岸边的柳也被
“搓得鹅儿黄欲就”

我的血管有水流的声响，在几乎窒息的时候被自己打动
方向不再是我的坚持，水流、向下或者向上
或者深陷于漩涡

我们是一个人，我相信
当她的笑容逐渐失去水分，我的情绪莫名地失控
被失去的事物吞噬或者鼓舞，引爆自己的燃点时
就清晰地听见她及时地喊出我的乳名

正在失去

运河开始断流，挖掘机喘着粗气加深加宽
在她干涸的表情上做一些修饰，沿途的风景迷失于一个空洞的词
向浅水的观赏荷，仿古的垂钓亭
索要孤独

我想再一次走近你，只好挽着春天
向那群在淤泥里哄抢铜板的人们，兜售光阴的另一种流动方式
或者金子光

世俗是贪婪的，岁月正在失去讨价还价的资本
书本上世界最长的人工河，正在被现代化机械碾碎肉身
梦呓里溅起的水珠。先于梦呓
闪着珍珠的光

运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

我断定，这是挖运河的暴君的疏忽
将一个村落隐晦在暮色中。我的小村
倚堤而居，面向日出的方向
身前无边碧野，身后垂柳成行

流水灵动，稀释千年烟波
村庄安详，舒展绿色的水袖
水袖飘逸，安抚画舫上褪色的传说
传说荒芜，站在茅草间挥毫的诗人
秃笔蘸着历史的潮声

运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温暖的臂弯
水流在这里放缓节奏，让鱼儿超越
路经这的人敞开襟怀，搂紧涟漪中绽放的火苗

横卧堤上的先人，反复擦着久远的灯展
温暖着方向

母亲老了

母亲瘦了，瘦得皮已经包不住骨头
母亲哭了，深陷的眼眶里已流不出泪水
母亲老了，还不到寿终正寝的时候
母亲糊涂了，把心事想向任何一个路人说

母亲的身子越来越低，贴近坚硬的岁月
脱离她影子呵护的人，忙着去堤上捡柴禾
取暖的火苗越来越低，四散而去的人
在她的白发照亮的区域，默默地搬运
水里火焰的灰烬和恩泽

母亲老了，真的老了
我在诗句里写到水，就看见光阴的刻度
卡在泥土表面，汲取着什么
或者测量着什么

正在修缮的运河

站在岸边的工程师目光呆滞，他的凭吊
水一样空寂。水在他的水平仪既定的经纬下
塑料袋、白泡沫、各种垃圾，演练一场决堤的波浪
遮掩久远的钟声

挖掘机向河底的白骨询问，累死的河工的姓氏
白骨像新运来的石头诉说，大地内心的暗疾
他们小声交谈，大声嚎啕
用泪水融化，用骨头燃烧
沉入淤泥的盐粒

流水从未放弃自己的歌谣，将一群鱼的骨头
洗去苍白。另一群鱼的复生
激活水的欢愉。鱼吞吐气泡
抚摸水的肉身。水把天空囊括

春天里的村庄（组诗）

孙玉仙 孙功俊

之一：春天里的村庄

桃花早把蠢蠢欲动的心事说给了三月
风用暖，水用柔，母亲用炊烟
撮合一段粉红的爱情
被一只越墙而去的蜜蜂
泄露了三月心事的惆怅

女儿用手机发来照片
父亲的背影依旧洒脱
小河流淌着春水
膨胀小麦拔节的欲望
田埂上歪歪斜斜的胶鞋脚印

暴露农事的脆弱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村庄的秘密
因为父亲的腰
在这个季节挺得最直
村庄，请允许我在春天忘掉一些东西
比如已被桃花火辣辣的眼神
温暖的那场春雨的承诺
该铭记的我会放入花蕾含苞的内心
插在床头的酒瓶
用酒精的高浓度
点亮一朵错过花期的野花
倔强的暗香

之二：写到村庄

写到村庄
我的文字便不再青涩干硬
墙根的野草，村口的磨盘，坦荡的打谷场
稻草霉味掺杂烟味的露天电影
那时候天很高
风筝铆劲地蹿也追不上飞机身后的白线
那时候天很蓝
仿佛被童真的笑声染过一般纯净渺远

当我扛起蛇皮袋懵懂地逃离
一转身村庄就变了
变成故乡一股莫名的灼热烙在胸口
痛彻心肺
从此多了一份重量和责任
在别人的城市，靠自己的体温
保存村庄永远的三十七度

从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
用诗行做脊背弯曲的注解
从回望到回忆
由回忆滋长的乡愁
因乡愁萌生的敬畏
村庄啊，昨晚的梦里
我推开了家的窗户翻身而起
以跪的姿势
祈望炊烟里飘来我带着奶香的乳名

之三：走进春天

异乡劫持了我的心跳
我必须放慢脚步
当一支粉红探出村庄的篱笆
那久远的誓言开始灼痛嗫嚅的乡音
我那选择在春天出嫁的妹子啊
还在等候我的爱情信物吗
今夜，我躲在细雨中
夹带的一朵雪花里潜逃
卸下平日勉强的伪装
甩开大步
一脚叩醒一场春梦
一步激活一个动词
一声喊出一陌春风
花朵紧跟在我的身后
纷纷绽放

之四：想起泥土深处的一张犁

隔着千里
我也能知道犁铧切入土地的欣喜和分量
就像我能感觉第一缕春风抵达村庄
犁的心事跟乡亲们的心事一样
比如他们都能品出一滴汗里的盐

从冻土到麦芒的高度
还有麦穗的遗落，秧苗的拥挤
以及手纹印在犁铧上的疼痛
你选择沉默
继续守住每一块泥土的秘密

我答应过村庄要好好活着
用犁的方式再读懂铁的内心
甚至跟我的血管连接
用溅落的汗珠点亮村庄的沉寂

如果你只是一张犁
我走调的乡音早把你弄丢了
可你是乡亲的兄弟
你的固执是有原因的
村庄不说

乡亲们也不说

我的执拗就是犁铧的信念
必须赶在春天之前翻动春天
趁着炊烟，还有方向

(责编：秦万丽)

我所知道的 张恨水先生

吴桐桢

—

1947年冬到1948年我在读高中二、三年级的时候，曾经在北平新民报做夜工。每天下午放学后，6点到报社吃饭，饭后上班，直到9点。这3个小时算我正式上班的时间。如果提前把我分内的工作做完了，也可以早退；如果赶上当天事情多，最迟可干到10点。这是我的领导采访部主任张仆野先生（张恨水先生之弟）规定的。这也体现了长者对年轻人的关心。他知道我还得赶紧回家写一篇小文，以换取零用钱（为何是这样，后文再说）。这个采访部的成员全是记者。如北京解放后仍活跃在新闻战线上的高宗衡（高参）、傅寿儒、贺家宝诸先生都是当时的成员。仆野先生（大家均称他为“仆老”）大多数时间也做记者工作。这个部门最热闹的时候是晚7时以后，大家都忙着把采访来的新闻消息写稿发稿。我的任务是两项：（一）根据仆老指定的素材撰写电报稿，交给电报员向新民报的其他四社八报发稿（新民报在全国当时共有五社八报，北平是一社。总部在南京。董事长、副董事长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北平新民报负责人是张恨水先生，称经理）。（二）誉抄文件。

二

1945年秋季开始我在北平丰盛胡同五三中学高中读书。这个学校是私立中学，但有一年北平全市会考，此校有一位学生考入了前五名。我之所以要上这个学校，一是有这个“前五名”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此校学生如期末考试各科总平均分在90分以上者，可全免学杂费和住宿费。我上这个学校就是为了节省这在当时来说可算是一笔不小的费用。1946年张恨水之子张小水随父由重庆来到北平，转学就转到我们班上。由于他非常儒雅，待人又和气可亲，所以很快就和我们先入学的同学打成一片，成为好同窗。我们班的同学，我知道仍健在的有荣耀武（门头沟区职业学校前教导主任，86岁），王树茗（海淀区101中学数学特级教师，84岁）。其他比较知名但不知是否健在的有著名京剧武生泰斗李万春之内弟、李砚秀之胞弟李凤岐，天桥大刀张宝忠之子，解放后任长春杂技团团长的张英杰。

粉碎四人帮之前，由于我常常要接待各单位来调查我当时的同学“是不是三青团员”这样的事，我想“我当然也是被调查的一分子”。为了避免和这些同学有“为隐瞒什么而互相订立攻守同盟的嫌疑”，所以我一直不与同学通信息。我的同学可能与我有同样的体会。他们也没有一人联系过我。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消除了这一顾虑，但再找张小水时，由小水胞弟张伍那里得知：曾经在生活上给予我极大帮助、在诚挚待人方面给予我极大影响的我的小水兄，于此前已驾鹤西去了。我得知此噩耗后，十分悲痛。曾与荣耀武同学商议：我们是不是联系仍健在的同学一起去看望小水的夫人及子女。但经过反复考虑，最终认定“此去会使小水夫人刚平静下去的心又起波澜”。所以打消了此念。

三

1947年末，我因当时与家中汇兑不通，经济上断绝了来源。需交的学杂宿费等项可凭靠“考90分以上”全免，但生活费用则没有着落。小水知道了我的这一情况后，就对我说：“你不用惊慌、发愁！天无绝人之路。应该试一试半工半读。”小水对我的这一提示，使我茅塞顿开。于是我就翻阅报纸查找招聘广告，找了好久，也找不到夜里上班的合适工作。

有一天，小水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到新民报去当夜工你去不去？”我说：“这一点我早已想到。只是我不知道托你去向令尊说，会不会使你为难，所以没向你说。去新民报作夜工，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呀！”小水高兴地对我说：“有一次我爸爸问我转到这个学校后都和哪些同学要好，我就把你和荣耀武向他介绍了。他很赞赏你学习刻苦，能考全免费。他还让我跟你学习。他说‘不在于免掉的这些钱，在于的是青年人要有这种刻苦的精神！’昨天我把你需要工作的情况向他说了。”这时我打断了小水的话，急着问：“令尊说什么？”小水说：“我爸爸跟我调侃。他说：‘古人是观其友，知其人。我今天就来个观其人，知其友吧。行！我可以信任你的朋友。不过要来新民报，得有条件。’”这时我又打断小水的话急着问：“什么条件？”小水说：“我爹得面试加笔试。进新民报的人不能是白丁。”我说：“我愿意面试和笔试。”就这样小水说了张恨老（这是我入新民报后知道的他的官称，也简说“恨老”）提出的要求：面试，由他亲自进行。约定在那一周星期六的下午5时由小水领我去新民报见他。笔试，指去见他时要带着一篇能体现“新闻人”应有的灵感的文章，交给新民报。面试无法准备。笔试我就写了一篇报道星期五新开张的，开设在西四丁字街路北的《平民食堂》的文章。

星期六下午5时终于到了。小水领着我见到了久已仰慕的张恨水先生（我们学“著作等身”这个成语时，举的就是先生的例子）。他起身迎我到门前，跟我握手，既含有幽默意味又使我感到非常亲切地说：“欢迎你！新战友！”他这一句欢迎词，使我立刻改变了“我是来当临时工的”那种落寞的心情。我立刻说：“张伯伯！谢谢您！”接着恨老说：“时间宝贵。今天咱们先公后私。对了，你知道‘先公后私’是什么意思吗？”我说：“知道，是先考虑办公事，然后才轮到私事。”恨老说：“此语出自何典？”我说：“不知道。”恨老说：“看来你和小水一样，学习成语只满足于知道意思，不注意‘探源’。这样学习到的成语不全面。你去查一查书，可能是出于《孔丛子·记义》：‘于《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知道了这个出处，可以知道《东山》这首诗的意思，还可以学习周公的品质。”我说：“我一定去查。”让我落座后，又问我现在国文正学什么？我说唐宋八大家。他说：“好哇，八大家里你喜欢谁？”我说：“苏东坡。”他说喜欢苏东坡的哪篇文章。我答：“都喜欢，特别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他问我喜欢《刑赏忠厚之至论》的哪一点。我说：“喜欢苏东坡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出的‘想当然’的性格。”恨老听了我的这一回答，好像很兴奋又有些不解，说：“你把苏东坡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表现出的‘想当然耳’说成是他的性格？这我还真是头一回听说。你说得好！领教！领教！”他又接着问：“你知道唐宋八大家在写作上最主要的得益于哪些书吗？”我又答了个“不知道”。恨老说：“不知道不要紧。你们刚开始读，可以慢慢体会。我以为读完八大家将来再读《左传》和《前四史》时要体会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好了，先公，进行面试的环节就到这里吧。后私，我想请你去拜望小水的高堂，顺便吃个晚饭，如何？”我说：“我愿意去拜望并叨扰伯母。”这时他要我带来的那“应笔试”的文章。我给了他。他说：“笔试由《北京人》版主编‘零碎’（这是笔名。真名左笑鸿）他来判分。如果及格，他会在《北京人》上发表。不过我要先看看你写的字。”他拿过我的稿子后，只看了一遍就说：“字写得不错。你毛笔字临过帖。小水跟着我颠沛流离，没能在书法上系统练习，是个遗憾。”

四

恨老说的“你去拜望小水高堂”的地方，就在新民报楼内。这时我才知道小水的亲生母就住在此楼的非办公区。此前我随小水去过在阜成门内北沟沿（今赵登禹路）、小水每天上学住的那个家，而且见到过小水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却不知北沟沿住的是恨老的三夫人，见到的弟弟妹妹是三夫人所生。小水的生母是二夫人（小

水每星期日是必来探望的)。至于大夫人的情况，小水没跟我提及过。

到了非办公区拜见伯母后，伯母很热情。她说：“你和小水同窗，这是缘分，很可贵！你们一定要互相照应！我今天烧家乡菜给你们吃。”（不知何故，伯母多次强调缘分）不久，恨老也来了，对我说：“我把你的稿子交给他们了。其实你来当夜工，从你所做的工作来说，只看看你写的字就行了，不一定非进行面试和笔试。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不想破坏新民报进人的规矩；另外也不想让你有‘凭着小水的关系进入的新民报’的想法。至于把你请到我家来，倒是想通过你了解一下小水在学校的情况，希望你们互相帮助。特别是如果学校里有政治上的争论，嘱咐你们不要参加。你们当前的任务是好好读书。”我说：“请您们放心。我和小水会这样做。”接着我们就攀谈起来。

谈话的内容多是恨老问，我和小水答而且谈的多是国文学习的问题。其实我对恨老本有许多的问号悬在胸中，但因为怕失礼，所以没敢问。不过小水还是借着同学中有人托他向恨老请教，问了几个问题。在恨老的答问中，使我至今不忘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要写小说的同学，要注意观察“细节”和体察“人物性格”（解放后，我读到了恩格斯的“现实主义除去细节的真实之外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句话。恨老的话我认为与这句话有些相似）。恨老说自己就是从《史记》中得到了许多“如何写性格、写语言”的启发。他一边说自己，一边问我和小水：项羽和刘邦同是见到秦始皇浩浩荡荡的出巡，他俩各自的反应是什么？我说：“没太注意，读《高祖本纪》、《项羽本纪》我们把精力都放在今译和古代汉语语法上了。”恨老说：“这样读也必要。不过今后要写小说的人读《史记》就要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一条：注意太史公在《史记》中是怎样写人物性格，怎样写反映人物性格的语言的。”

另一个问题是“恨老写了这么多部小说，著作等身，他认为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什么？”恨老没直接回答而是背了两句诗：“谢朝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接着问我们懂不懂这两句诗的意思，小水和我都说“朦朦胧胧”。恨老说：“不用我开讲，还是你们自己去体会。我写这么多部书，最怕的就是不能做到‘启夕秀于未振’，不能做到‘陈言之务去’从而落入俗套。”

饭后恨老知道我的时间金贵，就主动提出来让我回家忙其他的事。通过这一次恨老的“面试”，使我终身记住了四大项：1，学习成语“要探源”。鉴于许多人对“该探源的成语不探源以致用错”，所以退休后我写了有关纠正“误用”、“误解”成语和“成语探源”的文字100多万字，已出版了三本书，用去65万字。在博客上也已发了近千条有关成语的解疑文字并且想继续发下去。2，受恨老“随机提问”的启发，也使我想到了苏轼“对成语活用的贡献”，已写了一篇有关文字交报刊审阅中。3，经恨老提示，《史记》中项羽、刘邦见到秦始皇时分别说的“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此也”，在“如何通过语言刻画人物，如何通过性格化的语言预示人的一生的发展”方面给我启了蒙，成了我的启蒙教材的第一课，让我认识到：项羽说的那句话不仅表现了他的骄傲自信，莽撞狭隘，同时也昭示出他的必然失败；刘邦说的那句话不仅表现了他的积极向上，含蓄大度，同时也昭示出他有取得天下的可能。4，恨老说他在创作时最怕的“不能做到‘启夕秀于未振’、不能做到‘陈言之务去’”，让我认识到：古人之意犹如已开的花（朝华）应谢而辞去，而古人未述之意犹如未开的花（夕秀）一样，宜采用之。也可以这样理解：古人已用之意（陈言），大家都知道了，不能让读者“动心惊耳”了，故“务去”；写的都是“古人未用之意”才能不落俗套。

五

那时因电话不普及，星期二上学，小水才告诉我星期一晚上恨老回家带回的消息：零碎主编说：“《平民食堂》一文写了北平的新鲜事儿，可在《北京人》发表。”这样就等于我的笔试通过，可以到采访部上班了。”

我到采访部去上班，可能也是经恨老考虑过的：我虽和恨老见过面也谈过话，但实际投入工作以后，到底会不会适应工作的要求（因为我要有从素材中提炼出简要的电报文字的能力）还在两可之中。所以恨老把自己介绍来的人安排给自己的弟弟，以后发生不发生问题都好办一些。我上班见到仆老之后，他和我进行了简短的谈话。第一告诉我我的情况小水都和他说了。他很支持我半工半读，说年轻人受一些磨练有好处。第二告诉我，

我每月的薪水因当时物价飞涨无法用固定的数目付我，所以以新民报所有入伙人员每月伙食费的平均数作为我的薪水数（后来会计人员告诉我，这是张恨老的一种发明。他当了这么多年的会计，还没见过这样定薪金的。其实质就是让我一个月的伙食费有保证）。第三问我放学以后还有没有其他活动会影响我不能按时上班。我就向他说了“我是学校的排球队员。进行比赛时，如果比赛场地离新民报远，我可能迟到。如果遇到比赛场地远的，我想就不去参加比赛了。”仆老说：“年轻人身体锻炼很重要，别不参加。但是哪天可能迟到，一定要先一天向曹师傅说一下。”（曹师傅是采访部的内勤人员。他总在班上。大家外出的地点都告诉他）总之，我感觉到恨老也好，仆老也好，他们对我都是人性化的领导。前文说的“仆老规定我上班不晚于晚上10点”，也是让我回家有一个小时的写稿时间然后投给报社好换一点“零用钱”。因为他知道我在新民报挣的薪水只是饭费。

六

我在青年时期比较好奇。所以自从和小水成为好友之后，我就想通过他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张恨水先生对自己属于不属于“鸳鸯蝴蝶派”的看法，另一个是笔名“恨水”出自何典？小水因为有很多人问他这第二个问题，实在不胜其扰了，就真的向父亲问过。小水对我说：恨老耐心地答复了他。大意如下：

（一）关于笔名问题

恨老虽生在江西，童年也是在江西度过，但自幼就受父亲的教育：一个人即或是出门在外离家乡很远，要紧的是不忘家乡，不忘祖籍。父亲给自己取的大名“心远”，就是让自己身在江西而“不忘家乡安徽潜山”；再往大了说就是“不忘安徽，不忘国家”。后来自己投稿不想用真名，取笔名为“恨水”，也是秉承了这个理念：听父亲说，家乡安徽潜山多水，多水本来是好事但就是极为贫困。自己之所以“恨水”者，是用“水”代家乡，乃是“恨”家乡之贫困之意。自己应该老想着：一旦有余力，一定要为家乡出力报效，不失“心远”之志。至于外面传的“恨水不成冰”，纯属无稽之谈，是那些小报文人为了迎合低级趣味，制造“轰动效应”所编造出来的。行文至此，我要给恨老的“不失‘心远’之志”补充一个例子。就在我在新民报做工的期间（准确的日期我想不起来了），安徽遭灾。恨老得知后，马上与安徽同乡会联系 商议募捐和赈灾义演的办法。就我所见：恨老首先捐出巨款，其次是为了提高赈灾义演的档次，多募善款，第一他请出了当时北平四大报的三个社长加上自己饰演义演中京剧《法门寺》的四校尉；第二请出了京剧名票时任新民报《天桥》版主编的马彦祥，饰演京剧《四郎探母》的杨延辉。为了保证演出质量，演《法门寺》的这“新闻四巨头”本来都是外行，但不惜时间工力，延请京剧名家给他们反复排练，务求“虽现趸现卖，但不出差错”。在恨老的感召下，当时新民报的工作人员都捐了款并且买票看了义演。演出的那一天最显特色的是四位校尉都戴眼镜（有一位是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另两位我忘了名字），一出场即获得了北京方言所说的“碰头好”（观众连喊带鼓掌）再加上哄堂大笑。

（二）关于恨老属不属于“鸳鸯蝴蝶派”的问题

小水向我说这个问题时，他特别强调老人家说这件事时显得很客观。老人家的意思是：他认为“鸳鸯蝴蝶派”本指的是20世纪初叶以徐枕亚为代表的写爱情小说的作家群（作品以《玉梨魂》为代表，是用四六骈俪句加香艳诗词写成）。后来自己写了《春明外史》、《啼笑姻缘》，因影响比较大，又被视为爱情小说，这样就被《黔之驴》中的那种“好事者”给拉入了“鸳鸯蝴蝶派”。因为自己是被拉入的，所以有些人批判“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内容庸俗，思想空虚”，自己并不认为其批判矛头是指向自己的作品的。比如写《啼笑姻缘》，他自己的创作思想是既写爱情纠葛又揭露社会黑暗，批判军阀横暴，绝不是用“内容庸俗，思想空虚”的东西去赢得某些读者的欢心。况且对“内容庸俗，思想空虚”的东西，从自己的思想上就是深恶痛绝的。他自己根本不会写这样的

作品。当然自己自小就读于旧书馆，读的是风花雪月式的诗词典章及才子佳人式的小说情节，书馆以外读的也是《红楼梦》、《东周列国志》一类的所谓“闲书”，再加上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从不到20岁就开始写作，非说自己所写的是“救国救民”的进步书籍那也不是事实。“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像一对鸳鸯，一双蝴蝶那样拆不开”本是人之情。如果非把含有这种意味的作品，统称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自己也不视此称呼为洪水猛兽，非把自己的作品从中摘出来，做徒劳无功的事。

七

我除去“面试”的那一次与恨老有近距离的接触，后来因为我的工作实在跟恨老的工作“不沾边儿”，所以没能再有机会在他老人家那里受教。但是在工作期间也还是能一鳞半爪地了解一些恨老的为人与理念。

比如那个时候在报社工作的人最怕被人戴“红帽子”。但是恨老在重庆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送给他的用延安纺织呢做的中山服，他在新民报重要的集会场合是一定穿出的。有一次除夕在东安市场润明楼饭庄举行团拜会，我就亲眼见到了恨老穿上这身中山服的风采。他擅长写温柔缠绵的小说，但为新民报写的社论，却以“针砭时政，笔锋凌厉”著称。他用的人，如《天桥》版的主编马彦祥，解放后就曾任主管戏曲的局长。《北京人》版的主编左笑鸿，解放后我有一次看报得知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因为我老给《北京人》投稿，跟他有所接触。读他写的评论也有“绵里藏针”的感觉。从我对恨老的这一知半解，我认为他绝不属于思想落后，写书追求趣味主义的那种人。

恨老办新民报有一个理念（不是听恨老亲口说的，而是听其他同事说，我自己又感觉到的），就是“北平的新民报要有北京味儿”。只要新民报一报在手，你要了解文艺动态、文艺界的大事，请读《天桥》版。要了解北平发生了什么事，现状如何，请读《北京人》。要了解外地的事，外地与北平的联系，请读《交道口》，要了解当时有关家庭生活方面的事，请读《小家庭》。要读文学作品，除有一个专栏连载恨老的长篇小说外，还有《驼铃》版（北平那时用骆驼驮煤进京，可在市内走骆驼。驼铃声是当时北平的一大特色。几乎当时所有以北京为题材的电影都用“前门楼子前面拉骆驼”的场景为第一幕）。总之，要看什么均可“按图索骥”，不像现在的报纸，找一件自己急于知道的信息，不了解它隐身何处，需遍查各页才行。

上述追忆的事已过去65年了。我也八十有三零十一个月而且有时还犯糊涂。但是心里总是想把自己“知道的恨老”写出来，以弥补解放后我没再去张府拜谒受教以及没和小水兄联系的亏欠！

（责编：李善成）

我的姨哥姨嫂

袁荣珍

一大早从塘沽乘车，赶往百公里外的姨哥姨嫂家。退休后角色变了，环境变了，但节奏不减。每天重复的家务、照顾孙辈的忙碌，三代人一起生活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却也增添几分疲惫。因此一人独往轻装上阵，松弛神经、放飞心情，让急促、浮躁的脚步歇一歇，让心灵随心所欲地自由飞翔！列车载着我一路飞奔，两旁的树木飞快地往后退去，思绪也一下子拉回到五十年前。

也不知为什么，姥姥家的人除姥姥外其他人没能长寿，大舅、二舅、姥爷都在我出生前过世了。孤身一人

的姥姥从此常年住在二姨家。这样，我随妈妈去姨家看望姥姥就是常有的事了。姨家的人我都喜欢，特别是姨哥姨嫂。姨嫂中等身材，模样秀气，两道浓眉衬托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抿嘴一笑闪动着一对小酒窝，两条粗黑的长辫子垂落到腋窝，更增添几分飘逸。在我心里姨嫂如同仙女下凡，所以有事没事总爱多看她两眼。姨哥呢，常喜欢穿一件黑色条绒夹克衫，骑一辆崭新的蓝色自行车上下班，本来帅气的小伙又增添了几分洒脱。姨哥姨嫂可谓郎才女貌。两人情趣爱好相投，茶余饭后琴棋书画，沟通交流，同出同入，是一对让人羡慕的好夫妻。

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一夜间将姨家错划成了地主，姨哥姨嫂成了当然的地富子弟。家被“红卫兵”抄了，崭新的自行车被抢走了，就连姥姥自己从家带过来的为晚年准备的一口大棺材也被抄走，家境从此一落千丈。为了划清界限不使孩子们受到牵连，二姨只好借住在一家好心人提供的东倒西歪用木棍支撑着的柴房里，夏天闷热潮湿漏雨，冬天冷如冰窖，孩子饿得嗷嗷哭，仅有的一把棒子面熬点稀面粥充饥。

转眼4年过去，如今的姨哥姨嫂已经是77岁的老人了。随着“XX车站到了”的报站声，我的思绪又回到眼前。远远望见姨哥来接我了，“怎么就你一人？”姨哥问。“一个人更方便跟你们唠嗑呀！”我答。我们有说有笑不知不觉来到家中。姨嫂早已在门口迎候。一件大红色羊毛衫，黑色牛仔裤衬托浓密的头发，一张白净、舒展、滋润的脸，幸福和愉悦都写在上边，微笑时仍然闪动着那对小酒窝，只是新增了几道浅浅的鱼尾纹，虽然找不到当年的仙女形象，却也彰显出与众不同的高雅气度，仍然是美丽时尚的“年轻”老太太。

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满屋散发着墨香味让我陶醉，我不禁深深地大口大口的吸吮着。干渴的心灵得到了滋润。满屋的书香气更让我沉迷。这是姨哥的书法作品《咏梅》，那是水粉画《翠竹》，那又是一幅牡丹、山水。各种书籍、展品、摄影摆放有序。我呆在那里不肯离开……“再看看这个吧，早给你写好的，都给你装裱好啦。”姨哥说着将字画展开。《室雅兰香》四个大字栩栩如生，太漂亮了，我爱不释手。姨嫂说：“还喜欢什么就跟你姨哥说，让他给你写，不然他也天天瞎划拉。”此时我沐浴在知识的海洋里，我的心在书海里荡漾，自由地飞翔！久违的感觉、久违的温馨、久违的温暖在这里找到了。我的心灵得到了净化与升华。

看看存放在电脑里的照片吧，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姨哥和天津经济台一兰老师还有许多老哥老姐们的合影，这是早年姨哥参加《相约清晨》征文活动留下的；这是在北京看升旗仪式时拍下的；这张是在云南大理观光时拍下的；这是在南方和邓小平爷爷塑像合影。提起邓爷爷，姨嫂的话匣子打开了，没想到现在这么好，过去做梦都不敢想啊，说着说着姨嫂眼睛湿润了，我的鼻子也酸酸的……咱不说过去了，忘掉那苦难的往事吧。是啊，磨难是福，酸甜苦辣都是营养，孩子们跟我过惯了苦日子懂得珍惜，勤奋上进。老二靠自己的努力上进现在政府机关工作。老儿子和媳妇干小吃起家挣了钱，给我买了现在这套楼房，明年又要搬进大房子了。“好啊，想着告诉我哦！给你温居。”“哈哈！孩子们都懂得孝心，常回家看看，媳妇们都知道我爱美，不断给我买时尚的衣服，我非常知足。说千道万还是要感谢党的政策好啊……”

时间不知不觉流逝而去，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我的心暖暖的，甜甜的，别样的感觉，别样的收获。

（责任编辑：杨振关）

姐

齐淑曼

我们弟兄四人中，姐排行老大。因为父亲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常年在外奔波，所以我们几个年龄相差悬殊。姐今年82岁了，比我这个最小的妹妹整整大了20岁。姐21岁结婚后就离开了家，我和姐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并不多，但姐却是我心里最敬佩的人。

娘这一辈子最亲最近的人就是姐。父亲16岁上娶了19岁的娘，第二年就生了姐。姐长得像娘，身材匀称，瓜子脸上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特别爱笑。乡邻们都夸姐从小就懂事、明理、心眼好、敢说敢做。说奶奶的脾气大，难伺候，父亲岁数小，不懂得疼人，是姐常给娘“拔剑”。娘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一次娘给奶奶炒鸡蛋，出锅时有一小块掉到灶台上。娘怕奶奶看见生气，又不舍得扔了，就捡起来放到了嘴里。还没来得及咽下，就听奶奶在背后喊：“好你个偷嘴吃的东西，咱家可不养吃嘴精！”奶奶不听娘解释，说这样的儿媳妇不能要，大中午的让娘到当院跪着。娘心里委屈，跪在那里落泪。姐看不下去，拉着拽着硬是把娘扶到屋里，然后跑到奶奶跟前说：“奶奶不讲理！娘怎么会偷嘴呢？就是豆粒大的一块掉下来沾上了灰，娘舍不得糟蹋才填到嘴里。以后再欺负她让她罚跪，我就不认你这个奶奶了。”奶奶可能也觉得有些过分，听了姐的话竟没再说什么。从这以后，奶奶真的没再让娘罚过跪，对娘也比以前好了些。娘跟我说：“那年你姐才六七岁，就知道保护娘了。”从娘的目光里我看得出她为有姐这样的女儿感到很自豪。

再大点了，我又知道姐不仅是娘的护身符，还当过娘的“老师”。因为家境还过得去，姐8岁时父亲让她上了学。娘说从姐上学之后，在学校学什么，回来就找空教她什么。姐聪明，娘也不笨。姐小学毕业了，娘也跟姐学会了算账，认了不少字。娘凭着姐教的知识，能给常年在外父亲写信问候冷暖，诉说牵挂，逐步地加深着和这个对她并不算好的丈夫的感情。随父亲进城到了唐山后，娘又把不愿和父亲说的心理话写信向留在老家的姐倾诉。还是凭着跟姐学到的知识，农村出来的娘居然还在居委会做了主任。每当谈起这些经历，娘总要感慨地对我说：“多亏了你姐这个小老师啊！”

我真正和姐亲近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虽然父亲工资不算低，但还是很难维持包括大哥二哥和我在内的一家人的温饱。我饿得经常弯着腰，娘更是一脸菜色。那时姐还没孩子，一个人在县城工作，离老家十里地。姐写信跟父亲说让娘和我回老家住些日子，这样可以省下些口粮，不至于全家都挨饿，她也方便照顾。于是，1961年夏天娘就带着我回了农村老家。姐隔几天就回来看我们，带来些吃的用的。姐知道我爱吃桃酥，时常想办法买上一两块，回来时递到我手里看着我吃。娘告诉我这些都是姐从自己的牙缝里省下来的。晚上姐和娘躺在炕上，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有姐的接济抚慰，娘心情特别好，脸色也逐渐红润起来。姐就像炭火，在困境中温暖着娘的身心，那些日子是我印象中娘最快乐的时光。

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年的春节刚过，娘突然病倒了，姐请了假伺候娘。病中的娘特别恋着姐，只要是看姐不在眼前就问大闺女上哪儿了。姐日夜守在娘的身边，白天为娘梳头洗脸、喂饭喂药，晚上就在娘的身旁和衣而眠。姐从县城请来最好的医生为娘诊治，花高价给娘买来羊肉和其他营养品，盼着娘快点好起来。谁也没想到娘的病却在悄然加重。十多天后的一个深夜，我听到了娘的呻吟声。朦胧中睁眼一看，见姐已经起身将娘揽在怀中。姐一边询问，一边用手轻抚娘的胸口。在姐的安抚中，娘的呻吟声渐渐地小了，不多会儿便又安详睡去。想不到娘这一睡却再没有醒来，我知道是姐的怀抱给了娘最后的温暖。那年我11岁。

娘走了，姐就成了娘。办完娘的后事，为了让最依赖娘的我尽快适应没娘的生活，姐又陪我们回唐山住了几天。临回去时姐跟我说：“姐有工作，不能老陪在你身边，你要学着懂事，自立。以后要自己照顾自己，不能再把自己当小孩子了。”姐回去后时刻惦记着我，隔一段时间就寄来她亲手缝制的衣物，给父亲写信时也总要给我单独附上一页，问寒问暖、细语安慰，为年幼的我排解着丧母之痛。

半年之后，父亲娶了继母。姐来看望我们时告诉我，与继母相处时不要跟亲娘比，要以心换心，并带头叫继母“妈”。看到继母也喜欢我，姐才放心。1966年文革开始。继母成了“叛徒走资派”，父亲靠边站也顾不

上我。迷茫中，我曾经写信跟姐埋怨父亲找了这么个人，让我跟着受牵连。姐回信说“姐知道你难，可跟了父亲就是娘，咱不能忘了人家对咱的好。现在她落难，咱帮不了没办法，这个时候可不能抱怨人家。”姐的话打开了我充满怨气的心结，让我明白了做人不能忘恩负义。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为继母的事怨恨过，继母有病受伤时我也顶着压力细心照顾，尽了做女儿的责任。

工作后，我和姐依然不在一地，但我的事无论大小，都跟姐说，遇到为难的事，也愿让姐给我拿主意。因为我的挑剔，所以我快30岁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后来又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我不错，人也顺眼，就是文化程度低，在工厂工作。我怕别人说挑来挑去挑了个工人，面子上不好看。犹豫中我去了姐那儿。姐说：“大主意你自己拿，有学历、是干部的不是没给你介绍过，你觉得不合心。现在人合心了你又嫌人家文化水平低，是工人。工人也是正当职业，文化水平不高是没赶上好时候。世上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挑来挑去挑花了眼，这辈子也别想嫁出去。”从姐那儿回来半年我就和那个看着“顺眼”的工人结了婚。是姐的直言让我排除了杂念，拥有了幸福的家。而姐自己的婚姻在我看来却并不那么美满。

姐结婚时还不讲自由恋爱，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姐夫比姐小两岁。结婚时，姐夫在天津学徒，后又去了位于河北南部的三线工厂，夫妻两地分居近20年。姐到38岁才生了女儿，41岁时才有了儿子。1972年，姐终于调到姐夫身边。儿女绕膝，夫妻团圆，本是天大的好事，但姐夫脾气不好，姐本应幸福的生活便时常会伴着闪电雷鸣。我曾亲眼看见过姐夫发脾气的情景。外甥女找了个男朋友，姐夫认为对方娇气，不同意。为了让姐夫回心转意，趁着我在，外甥女拿了姐夫最喜欢抽的烟回家。姐夫打开一盒抽了起来，还夸女儿有孝心。外甥女趁机说是男友给买的。话音还没落，就见姐夫拿起那条烟，啪地摔在地上，又上去用脚踩，直到把每盒烟都踩烂为止。一边踩一边吼：“好啊，你们合起伙来糊弄我。告诉你们，干脆死了这条心，有我在，这件事你们别想！”见此情景，姐赶忙把女儿拉到一旁，自己平静地清理了地上的碎屑，一声没吭。我虽知道姐夫脾气暴躁，但亲眼见到还是觉得太过分，不好说姐夫，就把姐拽到一边说：“你是哑巴啊！你一直这么惯着，还不是越惯越上脸！”姐却笑着说：“我都没生气你生什么气呀？你姐夫发过脾气也后悔，但不好改。他本心也是为家人好，我要整天跟他针尖对麦芒，这日子还怎么过？”我听后无奈地点着头说：“姐，我算是服了你了。”从姐身上我知道了体谅和包容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

后来姐和姐夫调回天津。一双儿女也算学业有成，相继工作成家，姐夫的脾气也逐渐好了些，我觉得姐应该苦尽甘来了，没想到命运对姐总是那么吝啬。退休后没几年，曾经那么精明强干的姐夫患上了老年痴呆，从此姐又开始了新的人生苦旅。

刚得病时，姐夫经常说一些不知所云的话，姐如果猜得不对，姐夫就会急得大发脾气，甚至跺脚摔东西。姐总是笑着劝解，直到姐夫平静下来。后来姐夫不仅糊涂得越来越厉害，连话也不会说了，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一切都要姐来照顾。姐说从这之后，每天早晨天一亮，趁着姐夫还睡着，就得赶往小区对面的菜市场，购买早点和一天的蔬菜，然后匆匆赶回家。如果姐夫还没有醒，姐就赶紧收拾房间，料理家务。姐夫醒来，姐就要帮他穿衣起床，带他洗脸漱口，伺候他吃饭。姐夫没有了上厕所的概念，姐得随时为他收拾污物、擦拭身体、清洗衣被。姐就这样从早忙到晚，直到服侍姐夫睡下，才能松弛一下疲惫的身心。姐七八十岁了，又患有冠心病、糖尿病、关节炎，个中的辛苦劳累可想而知。

我们兄妹与姐不在一地，一点忙也帮不上。姐的儿女工作忙，没有时间侍奉在身边。姐理解他们，自己能承担的绝不麻烦孩子。即使是生病、受伤时也是这样。前几年姐骑车出去买东西摔破了膝盖，就拄着拐做家务，伺候姐夫，没让孩子请一天的假。人们早就劝姐将姐夫送到养老院，但姐说既然做了夫妻，就要生死相依。只要自己能动，就不会放弃对姐夫的照顾。

从姐夫患病至今，十几个春秋了，姐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照顾连她都不认识了姐夫。而姐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劳中，眼睛不再明亮，步履早已蹒跚，唯一不变的是她脸上的笑容。熟悉姐的人都说姐夫不知哪世修来的福，遇到了姐这样的老伴。

姐属羊，人们说属羊的命不好。我心疼姐，也常为此感慨：“姐，您这一辈子太苦了，只知道为家人付出，自己什么福也没享过。”姐总是笑着跟我说：上天对她已经很眷顾，娘的善良柔弱让她有机会“行侠仗义”和姐

夫分居20年，发展了自己；我这个小妹的存在，让她提前尝到了做母亲的滋味；姐夫说不了话了，也就不会再对她发脾气；有了照顾姐夫的责任，不想动也得动，姐夫就是不花钱的健身教练，不然自己这么多病，也许早就躺下了；有姐夫作伴，家就完整……姐就是这样诠释着自己的命运。姐的话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姐总是笑对生活，从没有过抱怨和委屈，因为她的心里充满了阳光。

姐小学文化，职务不高，就是个平凡之人。但她的孝心、爱心、宽容之心和深明大义，让身为知识分子的我自叹不如。我爱姐，敬佩姐。不久前看望姐时，我写了一个条幅挂在了姐的客厅，表达我对姐的深深敬意和由衷祝福：

孝父母，悌兄弟，义伴侣，慈儿女，数十年劳苦身躯；
心良善，情刚直，性坚忍，品贤德，愿长姐福寿永续。

（责编：李克山）

温暖的父亲

齐风云

周日回家看望父母。中午时分我和父亲在厨房做饭，照例是我当“大厨”，主烧菜。父亲煮饭顺便当我的下手，被我封为“二厨”。父女俩忙得不亦乐乎。

当一切就绪，准备开饭时，却发现电饭锅的指示灯不知何时灭了，揭开锅盖，米还在汤里扑嘟扑嘟跳着呢，成了一锅夹生饭。“肯定是电饭锅坏了。”父亲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那怎么办？这都几点了，中午吃什么呢？”想着一家人都在等着吃饭，我一肚子怨气冲父亲嚷。父亲对着电饭锅略一思忖，大手一挥说：“没事，有办法。”只见他迅速从屋外抱进一些木板木条，弯腰拿起火钳准备生火，父亲打算用锅灶烧饭。“这样更好，铁锅烧的饭味道香，还有你爱吃的锅巴。”父亲一边忙活一边对我说。事已至此，我只好不情愿地帮着忙。父亲架好火，舀了些水放在铁锅里，然后把电饭锅里的夹生饭倒进铁锅里，满有把握地告诉我：“二十分钟一定开饭！”果然中午吃饭时，全家人都吃上了喷香可口的米饭。

父亲就是这样，今年71了，在我记忆中他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宽厚从容，遇事沉着冷静，对子女们永远都是一副好脾气。而且乐观幽默，教育我们时很少说些大道理，但他那于轻描淡写中蕴含的道理却让我们一辈子难忘。

婚后，我住的是三间平房外带一个小院，院子不大，约四五十平方米。当时建房时，工人师傅建议把院子全都抹上水泥地面，免得以后长草，我没有同意，想留些土栽树种花。后来树是栽了几棵，花却一朵也没有，倒是各种野草无需耕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年年蓬蓬勃勃。我们那时年轻，玩兴正浓，无暇顾及它们，每次都是父亲来帮我们打理。一次父亲又来帮我们除草时，我恰好在家，便参与了“战斗”。没想到平时不起眼的小草清除起来很不容易，它们的根扎得很深，地面又硬，每拔出一根都需要费好大的力气。更令人沮丧的是你埋头苦干了好长时间，抬头一看还是绿油油的一片。我立马没了精神，看看父亲，他一副不紧不慢不急不躁的样子，我嘟囔着：“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呀？随它去吧，反正冬天它就死了。”父亲呵呵笑着说：“不要着急呀，眼怕手不怕。”果然在父亲“眼怕手不怕”理念的指导下，现在我家的院子一年四季都干净整洁。是的，眼怕手不怕！当遇到困难想要放弃的时候，不要着急，不要想得太多，踏踏实实地去做就可以了。

父亲还有一个本领就是会营造气氛，父亲让家里总是充满了欢乐和温暖。记得两年前的一天中午，我回家蹭饭，恰好母亲身体不好，我去厨房烧饭时父亲照例帮忙。那天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导致情绪不好，我心情烦闷，做事心不在焉，一不小心锅铲咣当一声掉到了瓷砖地面上，发出刺耳的声响。我心里更加懊恼，正准备发作，

一旁洗菜的父亲一边做逃跑状一边笑着说：“我的妈嘞，快点走，好危险呀！”看到父亲夸张的表情，我不禁哑然失笑。父亲用这种方式哄我开心，我心中的烦恼顿时烟消云散。

父亲一生辛劳，年轻时为了照顾年迈的奶奶和我们兄妹五人，他备尝辛苦。退休后他还卖过西瓜，经营过水电器材，他64岁那年，母亲生病住院，父亲彻底地从前台走到幕后，回归家庭担负起照顾母亲、接送孙儿、买菜烧饭的重任。为便于做家务，父亲特意去市场买了两件蓝布大褂穿在身上，美其名曰“居家服”，并告诉我们说干一行要爱一行，干一行要钻一行。去年冬季的一天，母亲打电话让我回家拿木炭，我不解地问哪来的木炭，母亲说是秋天里父亲回乡下老家自己烧的。原来父亲听说现在木炭难买，且价钱高，入秋后便每天早出晚归，骑车几十里山路回到乡下老家，把乡下老家房前屋后的杂木砍了烧成木炭，给我们兄妹过冬。

都说父爱如山，是的，父爱如山！父亲为儿女们撑起了一片晴朗的天空。可我还要说父爱如涓涓细流，缓缓流淌，浇灌滋养着儿女们的心田。

（责编：朱新民）

品尝时光的味道

商维新文集《岁月行旅》读后

木子

近日偶得商维新先生《岁月行旅》一书，初读时只想浏览一下大概内容，想不到读后竟品出了时光的味道，而且还撞出了诸多共鸣。

这本《岁月行旅》是商维新先生的第一本个人文集，时间跨度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60余载，书中弥漫着悠长的年代感与醇厚的沧桑味，因而有着丰富多元的社会积淀、斑斓多彩的时光留痕和睿智多极的人生感受。

我知道，商先生并非以一个文学旅人的视角，完全是从个体生命的体验出发，从故乡、童年、父亲、女儿、学习、生活、工作等的观照出发，于是，对个人生活轨迹的描述和感悟，就成了商先生不可或缺的创作资源。他信手撷取生活中的一朵朵浪花，时而写一个人或一件事对自己的影响，时而放开视野，剪辑历史的点滴组接成一幅画卷。读商先生的文字，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对生命体验的放大和凸现，以及对人生的体悟和哲思。

乡土情结总是萦绕在作者的笔端，孩提的懵懂、挥之不去的往事、古朴的村庄构成了他抒写中一幅特异的图景。“从小到大我有着难以割舍的故乡情怀，不仅因为故乡给了我童年、少年难以忘怀的成长经历，更因故乡广袤肥沃的大地哺育了我质朴、坚韧、爱憎分明的性格”“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在我眼中如同村口那棵最为古老的大槐树散发着质朴浓郁的气息的同时，又沉淀着沧桑深远的历史底蕴。”（《故乡》）可贵的是，他不单是写故乡的景，而是字里行间蕴含着对故乡浓得化不开的情。面对童年时熟悉的情景，心里总在轻唤，久违了，我的田园牧歌。“我们故乡质朴的村邻很善良，乐于助人、慷慨大方，不吝啬于奉献自家的推子和一手剃头理发的好手艺。有时赶上叔叔大爷在自家的院子里给家人理发，我们几个调皮的孩子就会乖巧地请求叔叔大爷给我们理一理头发，哪怕只是剃光头呵！每逢此时叔叔大爷都会爱怜地面带笑意，乐呵呵地对我们说：“臭小子，等着啊！”直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夏日村邻的院子里，大树绿荫下，我们坐在椅子上围一身白色粗布，叔叔大爷为我们理发的画面，每每忆起，浓浓的质朴乡情温暖我心。”作者以淡墨写人物，却追求细节丰满，仅用寥寥几笔，便可还原乡村生活的本真状态，凸显重义轻利的乡村伦理，质朴纯真的人情人性，也诱发了处于世风日下时代的我们，对遥远乡居生活和人性深处的真纯向往。

书的内容很广，从成长、事业、感悟，到行走、见闻、思考；从读书、赏文，到场景、启示，既有对时空

跨度，家国起伏的宏观反映，亦有世间琐事的微观透视，作者广采博取而自出机杼。在个人体验的附着下，物象与事件被作者的情绪、意志操控和改造，成为凝结着个人独特感受的心灵的外化，所以极容易让读者产生代入感和认同感。

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所说，好的或有价值的写作，不单单是一种文学技巧，它还有赖于写作者身上的某种道德完整。而隐藏在商维新性情深处的，是他的向善、求真和古典的、传统的审美追求。因此他的文字中，总有一分不动声色却直逼内心的力量。

他善于从微小的细节中找出感动的因素，又全然不露痕迹。“有时候挣扎是徒劳的。国不宁，家何在。那晚，父亲极力镇静地安抚着家人。父亲说，世道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然后一个人在破旧的院子里，默立了很久很久。清冷的月光下，我看见父亲的额前已现出了白发。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十年文革，生活的磨难使我的父辈和我们这一代人承载了生命中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如同历史的远去，深藏起内心的那份苍凉。”“父亲的爱，沉在心底，唯有感知，唯有体会，深挚而久远。”（《追忆父亲》）没有纵横的泪水，只有含泪的悲凉，在他的生命中，父亲是他前进的马达，是抚平他心灵褶皱的手掌，而女儿是他疲倦时的一杯茉莉花茶，永远在他心底最柔软的那个角落，切切的，暖暖的。“从见到她的一刻起，对她的爱与责任感便油然而生。看着漂亮可爱的女儿，我为她取名“婷”，美好之意。是初为人父的我对女儿的美好祝愿，希望她一生健康、快乐、幸福。”“今天女儿已成为德国大众研发中心核心技术研究部门中少有的一位中国女性。可以说女儿是我的骄傲，她也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成就。”“我也因此而欣慰女儿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浮躁的社会大背景下，一直都保持住健康的态势，没有被环境所左右。”（《女儿，我的骄傲》）这些内心独白，让人品出了作者的为人子为人父的真实质朴的情感，也在读者心中溅起了涟漪。

他善于用一些短短的句子展现场景，引发读者联想。如“‘领导忙政务啊？’/‘我在雨中。’/‘？’/‘检查工地。’/‘绵绵细雨越来越急了！’/‘为你送上一把伞’/‘愿在雨中！与员工同在！’/‘祝福！雨中，你和你的团队！’（《雨中检查工地与友人书》）诗一般的“跳动”语言，带着作者的心声，再现了领导和同志们雨中奋战的情景。“元旦三天假期：第一天尽孝心，陪妈妈；第二天尽义务，陪女儿；第三天尽职责，开会。”（《元旦三天假期》）如此如日志般的三个短句，却能引发出三个不同题材的短片，让我这个号称近30年与文字为伍的“内行”人不禁心生感叹：原来，形式竟然可以这样为内容服务的。

他还善于用最通俗的语言来直抒胸臆。作为区市政工程公司的掌门人，兢兢业业、乐此不疲于自己的事业，这一切亦化作光阴的碎片，凝聚汇集于此书中。其中作者展现的精神状态的丰满和愉悦，充溢在跳跃的文字间：“看着自己亲手铺就的条条道路、座座桥梁、规模宏大景观靓丽的公园，内心便安然。”一个“安然”便道出了他追求的目标，而这也正是无数普通工作者的心声。

他在书中呈现给读者的还有一部分书札小记、书籍评论等小文，其中有不少人生的感悟化作文字倾诉，颇为生动到位、言之有物而见解独特。如《有感 < 围城 >》“我认为书的后半部分才是书的主题的体现。成年人走不出的婚姻围城。生活需要浪漫，但生活同时也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懂浪漫生活乏味，不知现实生活无着”。再如《雪夜，出尘的世界》，“雪，是寂寞的，独自绽放，落地而逝。如同人生。短暂却如烟花般璀璨无悔，彰显了人生的一种高尚品格和奉献。雪夜，给夜晚以宁静，给宁静以孤独，给孤独以无言，给无言以沉默，给沉默以理智，给人生以彻悟。”这些如诗如画般的语言，既给人带来美的享受，也引人深思，给人启迪。

岁月留痕，生命如歌。重启岁月之门，与其说是对过往的追忆怀念，不如说是在弥补当下生活的缺憾。成长中的我们或多或少地失去了独属于自己嬉笑怒骂的舞台，而将融入汹涌的人流中去，这样一种失落，将在回首时暂时忘却，重新沉浸于过往的喜悦与安宁。

做为生命的个体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到过去，却能在韶光重现中获得心灵的共鸣，而他的作品就让我回望了流逝的岁月，并在咀嚼生命的况味之时，以始终“在路上”的姿态寻找到心灵的安顿。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是一条漫漫的长河，无论是创造的辉煌，还是平淡的生活，都是别在时间长发里的一枚发卡。岁月不会使辉煌蒸发，时间更不会对记忆风化。随着商先生的笔触，让我们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情景下重新开启岁月之门，在回首中追回纯净的灵魂，在前行中丰富人生的内涵，在多姿

多彩的生命历程中诠释永恒的时间。让岁月流芳、生活留香。

(责编：孙玉茹)

人生的盛宴

商维新文集

《岁月行旅》序

心 岸

行走在喧嚣的尘世，穿越拥挤的人群，偶尔静静地回望，令思绪停驻，我们终将会发现，有一种人，他站在那里，你便会感受到他强烈的个人神韵与风格：沉着淡定的面庞，干净敏锐的眼神，朴素又优雅的衣衫。他站在那里，你分明就看到了一种人格魅力的标志，正气，从容，还有你意念中不觉就涌现出的那些关于他思想和内心的丰盈。即使熟识多年后，透过时光的尘埃，那种人性的正气与坦然仍依稀浮现在眼前。武清市政公司的商维新总经理就是这样的人。

初识商维新先生，大约在1995年的初夏时节。当时，我所在部门因一项国有企业的工作和学习，与那时名为市政管理所的主管领导商维新先生有了一次短暂的接触。业务精湛，思维清晰，敬业尽责，是商维新先生给我的初次印象。那之后，一个人的容颜和他的名字，留存于记忆中。

岁月如流，时至2008年初冬，工作的关系，与市政公司领导 and 员工有了共同工作和学习的机会。此时的商维新先生已任市政公司总经理多年。直到今时，我清晰地记得，圆满完成工作与商总交流工作意见和建议时，步入商总那洁净明亮的办公室，望见迎面一排存放着琳琅满目书籍的书柜时，我被深深吸引住了。这是一位领导者的办公室吗？俨然一大间丰富多样的图书室。一时这书香雅室我竟无法与建设工程，工地上摸爬滚打的建设者联系在一起。

自顾浏览书柜里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古诗词和诸多哲学类、经济专业、建筑专业类等书籍，不觉忘记了时间。待我惊觉回头，一眼望去，看到的画面，不由得呆住了：维新先生静静地伏案阅读，目光明澈。那是一种忘我的姿态。仿佛无人打扰，而他也丝毫没有去打扰或惊扰正在阅读的我。在我眼前，那不是经营企业的商人，不是一个政府官员而是书生，一位阅读的书生，忘却尘世喧嚣与混沌，只沉浸于文字世界的一位书生。是的，维新先生的气质中的确有着书卷气。那是学识和修养多年积淀下来的气质。

渐渐熟识，放下工作，步出公司大门，融入众人之中、朋友之中的维新先生，在我眼中已不仅仅是一位建委系统的领导、企业家、管理者、建设者，我洞察了解到了他工作之外的诸多方面。他睿智善良，谦和宽厚，淡定从容，机敏果断，勤奋好学，酷爱读书。对部下员工他工作之外给予关怀，有困难，他及时为他们想办法解决。对朋友他信任有加，讲恩义，重情义，宽厚待人。

对于读书，已成为他一直坚持的习惯，除了长期阅读《读者》《马语者》等报刊杂志，他尤其喜爱阅读《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世界历史》《三国演义》《孙子兵法》《红楼梦》等，他多年的读书学习，执着追求，阅历和文化积累，与所从事的事业相得益彰，将建设、管理理念和文化底蕴融合在一起，愈加娴熟、得心应手。

工作生活闲暇之余，维新先生也颇重视健身锻炼，每天晨练快走和按时跑步成了他主要的运动方式，并始终坚持。按他的话说，这是毅力的考验，同时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有更好的精力工作和生活，而且享受阳光空气的同时也是健康科学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当然，这健身锻炼和健康的生活态度要有毅力做支撑。他恰恰有

着超凡的毅力，无论工作，无论读书，无论锻炼健身，或者去做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即使是繁忙中，维新先生也不忘时时提笔写作，以散文、随笔形式总结和回顾曾经走过的道路，记录生命中令人感动的人与事，感悟与体会，发表了诸多文字隽永、语言精妙、意味深长的好文章。

所以，当一部近300页饱含了他心血和智慧的《岁月行旅》文稿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唯有怀着更多的敬重接过厚重的文稿，也接住那一份信任。

静夜品读，沉醉于文字的海洋，一本好书，爱不释手。与作者共同回顾往昔，感悟今朝，憧憬未来。

书中以《故乡》拉开了成长的序曲，细细倾诉朴实无华的乡土情怀，童真的无邪，似是唱着故园爱恋的歌谣，温馨美好。执着的求学路上的坚持不懈，让我看到了有志向有骨气的少年。读《追忆父亲》，那穿越了38年光阴的疼痛，在作者锥心彻骨的字字叙述中，震撼着我们的内心，令人心痛不已，热泪不觉滚滚而落，为维新先生英年早逝的父亲，为他年少痛失亲人的悲伤无助，为过早品尝生活的艰辛，为年轻的母亲和失去儿子的白发老人，更为生逢动荡年代的苦痛挣扎，沉默隐忍，坚强不屈……父亲离他而去，他却传承了父亲的善良和坚强，智慧和勇气，骨子里的倔强和不屈。他必须坚强，因为父亲的生命在他的热血中延续。他告诫自己要好好活着，为父亲，也为家人。作者在生存、死亡和尊严面前，坚韧前行，仍坚信人间有光明希望，向往善良、平等和文明的美好生活。作者还以《难忘1977》和《我的大学生活》，叙述了求学的成功，理想的追求，信仰的坚守，以及对父亲的告慰怀念。

读《坚守与考验》《经营理念与战略》《荣誉面前》等10余篇事业感言，品读创业艰辛，我们由衷钦佩维新先生科学的管理理念，专业的精湛，决策的果敢睿智，创建出市政公司30多年来的辉煌成就，我们也品读了市政人的和谐奋进的团队精神，对社会对人民的无私奉献。

读《雪夜，出尘的世界》，“雪，是寂寞的，独自绽放，落地而逝。如同人生。短暂却如烟花般璀璨无悔，彰显了人生的一种高尚品格和奉献。雪夜，给夜晚以宁静，给宁静以孤独，给孤独以无言，给无言以沉默，给沉默以理智，给人生以彻悟。”作者以雪花寓意人生的高尚品格，任思绪驰骋，抒发自己夜晚宁静中，孤独又理智的人生感悟。同时我们拜读到了作者空灵简约的文字。读《雨中检查工地与友人书》中一句“愿在雨中！与员工同在！”，这是一位与团队同甘共患难，以身作则的建设领导者！团队得之幸！读《元旦三天假期》“第一天尽孝心，陪妈妈；第二天尽义务，陪女儿；第三天尽职责，开会。”感动于作者尽孝道陪伴照顾88岁高龄的老妈妈；尽培养呵护下一代的义务；假期最后一天为工作尽职责。为官当如此。读《写给筑路工人》《自勉》等有感而发的人生感悟，同样温暖了我们的内心。

读《小雨中的巴黎》，作者于2010年深秋，因建筑业企业家殊荣获得建委系统一次远赴欧洲九国旅行的机会，“难得放下繁忙的公务，远离官场商界，投身大自然的怀抱，尽情感悟生命，释放心灵，颇有淡泊宁静心自在的感觉。”抒发了作者热爱大自然，渴望自由，淡泊而与世无争的心态。其他多篇游记，刻划细腻优美的文字也让我们与作者共同领略了大自然美景，仿佛身临其境，愉悦身心。

全书洋洋洒洒近300页文字，无论成长、创业、感悟、游记，都真实记录着维新先生岁月的足迹，见证了他可贵的志向、追求、信仰、成功和心灵上的不断丰盈。在当今物欲横流，名利熙攘的世界，能够倾注心力做好事业，淡泊名利，但凡闲暇时间便读书写作，洗涤灵魂，净化心灵的领导者、管理者，实属难得。

感动之余，再次捧读厚重沉实的书稿，我不禁信手提笔在扉页上写下：浩瀚宇宙，茫茫尘世，惟以心永纯。

（责编：孙玉茹）

风中情，雨里韵

——读新民老师《风雨情韵》诗集有感

倪文妹

我是一位初学写作的文学爱好者，平时和新民老师交流大多是在电话里。听说朱老师出了诗集，我跑到“资讯”编辑部索要了一本。初次见面，朱老师给我的印象和我从电话里感到的一样，是位真诚率真、朴实无华的人。读他的诗，更加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话。

读罢诗集中第一辑，那些大气磅礴洋洋洒洒的长诗，除了让我叹服其深厚的功底外，我都不知道再说什么。第二辑游记篇，也已经被肖紫韞老师给予了精准的评价：“朱老师是以笔为画，通过一首首诗篇描绘出人间另一种精神神韵。文字轻灵飘逸、气息浓郁的佛道氛围中，以景抒发心志，清幽淡远，欲诉还休，情感跌宕，澎湃而不息。”于我，更是喜欢第三、四辑亲情、乡情篇。尤其喜欢那组《雨中录》八首短诗。雨中的浪漫、雨中的忧愁被很多文人写过，而朱老师在雨中行走，更多的关注现实中的生活。听到“禾苗在哭泣”，诗人问老天“没完没了的发泄 什么时候是个头？”；看到“房屋漏了 庄稼泡汤了”诗人的诗也开始沉重；看到希望毁于浩劫，诗人“用沉默与愤怒 / 诅咒荒唐”，抒发悲悯之情。这两首“小路上的泥土 / 被冲进了农田 从此脱离了被践踏的屈辱”和“自行车溅上泥 我默默刷洗射来的 卑鄙”，使我看到了朱老师面对困苦而不屈服的豁达的人生态度。这首“雨水中行走 / 身子摇摇欲坠 / 人若被鲜花包围 / 腿同样站不稳”，看到朱老师对人生要不骄不躁的警醒。那首“院子里的水沟堵塞 捅开它 / 让它 / 流出去 / 孩子大了 / 打开门 / 让他去飞”更是应该让很多现在的家长好好在体会和领悟。“淫雨 还是收敛一些吧 你应该知道 在乌云翻滚的上方 / 太阳正监视着你”这包含思想和哲理的诗句，是作者从心灵里流淌出来的清泉，给人一种清丽甘甜的享受！

从诗里我也看到了朱老师对于忧伤却不悲凉厌世的达观态度。《落叶》中“我的形象 / 总使失意人儿伤感 反让离情别绪叹息 但我就是我 我不喜欢这些 强加在我身上的附丽 / 我只盼在淡淡暮霭中 有村妇把我扫起 / 火光里 我将照亮整个冬季”这些更是诗人朴实无华的人格魅力的真实写照。

朱老师和我在谈及诗歌的时候总是强调，不管什么时代，流行哪种风格，一首好诗的标准都应具备两条：一是要能让人看懂，二是要能打动人心。《田野中的问号》就让我体会到了这两句话的意义。整首诗语言简练，意象熟悉，但想象丰富，寓意深远，易于理解。田野里的“问号”和“感叹号”，生动地再现了农民翻天覆地的形象。从这简单的两个符号里，让我们看到新旧之间巨大的变化。“曾经，天和地 挤在一起 / 大写的一个人字 被挤压成佝偻的形体 是生命的‘？’”如今，“卷曲已成为过去 / 挺着腰板儿的一代 在长眠祖先的沃土上崛起 / 大写的一个人字 由高耸入云的泰山写起”诗是心灵的花朵，思想的花朵，情感的花朵，这样大气恢弘的诗句，如果没有对生活深厚的情感是写不出来的。

我还喜欢朱老师那些打着时代烙印的诗。“石碾”“老井”“镰刀”“年货”这些都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那吱吱呀呀的曲子，那沁人肺腑的甘甜，还有父亲从集市上回来的沉甸甸的年货……虽然这些如朱老师的诗里所说“吱吱扭扭的过去，已被录在夕阳的光盘里，只有归鸦和大雁，还记得那首单调古老的曲子”。但是这些美好的图画，通过朱老师的诗让我再次得到了回味。

感谢朱老师优美的诗，让我再一次走在过去的风雨中，咀嚼一次没有走远的人生。

（责编：李善成）

生为局中人 死为梨园魂

——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王茵

李汉东

公元2004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王茵的遗体静静地躺在鲜花簇拥的灵柩之中。她的儿女们和贵州省遵义市京剧团的同事们，以及遵义市有关领导，怀着沉重的心情，向这位优秀的京剧艺术传承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告别。祭奠大厅悬挂的挽联“五十年舞台生涯坎坷路芳名远播，八十载含辛茹苦慈母情福荫子孙”似乎向我们讲述了王茵坎坷而又多彩的漫漫人生路。

—

王茵，艺名王蝶艳，曾用名赵娟黎，女，满族，1923年农历6月29日生于河北武清。王茵身世凄苦，出生不久即失去父母，不知自己和父母姓甚名谁，由一远房赵姓姑妈收养，取名赵娟黎。姑妈家世贫寒，王茵5岁时，姑妈病逝，去世前将王茵送入戏班，被艺人王荣海收为养女，并随王荣海学习京剧，取艺名王蝶艳。不久，王荣海家庭离散，王茵随养父从河北颠沛流离到四川，即漂泊于四川各小城市唱戏、学戏。10岁时，又在四川叙府拜京剧名旦张文芳为师。因生活艰难，11岁时，随养父到南京搭班唱戏，12岁在江苏淮安清江浦正式登台，成为当家青衣旦角。随后在淮安、徐州、蚌埠、温州、上海、汉口等地辗转漂泊演出。1938年，王茵从武汉回到成都，在成都春熙大舞台演出。

王茵天生丽质、天资聪颖、嗓音好、扮相极佳。她5岁学戏、9岁即成为戏班台柱、12岁唱红，唱戏工钱可供养两大家人生活。王茵记忆力超群、学戏极快。据王茵师妹、张文芳之女、京剧名旦张燕华回忆，白天交给王茵的本子，当天晚上王茵便能一字不差地照本演出，深得师傅赞誉。王茵未进过一天学堂，也没有人专门教习，全凭刻苦自学，掌握了读、写、算等文化知识。王茵在专演京剧的成都春熙大舞台演出期间，名噪蓉城红极一时。其大幅剧照矗立成都像馆、街头。王茵过16岁生日时，祝贺的花篮，摆满了整整一条街，成为当时蓉城京剧界的一段佳话。

1939年，王茵在成都邂逅自贡大盐商之子王思齐，随即双双坠入爱河，结成连理。婚后，王茵离开了舞台，相夫教子，13年间生育了4男4女8个孩子（一女夭亡）。1949年自贡解放后，王茵走出家门，参加了西南区川南行署盐务管理局（所在地自贡）的工作，先后任缉私科出纳、总务科出纳，同时，参加了川南盐务局的京剧演出活动，成为主要青衣旦角演员。1952年2月，王茵与王思齐离异。同年，王茵从川南盐务局调到泸州大众京剧团。时任泸州京剧团副团长的张鑫全，早年教过王茵的戏，当年亲自到自贡接王茵到泸州。王茵在该团任当家青衣旦角演员，同时兼泸州文化馆出纳。1954年，王茵又先后调到乐山京剧团、四川省公安厅前进文工团京剧队，均为剧团的台柱演员。在后来工资级别评定中，鉴于王茵杰出的表演才艺和工作成绩被评定为文艺8级，是全川文艺界工资级别较高的人员之一。五十年代中期，王茵受组织选派到中国京剧院进修、深造。1957年，四川省公安厅前进文工团解散，王茵被调到成都市群众京剧团。1958年，成都市群众京剧团整体迁往贵州遵义，组建遵义地区京剧团，王茵在团内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演员，并连续三届担任遵义市政协委员，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1年，在遵义市文化局领导和剧团同事的撮合下，王茵与该团师鼓田汝林结婚，婚后生下一女。文化大革命期间，王茵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年底，方才得以彻底平反昭雪。1980年，身心疲惫的王茵黯然提前退休。

1987年，王茵回到成都，在成都生活了16年，2003年又返回贵州遵义。次年3月，因病住进遵义地区医院，3月20日深夜，王茵因抢救无效去世，享年81岁。王茵的骨灰被其子女接回成都，安葬在成都大朗陵园。

二

王茵一生追求光明、勇于抗争、敢于承担。旧社会的艺人（尤其是女艺人）社会地位低下，到处受人歧视，旧社会的王茵也不例外，饱受了颠沛流离、受人歧视和欺辱之苦。一次，王茵在淮安演出，因为没有事先去拜见当地的某富少（俗称“拜码头”），演出时，遭此富少纠集多名地痞流氓砸场子，用茶杯砸伤了王茵额头，留下了终身的疤痕。凄苦的身世、苦难的经历，使王茵本能地追求自由、正义，向往光明。抗日战争期间，武汉戏剧界组成了剧业同仁战时服务团，王茵满怀爱国热情，全身心投入抗日慰劳演出，竭尽全力、积极参加服务团的义演活动，所得收入全部捐献抗日前方将士。

1939年，王茵邂逅当时居住在自贡市牛市巷豪宅“大夫第”的大盐商之子王思齐。王思齐时为刚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大学生，二人随即相恋。但二人的恋情遭到王思齐家的反对。在苦苦请求家庭同意无果的情况下，二人于同年在成都沙利文饭店毅然宣布同居，半年后终得王思齐之父王子隽及家庭的接纳认可。1949年，自贡解放后，时年26岁的王茵接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加之在王思齐家的压抑和惆怅，王茵毅然走出“大夫第”，参加了自贡川南盐务局的工作和京剧队的演出活动，参演了配合当时清匪反霸和土改运动的《九件衣》等剧的演出。受到当时革命理想主义影响、渴望开始新生活的王茵，在当时时代的感召下，决心同资本家家庭彻底划清界限，同时也因7个子女需要抚养的责任，主动向王思齐提出了离婚。1958年，为了响应国家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王茵在被点名留在成都的前提下，离开了自己的子女，主动要求随团迁往艰苦地区遵义。王茵在参加工作以后，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连续三届担任遵义市政协委员，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

三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茵受到残酷的迫害和打击。1968年1月，王茵被扣上“周扬文艺黑线的宠儿”、“遵义地区文艺界的反动艺术权威”、“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苗子”等帽子，被揪斗、批判、游街、拘禁，又以王茵在“地主工商业”家庭生活了10余年为借口，杜撰了一个“隐瞒成分”的莫须有罪名，被长期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进行残酷的迫害和摧残，长达10余年之久。这期间王茵被逼“交代”、“检查”，被无数次揪斗，下放到农村艰苦地区劳动改造，拉过笨重的“板板车”……她以一个弱女子的瘦弱之躯，以惊人的毅力，默默地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同时坚持不断地进行抗争、申诉，坚信必有平反昭雪的一天。1969年初，造反派丧心病狂地要给王茵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送劳改3年；1969年8月，又改口强迫给予王茵“家庭出身地主兼工商业，个人成分地主，工资由文艺8级降为16级”的“处理”；1972年8月，再次“处理”为“家庭出身地主兼工商业，个人成分地主兼工商业，工资由文艺8级降为15级”。1979年1月，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结束三年，但在“四人帮”阴魂不散的影响下，当时的“革委会”仍坚持“对王茵本人以艺人对待，恢复文艺8级，过去被降级的工资不再补发”的错误处理，直至1979年年底，方才得以彻底平反昭雪。

王茵一生待人谦和、为人正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凡事总是先做自我批评，检讨自己，礼让三分，然后再去说服别人，深得同事和邻里的好评。即使在自己身心饱受磨难、被陷害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与人红过脸。王茵的工资级别自1954年评定后，终生未与调整，恐也为奇人奇事之一。

四

王茵在京剧艺术的道路上孜孜以求的同时，从没忘记自己母亲的责任。她自1952年2月与王思齐离婚后，即独自承担起7个子女的抚养。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像座大山压在她柔弱的肩上。然而在她含辛茹苦的工作下，她硬是用个人的演出薪酬撑起了家庭生活的一片天。1958年她从成都调到遵义，只好将儿女托付给一个叫黄仕华的奶妈照顾，她每月寄去奶妈的工资和子女的生活费。当孩子们在身边时，她言传身教、呵护有加，从不打骂孩子；当相隔千里时，她时时牵挂，常去书信问寒问暖……她给予了儿女们的生命，也把她们教育养大成人。

孩子们在母爱的沐浴下健康成长，他们继承了母亲善良、坚韧、独立、自信、自强的人格，成长为社会有用的人，他们中有经济师、工程师、会计师，还有国家一级演员。王茵一生给予儿女们很多，却从不要求回报。在孩子们心目中，母亲是无私而又伟大的人。

五

王茵为京剧艺术事业奋斗了五十多年，为地方京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观众喜爱的京剧梅派青衣表演艺术家。王茵自幼学艺，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和聪明灵慧，掌握了众多剧目的演出技巧，练就了一副甜美清亮的嗓音、扎实过硬的舞台功底，唱、念、做、打俱佳。加之她天生丽质、扮相优美，台风端正，一旦上台，令人过目难忘、印象深刻。她的演出，给人以清新优美的艺术享受和熏陶，因而深受观众欢迎。王茵戏路广泛，会戏颇多，除主攻梅派外，也能演其他流派的剧目。常演剧目如《玉堂春》、《凤还巢》、《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宇宙锋》、《武家坡》、《御碑亭》、《拾玉镯》、《红鬃烈马》、《金玉奴》，以及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分别在剧中扮演李铁梅、阿庆嫂）等。

王茵一生热爱京剧艺术。在1939年结婚离开京剧舞台的时候，王茵仍没有忘记京剧艺术，在丈夫的支持下，常常参加当地的京剧聚会和业余演出。在50多年的京剧生涯中，王茵一方面认真演出，一方面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表演技艺和经验传授给学生。即使在退休后，在身体条件极差的情况下，王茵也经常参加成都老年大学的京剧演出和票社演出，教授学生，与蒋叔岩，刘成定等合作演出，深受票友欢迎和喜爱。

王茵自幼热爱京剧艺术，视其为自己的生命，孜孜不倦、执着追求，对艺术精益求精，对工作勤勤恳恳，对家人充满爱心。她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她热爱的京剧艺术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责编：孙玉茹）